

第十一屆

美和瑞昌文藝獎

為了推廣本校藝文教育活動，鼓勵學生藝術創作之風氣
「瑞昌文藝獎」比賽鼓勵學生以創作方式
相互分享文學的性靈，從而提昇文學欣賞的能力
有了創造，作品才能受到鑑賞，作者的靈慧才能傳承久遠



得獎作品集

主辦單位：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通識教育中心



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
LIBRARY, MEIHO UNIVERSITY

目次

小說

第一名	【漠】	吳貞誼	3
第二名	【五天】	黃鈺喬	34
佳作	【青春裡的花季】	王媛儀	43
佳作	【戴歐尼修斯】	黃懷慧	76
佳作	【醫德與醫得】	李佩芸	91

散文

第一名	【阿嬤，我想妳了！】	謝佩軒	107
第二名	【古道】	黃懷慧	111
第三名	【幽默】	江颯驛	114
佳作	【最懷念的地方】	陳淳祐	117
佳作	【旅行】	廖癸竹	119
佳作	【一個業務員的啟示：夢想與堅持】	鍾 昀	123

現代詩

第一名	【車窗】	李娜玟	127
第二名	【我願化作一隻。魚。之於你】	黃義雄	129
第三名	【夜遊新加坡河】	林淑媛	132
佳作	【魔鏡】	黃敏嘉	135
佳作	【圖書】	張鳳菁	137
佳作	【午夜自助餐】	張龍志	139
佳作	【曬棉被】	黃懷慧	141

閱讀心得

第一名	【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	楊乃璇	143
第二名	【那些死亡教我如何活：一位清掃死亡現場者 20 年的生死思索】	洪立亞	146
第三名	【富爸爸窮爸爸】	林岩平	148
佳作	【李光耀先生觀天下】	郭謹瑞	151
佳作	【面對父母老去的勇氣】	羅姿涵	154
佳作	【蘭亭序密碼】	廖千荳	157

【漢】 吳貞誼

楔子

「我沒有！我才沒有。」一個女孩看向左方，眼眶含淚的不停辯駁道。

「你停下，別再說了！」她捂著雙耳晃著頭，激動的朝前方咆哮。

「我才不是你口中的那種人……」纖細的臂膀在空中揮舞，試圖趕跑那些說話者，可惜無用，聲音仍持續的攻擊著，一次次的撕裂她的心。

「夠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她幾近全身的力量嘶喊著，語落，任由身子往後傾倒，由五樓高的大樓處墜樓，鮮紅色的血在學校的花圃蔓延開來，土壤吸取了朱紅，一朵朵桔梗花謝了。

猶如年少的生命一般，死去。

「確認已無脈搏。」救護車隨著警車趕到現場，圍觀的學生們空出一條小道給醫護人員，雙指壓在冰冷的脖頸，他回報著現況，周圍的人無不屏息。

鑑識人員拉起了黃色封鎖線，拿出工具收集相關證據，沾染泥土的髮絲及指甲，推估身亡時間。

有個中年男人面帶愁容，一臉悲痛的戴手套拾起掉落地面的帆布鞋。

「宸哥……」鑑識人員擔憂的發聲，欲說些安慰的話卻被他伸手擋下。

「……沒事。」他沉默了會，啞然的說了句。

校園內出了這事，記者媒體爭相搶先一步報導，誰不想下個聳動的標題為自家的新聞稿增添可看性，於是東拉一個西問一個班裡的同學，記錄由他們口中所說的她。

「她平日裡是個怎麼樣的女孩子？」

「她在死前有沒有說過什麼？」

梁尉宸一度想衝上前撕爛那群記者的嘴巴，告訴他們她是個很乖巧聽話的

女孩，然後抱著那早已失溫的身子痛哭，可是他不能。

「為什麼救不了妳……」作為父親，眼紅的看著那些為了利益去接近自家女兒身軀的人，他攥緊拳頭，下定決心要找出殺人犯。

2016年3月11日，新聞正播報著由校方提供的監視器畫面，各家媒體不停的重複墜樓的影像，雖有馬賽克處理，仍不免令人作嘔。

一條生命的殞落，一小時、一天、一星期有人會記得，可過了半個月，又有誰在乎那不為親人的陌生人呢？

如果這樣的作為不被世人記住，相同的事依舊會上演，他憤慨的情緒填入種子埋下，新長的枝桠會生成何樣，無人知曉。

你，也可能是那兇手。

第一章

「為什麼，我不能親自處理我女兒的案子？」緊捏著上頭填有她資料的文件，相片中的笑靨是他一直努力的證明，揪著心，他壓抑不了怒氣，首次朝同仁恣意的發洩情緒。

「爸爸，再見。」尉宸永遠忘不了闔上門前的那一句話，她一去竟是永別。

「茹雪……」他垂首喊著她的名，可再沒有人會拉著他的衣角回應。

「這是上頭的指令，我也沒法子幫你。」那人輕拍他的肩膀，卻沉重的足以令他手頭的文件掉落。

可他不會就此作罷，他會一點一點的索取那些嫌疑人的信息，一步步還原那時的最初。

2019年1月，時隔近3年的歲月，痛失愛女的他，滿臉愁容。妻子去世的早，空蕩蕩的家裡再沒有銀鈴般的笑聲。

透過科裡同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協助，他網羅了不少資訊，每看一筆都令他心痛不已。於是乎，向上司遞出了辭呈，還有更重要的等著他去完成。

「宸哥，你真的要走嗎？」和他交情甚好的同仁詢問道，見他不多的辦公物皆收拾至紙箱內，他知道尉宸的心意已定，自己也不便多做慰留。

「我有非完成不可的事。」每一天接獲無數個慘案，斷頭、分屍的也有，他已然麻木，唯獨茹雪的離世讓他的時間軸靜止了，如果不做個了斷，等待他的僅有無盡的黑暗。

「好吧，如果需要我，電話聯繫。」見尉宸雙手抱起整理箱踏出一步，他沉穩的聲線宛若有力的繩，牽引著他上岸。

看著家中牆上貼著一張張相片，圖釘纏繞延伸的紅線牽連起的關係，每一條都不容忽視，昏暗不明的燈光照射，光影各半的勾勒出他的輪廓。

闔上化學課本，大掌抹去面容的疲憊，計算著這些年付出的改變，他要討回來，不光是兇手的所做所為，他要那些人嚐到應有的代價。

辭去刑警的工作後，再度拾回書本專研，為得是他的計畫，比起復仇，他想更多是對世界的祈求——不要再有類似的事件發生。

「老蕭，能幫我個忙嗎？」茹雪死後一年，他播出了電話，開始佈下棋局中的首顆黑棋。

有了關係人的介紹，入職手續比想像中的簡單、快速，戴上老花眼鏡，整理格子襯衫的衣領，戴上電腦印刷的名牌，梁尉宸換了個新身份，老師。

南權高中，是地區上問題學生多的學校，打架鬧事那叫一個家常便飯，早有耳聞的尉宸已做好心理建設，仰首盯著某棟教學樓良久，才踏入辦公室裡。

「欸欸欸，那應該是新的老師。」手裡拿著點名簿及課本走在隸屬三年級教室的長廊，每升個年級，同學及老師亦會做更換，同學們無不趴在窗台邊吱喳著。

「什麼啊~我還以為會是個奶很大的女老師勒。」一個同學笑著比劃胸前的起伏，立馬被另一名同學巴頭，這些全映在他的眼底。

尉宸勾起嘴角，卻不改變他行走的步伐，直到站在教室門口前。

窸窣窸窣的聲響引起了他的注意，作為前刑警的警覺心仍是有的，他面帶平和的踢開了微啟的鐵門，水桶匡啷的連同水倒落地面。

「可惜。」耳邊傳來竊笑的惋惜聲，他冷冽的目光一掃，隨即恢復原有的表情。

紙巾擦著被水微濺的衣袖，他倒也不對班內的同學生氣，只見他佯裝沒事的走到講台，拿粉筆同黑板發出刺耳的聲響，慢慢的一筆一劃的寫著自己的名字。

「老師，吵死人了。」一個坐在班級最後面的男生翹著二郎腿不滿的抗議著。

「這是回敬你們的禮物。」扭身輕放課本，抬頭橫掃班裡的成員，神色不改的說道。

「這老師有病吧？」另一個女同學以高八度的聲線獲得全班的共鳴，那些人無不你一言我一語的發話著。

啜一口杯中的熱茶，尉宸故作輕鬆的擲出粉筆，咻一聲的打在教室後的布告欄，險些削到那男同學的耳際，他哇的聲響吸引了全班的目光，他連同椅子朝後摔。

「幹，北七哦！」那男同學揉著腫起來的後腦勺，踉蹌的起身朝著講台叫罵。

「可惜啊，差一點就命中了，朱文彥同學。」他刻意放大了前面幾字，然後慢慢的念出他的名字。

此舉震驚了班裡的同學，各個面面相覷的懷疑著老師背下他們所有人的姓名，他莞爾一笑的不理會他們的臆測，翻開點名簿叫著。

「同學們，別耍什麼花樣，我如何對你們取決你們待我的態度，好了，我們上課吧！」

梁尉宸替他們準備的課程，可多著呢！

第二章

「欸，這個老師應該沒啥能耐！」朱文彥勾著鄰座好友的肩，不當一回事的擺手說道。

「沒事少提他，無聊！」溫嘉勳看著課本上被原子筆圖畫過的痕跡，翻了技白眼甩開他的手。

「要不我們再來幹大事？」挑了挑眉，絲毫不管台上的尉宸講解化學的分解式，恣意的在課堂上聊天說著幹話。

「什麼大事……」似乎是引起了他的興趣，嘉勳倪了他一眼問道。

班內不乏竊竊私語的學生，一群一群的開著各自的「會議」，而尉宸也不打算制止，談話間更能對人有進一步的熟識。

近一個月的觀察，班內的同學沒有外面謠傳的惡，多半是良善的，只是喜歡惡作劇。尉宸遲遲未展開行動，便是等待著一個契機。

下課鈴聲響，班內的同學一哄而散，留下少數較文靜的學生做著自己的事，他思索著計畫的可能性，或許多幾個人參與其中，更能增添成功的機率。

這時，一位身材嬌小的女學生打斷他的思考，她雙手捧著課本，裡頭是滿滿的筆記，她歪著頭尋求題目的解答。

回過身，黑板上洋洋灑灑的畫下圖示，順道寫著文字輔助，經一陣的解說後，他放下手裡的粉筆回首問道。

「這樣妳理解了嗎？」

「嗯，謝謝老師。」展開笑顏，女孩高興的拿著筆記回座位，剎那間，尉宸以為茹雪回來了，他不自禁的將兩人的影像重疊。

如果她還在，肯定也是這麼棒的一個女孩子吧？他想。

翻著桌上的桌曆，2019年2月20號，距離計畫的時間尚有一點時間，尉宸在腦裡不斷試想著執行後的成效，將會有多少人理解他的苦心。

一位作父親的所求不多，無非是希望自家的孩子平安長大，可他的孩子卻被硬生生的推入無底的黑洞裡，他能做的有限，殺一個人可以，倘若有成千上萬個敵人，那他該從哪裡找起。

暮色蒼茫，他徒留在教室裡，坐在講台前，看向一排排木質座椅發愣。

真兇是誰他已然有數，閉著雙眸倚著黑板養神，不一會鐵門的吱嘎聲劃破了原有的寧靜，他抬首，輕聲問道。

「琇竹，妳怎麼還沒回家？」

「沒什麼，就是忘了拿東西。」她詫異的從門後走了出來，勉強擠了個笑容掩飾著，來到座位抽屜隨意翻找。尉宸不經意瞥見她的雙腿沾染水珠，本想開口詢問，她卻匆匆的掉頭離去。

好像有什麼要發生了也不一定。

又隔了好一段時日，桌曆上是一筆又一筆的紅叉，別的老師好奇的詢問尉宸記錄著何事，他笑而不答。

「校長，你找我？」在校長特助的引領下，尉宸坐在黑色的沙發上，桌前兩杯泡好的濃茶，他不解的問道。

「別太見外，小梁。」一身西裝筆挺，校長朝特助擺手示意，待闔上門後才悠悠的說。

「老蕭，你今天找我來是想說什麼嗎？」一改口裡的稱呼，他沉下臉正經十分的問道。

音樂盒播放著輕柔的歌曲，上頭的芭蕾舞者跳著合舞，氣氛並未因為音樂有所改變，杯中映著他蹙眉的神情，校長沉默片刻。

「你是真的決定了嗎？」他問。

「嗯，這是我作為父親最後能替她做的。」點頭，眸間有探不見底的憂傷，他一口乾了陶瓷杯裡的濃茶。

很燙、很痛，卻無妨。

「有找到目標了嗎？」不是作為校長，而是多年的摯友，只望他別為復仇蒙蔽了目光。

「謝謝你願意相信我。」打了個岔，沒有明說，萬語不盡的言謝僅能身行，九十度的鞠躬，腰桿久久未起。

茶涼了可以再溫，人心涼了便散了。

梁尉宸旋開門把大步的走離了辦公室，目標一直都在他眼皮底下，隨意找個學生作人質便是，但需考慮的可變因素太多，他必須鏟除。

慢慢建立起的信賴，再由他親手顛覆，那份滋味肯定最為特別。

夜裡，學校的守衛拿手電筒巡視過樓層後，他淡然的掏出口袋中的鑰匙串，開啟一夜夜的獨角對白。

「3、2、1，同學！上課了。」

第三章

近些日子，外頭天氣陰雨綿綿，教室走廊佈滿一把把雨傘花，紅的、藍的、紫的，好不絢麗。班裡頭，濕氣重，不少過敏兒的木桌旁掛著一袋鼻涕包裏的「水餃」。

「同學，這張傳單發下去，為了營造班裡的和睦氣氛，我決定來個學校宿營，三天兩夜。」手裡印刷的黃色傳單由排頭往後傳閱，尉宸站在講台前觀察每人的表情轉變。

B5 大小的紙張佈滿不少手繪插圖及活動內容，其中左上角的標題，更使人摸不著頭緒，「漠」代表何意呢？無人能解。

「老師，你有病吧！裡頭根本沒有能拒絕的選項。」朱文彥開口閉口皆是損人的話，經他一提，大家瀏覽的目光鎖定在塗黑的小方格後的陳述。

需全員參加。大大的粗體字，難以忽略，尉宸編排圖稿時，特意用紅色麥克筆圈起，深怕漏記。

「我的身體好的很，就這兩三天的時間，我想你們父母應該不會不同意。」抿嘴笑，尉宸拿出黑色背帶中的化學課本，準備講解上次未說完的化學

式。

「那參加這個有什麼好處？」一旁冷眼睥睨的溫嘉勳問道，沒好處的事，他可不幹。

反對的聲浪再次被吵起，坐在最末排，頭髮染成五顏六色的男生群們更是要大聲喧嘩到要將屋頂給掀了。

正當他想壓制班內的吵雜聲時，赫然察覺坐在角落處的琇竹垂首，看似害怕的握住拳頭，她似乎用盡氣力的舉起手，然後聲若蚊蚋的說道，我參加。

「哎唷，你不會是跟老師有一腿吧？」文彥加大聲亮的造謠著，無數雙眼眸直勾勾的盯著，看好戲的居多，琇竹僅能咬著下嘴唇拼命的搖頭。

「就是！常常下課都巴著老師不放。」哼了一聲，女同學扭頭向鄰座的好友說笑著。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的加油添醋，沒有的事實演化成了煞有其事，尉宸的瞳仁緊縮，宛若重現女兒被欺凌的現場。他眉宇間皺成川字，正想要說什麼時，有人代他回覆了。

「夠了沒有，吵死了，不過就是參加個活動而已，還是你不敢參加？」

啪的一聲，對木桌出拳的掌發紅了，冷冽的眼神定在始作俑者身上，踢翻了桌子，課本掉落地面，魏永謙挑釁似的拉長了尾音說。

「誰……誰說我不敢！參加就參加。」不知是因羞愧或是憤怒染紅的人，文彥想都沒想的就踏入他的圈套，永謙撇了眼講台前的他，勾起單邊嘴角，看似嘲諷作為老師的無能。

「好，既然大家都要參加，那我們就繼續上課了。」文彥的一句，倒是令班裡的牆頭草安靜許多，尉宸見狀，倒是不急不徐的翻開書籤夾著的那頁。

很快的下課鈴響，多半的時間用在學生間的「溝通」，進度稍微落後，但他毫不在意。他想教的不是紙本上長篇大論的原理，而是身為人該有的些許良知，即便懵懂犯了錯，願意悔改都是好的。

「回去小心，下次上實驗課，別忘了。」學生們一哄而散，他踏出教室門

在長廊上大喊，青少年是令人頭疼卻羨慕的時期，他們的無知成為他們無畏的後盾，可就因這般的無心，往往成為傷害人的利刃。

外頭飄著毛毛雨，琇竹一如既往的步行到鄰近的公車站，她戴著耳機，隔絕格格不入的世界。

十分鐘一班的公車並不算久，她靜靜的享受著等待的過程，這段期間，坐公車的人很少，多數人仍在社團中活躍的表現。

對她來說恰恰好，內向的她不是那麼善於和他人相處，常常對著家中的化妝鏡練習微笑及談吐，當真人佇立在眼前時，腦袋又空白一片。

「哎唷，妳在等公車啊？」無聲息的出現，扯掉她一側的白色耳機，文彥露出不懷好意的表情接近她。

「不……不要接近我！」聲音都在顫抖，她向後退了幾步跌坐在涼椅上，然而她越是反抗，得到的甚是他進一步的欺辱。

「阿在班上不是很厲害。」他問。

「沒有……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來啊！跟我好好玩一下啊~」男生的氣力要比女生大上的多，發紅的手腕時刻出力抵擋著，仍不免他的連拖帶拉，掉出候車亭的雨傘反著卡在水溝蓋旁，內裏承載了許多雨水，像她一樣。

霸凌從來不是選擇性，隨機的不順眼，管你圓的扁的，先欺負了再說。受欺凌者不是沒有機會求救，伸出了手，等待他的即是遠遠冷眼看戲的人群。

第四章

「考卷發下去吧！」一聲令下，一張張白卷向後傳遞，規律自動筆的按壓聲，拋物線落下的是畫滿骰子的橡皮擦，同學各個拿出壓箱寶，猜測試卷上的正確解答。

「完了……」文彥用力的抓著髮絲，五官皺一塊的思考著，他喃喃道。

「同學，別當個長頸族哦！」語落，大掌硬是按住某位學生的頭，尉宸特意拉長語調的說。

看著牆面的圓鐘，時間滴答滴答的走過，琇竹額上冒出許多小水珠，喘著氣，渙散的精神使她答不上一題，握不緊手裡的筆，只能任由時間流逝。

他的目光落下，察覺到她與先前的不同，但礙於考試期間，僅能多放點心思的留意琇竹。

也許是吃壞肚子吧？他臆測著。

十五分鐘一到，尉宸敲了敲講桌示意停筆，看著收上來的考卷一張比一張白，他嘆口氣的晃了晃頭，作為教師，他的進步空間很大。

「好了，同學們往化學實驗教室去吧！」整疊試卷敲了敲桌面後對折放進黑色提袋中，看向前臂的黑色手錶，所剩的時間恰恰能作一場實驗，他揚手催趕著屁股被椅子黏住的學生們。

行經長廊，陽光穿透窗戶，反射出窗邊緣意盎然植物的影子，墊底起步的尉宸看著同學邊走邊聊天的模樣，有說不出的感慨。

「欸！你昨天有看那部動漫嗎？」

「有啊，男主角反殺可精彩了！」同學比手畫腳的說。

「哈哈，我推荐你的準沒錯吧！」手肘撞了撞鄰近的同學，班裡的學生有一句沒一句的搭著話，不遠的課間距離，他們扯東扯西，好吃的、好玩的口袋名單一一列入必玩清單。

孩子們的無憂映入眼簾，這般天真竟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末一根稻草，這是他不願相信卻不得不承認的事實。

「妳還好嗎？要不要休息？」殿後的尉宸看著成群的學生向同個目標前進，眼角餘光撇見琇竹呼吸淺快、步態不穩的模樣，於是伸手拍肩問道。

「啊，不……不，我沒事。」不小的尖叫聲引來同學的注目，她驚恐的甩開尉宸的手，睜圓的雙眸像是接收到某人不善的視線，趕忙垂首晃著。

「假鬼假怪……」隱約的，尉宸在人群裡聽見男子的嘖嘖聲，難道在他不注意時，有什麼事發生了嗎？

推開教室拉門，各樣的量杯、藥劑陳列在黑色的大理石桌上，尉宸引領著同學們按學號入座，六個人為一組，他用白板筆在板上書寫此次的實驗名稱。

「老師，別講那麼多，快開始吧！」溫嘉勳杵著下巴一臉不耐煩的說道。

「好吧！那請同學按照黑板上寫的劑量加哦！」再度在黑板上寫下數字，尉宸高舉起手中捏的試管，使後排的學生們也能看清。

許多學生戴起桌面的手套躍躍欲試，量杯裡的液體隨著滴管中的水珠掉下，變換了色澤。

「老師，做這個有啥意思，哪裡有趣了？」眯起眼，文彥不屑一顧的唱著反調。

「文彥，如果不想上課就不要影響其他人。」尉宸不悅的給予口頭警告，如是嚇阻般的靠近他，大掌重重的按在他的肩上。

「怎樣都好啦！那個妳，就按老師說的弄吧！」掙脫他賦予的重量，雙手交疊墊在頭下，露出的雙目直視著琇竹，唆使她動作。

明顯一怔，琇竹從位置上站起，恐懼令她沒法匯聚精神，遭人緊盯的壓力迫使她不得不有所行動，看向早已無法對焦的數字，嚥下口水。

差一位小數點，差之千里，突如其來的爆炸聲傳開了，短暫的火光、難聞的氣味及末梢攀升的疼痛感，琇竹跌下圓椅，右手強壓著左手泛紅的傷口。

好痛……她好痛。

見狀，尉宸立馬終止了其他組的實驗，亦顧不上下課鈴未響，拉起她的手沖了大量的冷水，抱著她在長廊狂奔。

「怎麼這麼不小心？」保健室裡，阿姨熟練的做著最基本的處理，嘴邊不免叨唸著。

「我下次會更注意的。」尉宸瞥了眼躺在病床上的琇竹，微傾身子說道。

「嗯……我還有事，老師你就留她在這裡休息會吧。」語落，逕自捧著一堆文件朝外頭走去。

刺鼻的藥水味，純白的空間裡，少女躺在白淨的病床上，泛白的唇色著實使人放不下心。

「現在妳可以說了。」勾起嘴角，尉宸語調柔和的說。

一顆顆晶瑩滾落頰面，琇竹閉著雙眸放任淚水奔騰，指著自己的左前胸，不停的重複話語。

「老師，我心好痛……」

第五章

摘下老花眼鏡，指尖按壓眼周的穴道，生理時鐘提醒著睡眠的需求，尉宸關上書桌檯燈，依附窗外透入的月光，放低姿態，摸索床緣。

髒舊的薄毯仍然未丟，毯子的一小角繡著紅色的小字，是她的名字，茹雪存留在這世間的證明，他輕輕的簇擁於懷，就如抱著她似的。

「睡覺吧！」尉宸朝空氣發話，更多像是對已故女兒的一個叮嚀。

連幾夜的失眠，床上的他輾轉反側才入了夢鄉，夢裡黑暗籠罩著四周，撥不盡的雲霧在身旁繚繞，尉宸不停的走在無境的世界裡。驀地，伴隨著遠處的微光，飄來斷斷續續幽暗的啜泣聲。

「是誰？是誰在那裡哭？」向光源處走，壓低了身軀踏步前進，他能感覺此刻的神經是緊繃的，微暈的黃光、搖曳發出嘎吱聲的課桌椅並排，他在旋轉樓梯前停下，哭聲嘎然而止。

「是妳嗎？小雪？」並非胡亂臆測，尉宸幾番在同個夢裡輪迴，卻始終見不上一面。

「妳在裡面對嗎？」他使勁全力拉開樓梯下的儲藏室，指尖泛紅也不見門有開個縫的跡象，尉宸用手臂拭去額上冒出的汗滴，喘著氣，順著門板滑落，神情黯然的望著微光又一點一點的消逝。

「妳放心，爸爸會救妳的。」他說。

翌日一早，尉宸打了個大哈欠，收拾著桌面上凌亂的資料，昨日的夢境令他全身酸疼，等待鍋裡煎熟的火腿蛋，他順道做了伸展操。

不年輕了，身子經不起晚夜的折騰，尉宸換上藍色條紋襯衫、黑色西裝長褲，再度確認備課所需的便條、道具塞進了公事包中，抬首看著牆面掛的月曆，強烈的紅色框在白色的紙上顯得格外鮮豔。

三月九日，是班中學生宿營的第一夜，亦是他拉開故事序幕的重要時刻，撫著櫃上父女兩人的合照，尉宸戀戀不捨的望著，揚起難看的微笑，五味雜陳的情緒堆積成眉宇間的小山。

是對的吧？他的所作所為。

「我出門了。」掏出鑰匙鎖上門前，他對著門內說道。

教室裡，同學們的木桌旁掛著不同樣式的旅行包，裡頭不外乎裝滿了零食、飲料，甚至有小部份學生耐不住課堂的煎熬，恣意的在課堂間分享起他的科學麵。

「同學，再好吃也該晚上吃吧？」頭也沒回，尉宸在黑板上用粉筆寫著工整的板書，他輕敲黑板試圖讓學生的注意力回到課本上，可多數的學生仍繼續著餵食的舉動。

「老師，我餓啊！」文彥倒是不避諱的大聲說著，故意放大貝齒間的咬合聲，班裡的同學瞬間哄堂大笑。

「那老師請你吃粉筆好嗎？」正視著眼前搗亂的學生，尉宸不急不徐的反覆丟著掌心裡的紅色粉筆。

「呃……不用了，我覺得我的零食好吃的多。」搔了搔頭，文彥自討沒趣的捏著手裡的餅乾坐回位置。

台下又是一陣爆笑聲，尉宸環顧班上同學的面容，除去琇竹緊抿著唇瓣低著頭，無不是笑成一群的人，他的目光輕落在她的身上。

她說過的話，尉宸至今不敢忘，一字字的刻印在他的心間，與茹雪同樣的

遭遇豈能容他繼續無悔的活著，作為被全班哄抬的領導，他是該受到一份特別禮。

思緒回歸現實，他繼續傳授紙本上的知識，講台下仍舊鬧轟轟的。窗外的涼風拂面，尉宸的心無一絲波瀾，宛若暴風雨前的寧靜，他平穩的聲線迴盪在不小的教室裡，倒數著夜晚的來臨。

傍晚，夕陽餘輝沒入山間，天空呈靛紫色，藍色墨水暈染點名簿上的名字，同學兩兩並排走在早已放學的學校。

「班長你要帶我們去哪裡？」走在隊伍尾端，文彥吹著口哨，看向逐漸遠離的校舍問道。

「別急，就快到了。」班長放大聲量的說。搖曳的樹枝散落幾片黃葉，鋪滿地的落葉印上同學們的鞋印，此地似乎許久未有人到訪了，除去同學的嬉鬧聲，格外靜謐。

漸漸的同學靜了下來，有人相互牽著手壯膽，有人則好不在乎的三步併做兩步走，直到他們來到一棟老舊的建築前。

他們隨機盯著某層樓看，由壘滿的課桌椅能推斷此處為舊教室，班長旋開一樓課間的把手，按開牆面的開關，閃爍不明的長燈管增添一股詭異的氛圍，他招呼著大家隨處找座位入座。

「咦……這裡感覺有點可怕。」女同學說。

「對啊，真不明白老師要做什麼。」另一個同學又說。

「不會是試膽大會吧？」

「那老師人呢？」

因為恐懼，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塘塞話間的空白，拖著架在木桌上的椅子，全班默契的圍了個圈，班長掏出口袋中發亮的手機，一條信息傳入，他在講台下找到先前老師擺放的便當。

摸著溫熱的飯菜，想必老師走得不遠，可沒人知道老師的去處，吃著自助便當，班裡的同學扮起了柯南，猜想尉宸此次的活動內容。

突然，一聲巨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放下手邊的筷子紛紛由窗戶向外探出頭，機警的同學嚷嚷著方才進出的門沒辦法再開了。

「這什麼鬼地方！」

「我們從窗戶翻出去吧！」

接著班裡的同學一陣混亂，直到講台前的投影布幕緩慢的降了下來。

偌大的字樣佈滿整屏幕，黑底白字的「漠」字呈在眼前，畫面定格了良久，尉宸才幽幽的開了口。

「同學們，開始上課吧。」他說。

第六章

「如果想到漠，你們會想到什麼？」廣播傳來尉宸的聲音，他放慢了語速，如是給他們時間思考。

漠字接連的詞彙許多，負面卻佔了多數，漠不關心、漠視諸如此類的用詞，於人際上，彰顯被人樹立的孤獨感。

「漠然。」聲音小小的，琇竹作為班上的一份子，她首先站出來給予回應。

「不是吧，這都什麼時候了玩什麼造樣造句……」文彥翹起二郎腿的坐在後仰的椅子，此話一出，班上一群牆頭草成群的吱喳著。

「漠泊。」永謙提高了分貝，似乎想壓過班上吵雜的議論聲。此時班中分作兩派，部分人接續著思索，而另一群人則是自顧自的玩著手機和鄰座聊天。

攝像頭的紅點在屏幕右上角閃爍著，坐在播音室的尉宸透過裝設的攝影機端詳著每個學生的神情，越是吵鬧、分裂，嘴角便是呈反比的上揚。

若真要說他哪兒不好，想來是對他們的手段不夠殘忍吧？推行預謀多時的計畫，心臟不停鼓譟，興奮顯露無疑，翻開滿是註記的記事本，這僅僅是第一課。

作為化學老師，比起書本上的學理，他更愛操作實驗，就如眼前的這群孩子，添了點催化劑，誰也不知道會產出何種結果。

九台屏幕播映著教室裡的每個角落，他們無處藏匿，尉宸啜一口杯中的咖啡提神，繼續聽著同學們的造詞與動向。

「不如我們逃跑吧！」現況不足以使他畏懼，他扯開一抹壞笑，手肘頂了頂文彥的胸膛說，他用手撐著窗框，木桌印有他的腳印，他回首期盼文彥的答腔。

「煩，我不想浪費體力。」語落，拿起綁在腰際的外套蓋在頭頂，什麼逃、什麼玩，他完全沒放在眼裡，費力的是就留給傻子做吧！他想。

「真不去？那我走了。」隨即一個側翻，輕盈的身軀便落在窗的另一端，臨走前不死心的又問上一句，可這回沒人答覆。

有人離開了，同學們面面相覷的交談，但始終沒有同學跨出第二步成為下一個逃跑者，他們的掌心佈滿汗，焦慮油然而生，牆面上的大笨鐘答答的作響，又一小時過去。

「還有同學要補充的嗎？」瞥見黑壓壓的頭頂一個比一個垂，尉宸拉長了尾音詢問。

琇竹搖了搖頭，滿臉無助的看著投影幕，忽然之間，好幾長串的白色文字如跑馬燈快速的在屏幕上閃過，各樣的辱罵、嘲諷，讓人感覺甚是噁心。

「哪裡來的這些文字？」永謙雙手環胸，不解來由的眯起了雙眼，保持著好奇走向布幕，伸手碰觸白幕，卻沒察覺異狀。

「這些人太蠢了吧？怎麼會被關在裡面。」

「是在玩密室逃脫嗎？」

「傻子！白痴！都不會跑的嗎？」

「太無趣了吧，我要關掉視頻。」

「這好像是我們學校的學生啊！」

指尖摩挲著下巴，永謙從文字中推斷，他們現在的處境，怕不是被錄製放上直播，他刻意的向鏡頭揮了揮手，驗證著他的假設。

「那個高中生在招手呢！真可愛。」帳號名為“乘著風的少女”的人這麼說。

「快點玩些刺激的吧？」另一名稱作“肥宅屆的男神”又說。

「我們這是被錄起來了。」永謙異常的冷靜，他下了個簡單的結論。

「對了，我們可以撥打手機出去求救。」女同學晃著掛滿娃娃吊飾的手機說。

「可是手機完全收不到訊號。」

「我可不想在這裡關到死。」

同學們又是一陣騷動，各種奇葩的點子在群體中產出，卻沒一個有幫助的。哀怨聲四起，無建設性的抱怨和建議令人不耐煩，永謙撇見文彥熟睡的臉，心中頓時竄出更多火苗。

「能借我紙跟筆嗎？」琇竹默默的點了點永謙的肩問道。

「我沒有那種東西。」口吻冷冷的，永謙展開手心示意。

琇竹聞聲垂下了頭，教室內能用來寫字的僅剩粉筆，可黑板上的布幕恰巧遮擋，以致放棄畫黑板求助的希望。

「都什麼時間了，妳還有心思照鏡子？」

「哎唷，既然有直播，當然要打扮的美美的啊！」

鄰座的女同學不顧周圍的噓聲，硬是拿出了背包中的隨身鏡，順了順分岔的瀏海。她的一句話倒使永謙有了法子，在永謙決意動身前，琇竹早一步的向她借到了鏡子。

「妳跟我想的是一樣的嗎？」永謙問。

點點頭，琇竹豎起圓鏡反插在書桌，在手機的記事本裡打著英文字，翻轉倒映在牆面，SOS的字母組合呈在空中，傳遞給觀看直播的人群。

畫面縱然變暗，好一會沒跳出字幕，她有些沮喪的放下了手機，乖乖的回到了座位上坐好。老師不是說要幫我的嗎？為什麼……指甲嵌入手心，她的眼眶凝聚淚水，低著頭不語。

俄頃，投影幕上的文字佔滿整個屏幕，她愕然的看著每條回覆的信息，再一次的被打入谷底。

「他們這是在玩遊戲吧？別理他們。」

「哈哈，我是看著你們滅亡的神。」

「求我啊！我死都不會救你們的！」

偏激的文字如利刃深深的在心口劃上一刀，琇竹睜圓了杏眼，不可置信的面對陌生、惡意的抨擊，壓力一時間蜂擁而至，她的害怕打亂了她原有的思緒。

「該死。」永謙在嘴邊咒罵著。

此時，嘉勳氣喘吁吁的長廊遠端跑來，吞著口水，試圖平穩呼吸，他的手貼著窗緣的磁磚，略為紅腫的手指感受到未有的冰涼，他神色大變的說。

「除了頂樓，其餘的路全被封死了。」

第七章

黑夜降臨，唯一的光線是教室裡老舊的燈，佈滿灰塵的燈管牽著無數條蜘蛛絲，同學們緊鄰隔壁，肩碰肩的距離，嘉勳的一席話讓在座的學生們噤聲。

「這是真的嗎？」嬌小的女同學怯弱的問道。

攤開長了繭的手，嘉勳不再多說，他向後退了幾步，助跑向前，奮力的一蹬，他回到原點。拉了張木椅坐在文彥身旁，他的鼾聲未止，嘉勳粗魯的掀開外套晃動著。

「幹嘛——」慵懶的應答，彷彿身處在安逸的世界裡，文彥用手擦去嘴邊的口水無關緊要的說。

「你怎麼還睡得著，要死了啊！」眼見好友又一次的趴在桌面，情緒激動的大力拍桌，可文彥絲毫不為所動的聳了聳肩。

「不要緊，反正要死也是全班一起。」他說。

「……」嘉勳鬆開搭在他肩上的手，遭人塘塞的滋味不是第一天嚐，只是生死關頭前，任何字句皆可能放大檢視。

「欸！那個女的，現在情形怎樣？」手指著琇竹，自討沒趣的嘉勳換了個對象打探消息。

閃躲他的視線，琇竹低頭不語，抬起纖細的臂膀朝布幕筆劃著，突來的噁心感湧上，她痛苦的在椅上蜷縮身子，把自己的心封閉起來。

「這是什麼鬼？」文字如流水般行經螢幕，嘉勳不滿的用腳踹開擋在面前的木桌，宣洩著進退不能的困窘。

教室裡，喧鬧的同學靜了下來，似乎已逐步接受了受困的事實，老舊的大吊扇慢速轉動，微風從窗外竄入，短暫的時光卻像過了好幾天的漫長。

「所以現在該怎麼辦？」掩藏不住激昂的情緒，嘉勳拉著永謙的衣領問道。

「不曉得。」他淡淡的答道。

忽然間，投影幕的圖示更變，滑鼠遊標在桌面上游移，隨即點開一部影片，音量調到最大，點開播放鍵，突兀的畫面映入眼簾。

「不要……你不要過來。」伴隨著影片中的抵抗聲，一名少女的上衣被強行褪下，擒著淚水的女孩環胸，腳仍不停奮力的蹬。

「這個是……！」永謙訝異的驚呼。影片中的女孩他並不陌生，她叫梁茹雪，曾是他的同班同學，個性溫柔、良善，可惜抵擋不住心魔，自殺身亡。

「好有趣啊……上課撥動作片真的好嗎？」鍵盤俠洋洋灑灑的貼上笑臉符號，待在螢幕後，按下傳送鍵。

「這不是……很久以前的校園醜聞嗎？」我記得我看過，送出一串不帶情感的文字，網路世界又因此部影片騷動。

屏住呼吸，尉宸神情難受的看著修改無數次的影片，女兒正被人不斷的侵犯、欺凌，卻沒一個人對他伸出援手。隨著直播觀看數飆升，他開啟廣播器，朝著麥克風淡然的問道。

「想知道兇手是誰嗎？」他說。

裙子底下的內褲擱在膝上，粗暴的拉扯著她的內衣，臉上佈滿了淚水與怨恨，臂膀上圈出紅痕，她不停的嘶喊、無力的求救著。

琇竹見狀，不禁潸然淚下，宛若又一次的被揭開傷疤，望向文彥所坐的位置，她自覺胸悶喘不過氣。

影片惡意的流竄在各大的論壇上，無數個抨擊的留言快速的刷新著，渣女、勾引他人的狐狸精等等不堪入耳的字眼顯得格外刺眼。

拉遠了鏡頭，侵犯者的身份呼之欲出，先前散播網路的短片經過剪輯，沒辦法辨認其身份，如今熟悉的面孔呈在眼前，滿臉的愉悅叫人倒胃。

「什麼？竟然是同班同學下的手嗎？」

「他真該死，把他肉搜出來吧！」

「讓他死！讓他死！選我正解。」

廣大的網軍們，話鋒一轉，留言倒戈，全數施壓在性侵者身上，不一會兒，那人的身份資料、電話住址全被抖了出來。

朱文彥，南權高中三年級的學生……諸如此類的相關訊息不停的跳出屏幕，班裡的人睥睨著他，睡了一覺的文彥，還未及時搞清狀況，眼皮下便多了一個淤青。

「有什麼毛病。」他氣不過的站起身子朝著永謙吼道，亮出的拳頭騰在空中，劍拔弩張的氣氛甚是緊張。

「沒事，就是手滑了。」甩了甩發紅的手，他說。

一時之際，各地的簡訊塞滿了文彥的手機，內容不外乎是要他去死、要他向社會大眾致歉，看了心煩的他，一氣之下將手機重力的往下摔。

殼體分離仍舊擋不住議論，橫掃班上的同學，無不露出嫌惡的神情盯著他瞧，滿腹的怒火無處宣洩，滿口三字經的咆哮，周圍的人都離他遠遠的。

「對，她是我幹的，那又怎樣。」

「媽的，你們倒是給點反應啊！」

理智線硬生生的被扯斷，文彥走向人群，隨意的抓了個手往自己的方向拖，琇竹的手發疼，幾日前的舊傷還未恢復，又添一道紅痕。

「請你放開我！」努力的想掙脫他的牽制，他卻越捉越緊，眼眶凝聚了水氣，她抽噎的說。

「妳以為我喜歡嗎？不過就是被睡了一次，有需要大驚小怪嗎！」語落，她被甩開跌坐在地，如同鏡面的放映。

影片裡的可人兒不再掙扎，凌亂的髮絲披散在背上，背過身子，裸露的躺在冰冷的地板，沒人能瞧見她眼底的憂傷。

尉宸看著屏幕前的動向，一切如他計畫的進行，他摩挲著未刮的鬍子，點開簡訊一覽編輯，輕點送出鍵，事情就是要攪的越亂越好，他想。

大笨鐘敲響了十一下，班內的同學犯了困拿出睡袋和外套鋪地入眠，恢復寧靜的教室裡，正燃著未引爆的炸彈。

琇竹一人坐在靠窗的位置，望向外頭的新月，手握得老緊，訊息擾亂了她的夜。

「他既然毀了妳，就拿刀殺死他吧！」蠱惑人心的字句，她膽怯的望著，自己真的做得到嗎？

第八章

凌晨十分，天色微亮，氣溫稍涼，男子身著藍色運動衣褲慢跑在小巷內，

勻稱的呼吸速率，汗滴同露珠從葉片滾落，晨跑無疑是他釐清思路最佳的選擇。

「哈……哈……」慢下步伐，手貼在膝上喘息，尉宸抽下掛在脖頸的白色毛巾擦汗。

鄰近學校的紅磚巷弄內，一間古色古香的早餐店坐落於此，供多人用餐的長方桌及木製的長條凳椅，常會聚一群含飴弄孫的爺爺奶奶們。

搵著涼扇，身著灰色短褲的老闆翹著二郎腿在椅上熱絡的和客人閒聊家常，偶爾用捕蠅拍敲打著收不到訊號的箱型電視。

「你要買什麼？」舉起扇子朝尉宸的方向揮了揮，一口道地的台灣國語倍感親切，他向老闆走去，一覽竹筒掛牌上的手寫毛筆字，他點了杯紅茶和蛋餅。

拆開鐵桶裡的免洗筷，大快朵頤盤內的食物，獨自坐在角落一桌，享受著片刻的清閒。

「他們應該還沒醒吧？」點開手機加載的監控系統，一群相互依偎的孩子睡顏呈在屏幕，他僅是瞥了幾眼，又關上了畫面。

吸乾最後一口紅茶，五臟六腑得到飽足，尉宸闔上隨身攜帶的小冊子，囑咐了老闆備上三十份相同的餐點。語音剛落，煎台滋滋作響，鐵鏟碰擊的聲音穿插在客人的話語間，手忙嘴也沒閒著，老闆台灣國語的問：「你點這些要帶去哪？」

「給我的學生們吃。」禮貌性的回應，尉宸站在櫃台旁應答。

「哇！你真的素個好老蘇。」大笑時，老闆露出了下排的缺牙，頻頻讚許著尉宸，說這年頭的好老師不多了。可他的一席話，卻使他沉默了。

他不是好人，所謂的好人充其量是未做壞事的人，囚禁學生、預謀殺人，也能配得上好人的名嗎？這世界有太多的惡就在一剎那，閃過好的、壞的，已然心底有數。

「老闆，謝謝。」過了十餘分，兩大購物袋裝滿食物，尉宸臨走前再次傾身道謝。

——

陽光透過玻璃窗沐浴在臉上，琇竹睜開雙眸，環顧左右，昨日的一切不是夢，他們是真的被困在舊校舍。憶起荒誕的影片，身子忍不住瑟縮成團。

「老師真的會救我嗎？」她絕望的說。

飢腸轆轆的她翻找著零食，拉開背包拉鍊，甜的鹹的應有盡有，指尖游移到底部，撈取放於夾層的軟糖時，冰涼的手感至末梢傳回大腦，她頓時抽回了手。

是什麼……？傾斜膝上的紅色背包，銀灰色澤的小刀夾雜在糖果之間，她倒吸了口氣，連忙按住背包口，小心翼翼的確認大家的視線。

為什麼有刀……？昨日整理背包時，分明沒有把刀子放進去的，隱藏在紅色刀套下的鋒芒，不禁使她不寒而慄，佯裝鎮定的拿起桌上水瓶喝著水，實則將包包塞進木桌的抽屜中。

「好香啊！味道從哪裡來的。」坐在後座的同學聞了聞氣味，四處翻找著香味的源頭。講台下，食物裝載在袋子裡，已從睡夢中清醒的同學呼朋引伴的跑至前頭拿取食物，他們有如一群被圈養的寵物，漸漸接受了不能逃跑的事實。

「欸！也給我拿一個吧。」打了個大哈欠，文彥朝著那群同學叫喊。

可哪裡有人理會，同學逕自摘下紙盒上的橡皮筋，狼吞虎嚥的送入胃裡，並睥睨的望著他。

「算了，我來拿總可以了吧。」起了身向黑板靠近，彎下身想接過他人手裡的蛋餅，豈知對方刻意朝地板上一扔，蛋餅散落在地，文彥瞬間發怒，揪著對方的領子前後搖晃。

接著兩人扭打在一塊，大打出手亦沒有人出面勸架，文彥氣喘吁吁的擦著嘴邊的血，從風雲人物淪落，被人漠視、看不起的感觉很不是滋味，他使勁的用武力發洩著心中不滿。

似乎因為突如其來的全武行，班裡的同學沒留意早餐是如何運送於此，他們杵在兩人附近，偶爾參上了幾腳，空氣間瀰漫著詭譎的氛圍，投影幕仍放映

網友的留言。

「打死他！他就該死。」

「準備坐等收屍，哈哈。」

一句句惡意滿盈的言語流竄在課間，琇竹坐在座位上觀望，心底萌生的惡，卻連自己都詫異。

「去死吧……」緊掐著手心，她狠狠的盯著攤在教室地板，大口喘息的他。

結束了打鬥，文彥撫著眼下的淤青發狂的大笑著，爆滿青筋的手臂拾起地上的蛋餅塞進嘴裡，大口的咀嚼，淚水卻不聽使喚的墜落。

「殺了他吧！既然他毀了妳……」耳邊又傳來轟惑的聲響，琇竹茫然且無助的捂著耳朵擺頭。

「琇竹，你在幹嘛？」有人叫了她的名，待她回過神，背包裡的利刀已握在手心。

慢慢的來到文彥的身邊，髮絲遮掩住她的容貌，仰頭看不清她的神情，放大的瞳孔、加速的呼吸，文彥一時手快，遏止她的手腕，刀子與心口的距離很近，他奪走她手裡的利器。

粒粒滾燙的熱淚滴在他的額頭，是她懊悔時的贖罪，眼淚洗滌染汙的心，她軟腳的攤坐在地板，手腕任憑他拽著。

遊走死亡邊際，文彥用力的扯著她的手腕，一個勁的朝外頭走去，倘若只剩頂樓是出路，那即便是死，找了個拉墊背的也不孤單。

「我會逃出去的。」語落，拖著她孱弱的身軀消失在長廊之盡。

第九章

熱風拂過他的面頰，倚著矮牆，他雙手反撐在牆面，一個木桌、一台筆電架設在天台的正中央，燃起一根煙，吞雲吐霧間，像是在等待誰的來到。

「來了。」語落，伴隨著逐漸變大的腳步聲，通往樓頂的鐵門碰的一聲被

人踹開，尉宸面容未改，依舊一臉平和的面對著眼前的衝突。

銳利的刀刃抵在她白嫩的脖子，稍微差池，琇竹皆可能斷送了性命，可刀是他放的，設想過的情境真實上演，嘴角不禁微微上揚。

「老師，你怎麼在這裡？」文彥眯眼，警戒心十足的向後退了一步。

搖搖頭，尉宸並沒有答話，而是逕自的開啟電腦錄像，熟捻的操作著腦海演算的步驟，攝像機的紅點亮起，其餘學生紛紛趕到。

「哦哦！看來劇情有新的進展了！」藉著陽光折射，門牆上的白布倒影出直播間的論壇，一位 ID 為“主宰世界的神”興奮的敲打鍵盤。

「這是要對峙的節奏嗎？等著看好戲嘍。」一整排的笑臉符號更為諷刺，底下引來了一群打著+1，嘴裡嚼著爆米花的吃瓜群眾。

文彥殺紅了眼，嘴邊把網友的祖宗十八代都問候一遍，費盡心思扯下布幕，試圖來個眼不見為淨。

「看來有人受不了啦！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強姦犯，有什麼好怕人家說的。」銳利的字眼，使他架在脖頸間的刀縮緊了些，琇竹不敢喘著大氣，深怕一個不注意掉了腦袋。

她是想死沒錯，卻不想在他手裡死去，憂慮的她僅能無助的盼著老師出手解救。

「老師，快救救她吧！」在一旁按耐不住情緒的永謙，頭一次向尉宸開口求助。

「是啊！她如果死了怎麼辦。」嘉勳看著發狂的好友，他沒有十足的把握，只能趁文彥不備時，緩速向他接近。

「難道老師也一樣冷血嗎？」問話送出，尉宸看在眼底，冷血的究竟是誰……在他女兒需要人關心時，是誰推她下了地獄的深淵。

幾番勸說不見尉宸行動，他抿緊的唇瓣張開了，不顧眾人閒語的拋出一句，也就這麼一句話讓在場的人靜默。

「你們真的知道兇手是誰嗎？」字句如石子扔進心湖，盪起陣陣漣漪，他們面面相覷，思索著話中的語意，難道兇手還另有他人？

「不是吧？難道還有共犯？」搜索引擎達到了最高量，關鍵字是三年前的那件自殺案，透過過往的影片，網軍模仿著柯南找尋可疑的蛛絲馬跡。

「肯定是老師想替學生脫罪吧！」正當多數人被尉宸的言行搞得一頭霧水時，名為“吃貨大大”的人發話了，而他自以為清流的言論更是將事情攪和的更亂。

掩不住的嘴角弧度，諸多言論映入眼簾，尉宸只覺得可笑至極，心底壓抑多年的悲慟一時湧了上來，滿溢的淚水哽在喉間，苦澀艱難的撲向屏幕。

哇一聲的，在場所有人傻愣著，尉宸貼近了攝像頭，再度提出同個疑問。

沒人敢吭一聲，他橫掃過班裡的學生，眉頭緊湊，尉宸加大了分貝，握拳大力的撞擊著木桌，「我來告訴你們吧！真兇就是……」

屏住呼吸，所有目光注視著同個方向，尉宸由褲袋裡掏出東西，一面能照出他人模樣的鏡子，對準鏡頭，網友看見了自己。

「別開玩笑了！我怎麼會是兇手。」安靜了良久，言論又恢復了正常運作，看著那段文字，尉宸跪在桌前沙啞的嘶喊著。

「就是你們！一群無知的傢伙，網路上無心的話語是會成為利刃狠狠的插進別人心裡的，給我記住啊！混帳。」籌謀已久的計畫就為這一刻，他費盡心思的囚禁學生，不過是要教導他們學會善待他人，哪怕唯有一人照做，他亦要不惜賭上自己的所有。

俄頃，喘息間，尉宸調整自己的呼吸頻率，一道黑影閃過眼角餘光，順著視線望去，刀子插在不遠處的地板，永謙拉開文彥對她的箝制。

重獲自由的琇竹跌坐在旁乾咳著，文彥被迫縮小著站立範圍，一個不小心踩空，整個身子向後仰，等回過神，他懸掛在高樓邊緣。

出於求生意志，他拼命的掙扎，攀著一雙溫熱的小手，是她的，她的小臉全皺在一塊，使勁的想拉他上來。不解、困惑的神情都顯在臉上，文彥問道：「為什麼是妳……」

「不要說了……」她不是聖人，亦沒法原諒他的所作所為，可她不願意有生命在她面前消逝，她卻什麼也不做。

女生的力量很是有限，隨著時間流逝，他的大掌由前臂緩緩向下滑，握著的手紅了，膝上沾染小碎石，就連她也快失足墜落，她緊閉雙眼不敢看，耳邊卻傳來他的聲音。

「放手吧！不然連妳也會摔下去的。」文彥說。

搖搖頭，泛著淚光，分明是幾分鐘的事，她卻覺得格外漫長，她不奢求他人的搭救，憑藉自己的雙手努力。

忽然間，她止不住驚呼，文彥鬆開了她的手，輕輕的對她說了對不起三字，身子不斷逆著風向下墜，死前有道歉，這樣應該就不遺憾了吧……他展露了這些天來的第一個微笑想。

我死了嗎……？為何沒有半點痛感，他害怕的睜開雙眼，結實的身子護著他，手抵在他的頭下，恍惚間，他側過臉與他對視，尉宸隨著他一起躍下。

身下的淺藍色氣墊，讓兩人免於一死，一連串的經歷使文彥沒忍住眼淚，手臂掩著滿是淚水的雙眸，又一次的問道：「為什麼救我？」

「因為你是我的學生。」尉宸答。

第十章

「快！救出受困的學生。」感動沒有維持太久，警車及消防車隨之駛來，出動了雲梯救出頂樓的學生們，開了車門，昔日熟悉的工作夥伴走向尉宸，少了手銬、腳鐐，久圍的一句問話，使他濕潤眼角。

「宸哥，做成你心中的大事了嗎？」他問。

尉宸點點頭，坐在藍色氣墊床上伸出雙手，好友僅是予一抹淺笑，覆上自己長滿繭、共同作戰留疤的手掌，拉了他一把，尉宸回頭望，似乎揮別了過往的陰霾。

「我們走吧。」垂下頭，從前叱吒風雲、說話鏗鏘有力的尉宸淡淡的說

了，原先凹陷的氣墊填滿了，他感覺一直卡在心裡頭的石塊鬆動滾落，他朝警車走去。

這一幕映在學生們的眼裡，心情有說不出的沉重和醒悟，察覺自己在網上的愚昧，所謂的殺人並不是一定要留了血、死了人才算數，有時藏匿在鍵盤後的暗箭更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誰報警的……」琇竹分明記得手機在此處是收不到訊號的，忍著眼淚她拉著旁人的說問道。

「別問了，是我報的。」尉宸早在上天台前，撥通了好友的電話，向他坦承了所有犯案經過，抓我吧！這是他對朋友的最後一個請求。

「……」永謙緊閉唇瓣，默默看著老師走向遠處而不作聲，複雜的神情令人讀不出他的想法。

「老師為什麼你要如此的拼命？」遠遠的，微弱的聲響傳入耳裡，是啊！他精心安排的究竟是為了什麼……

「因為茹雪是我女兒……」他說。

所有人靜默，舊地重現當時場景，看向她曾經墜樓的樓頂，紅磚圍起的花圃種不出花蕊，他感嘆，時隔多年亦未能真的走出逝去孩子的悲痛。

仰躺在墊子上，倒置的畫面，遠走的步伐，文彥靜靜的望著，腦子裡打轉著兩日以來的經歷，他哭過、憤怒過，可這些絲毫比不上受害者的一條性命。

知錯了，他知道他錯了，他摧毀的不是單個人的性命，而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按摩眼頭的穴道，尉宸吸回了眼淚，學生們臉上露出不捨的神情，此次宿營的教學相長也讓他學習到不少，他很慶幸自己的抉擇，即使明白會吃牢飯，再來一回，仍舊會選擇相同的路。

決心不再回頭，尉宸吸了口氣向前行，刻意略過學生們老師、老師的叫喊，彎著身軀踏入警車內，闔上門，準備啟程。

發動引擎，車子緩速的前進，後照鏡裡倒映著孩子們鞠躬的模樣，眼淚滴

在柏油路面，一滴一滴的滲入他的心，尉宸佯裝瀟灑的指揮著昔日同仁加快速度，眼看著校方、家長的到來，他安下心的閉眼養神。

「要停下來嗎？」開了一小段路，好友忽然問道。

尉宸睜眼，不同於相互簇擁的家庭們，一抹身子奮力的往車子奔來，他輕應了聲，趕忙回首查看。

「老師，對不起……我害死了你的女兒。」氣喘吁吁的文彥拍打著停置後的車窗說道，聽聞，一種莫名的助力推開堵在心口的蓋子，他沉默了幾秒，捲下了車窗。

「我不會原諒你的。」尉宸道。

「我知道。」似乎是做好心理準備，文彥低頭等候他的辱罵，他面無表情的說。

「老實說我掙扎過，心裡有兩種矛盾，一個聲音是叫我殺了你解氣，而另一種是希望你能改過，走向正軌，我反覆思考著，殺了你又能怎麼樣……女兒的命也換不回來，所以我選擇後者。」

「……」語落，文彥向後退了一步，又是流淚又是微笑的表情十分難看，他向尉宸深深的鞠躬，直到車子遠離了，腰桿仍未起。

「你真的很偉大，化悲憤為力量。」行駛警局的路，多年的戰友聽著老歌打趣的說道。

「偉大不是這麼用的。」盯著手機中設為手機桌布的女兒頭像，他微微勾起了嘴角。

——

2019年3月11日，法院審理案件，念在尉宸無殺人舉止，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回到了往日熟悉的地方，身份竟是大不同，狹小的空間裡，蹲式的廁所鄰近一旁，他坐在牆角，摸著帶來的小毯子及照片清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眼淚滴在女兒的相片，今日不是女兒的生日，可他做了件不得了的大事，意味著茹雪從事件裡逃脫、重生。

「嗯……給你的，加了雞腿的。」好友不忍瞧見他的模樣，塞了個加菜的便當給他。

「謝謝。」他應道。

裹著毯子，牢獄間的生活枯燥乏味，他早早的便睡了，睡夢裡，同樣的夢再次播映著，不同的是哭聲停止了，栓上的櫃子也打開了，裡頭的小女孩鋪上前去抱著她笑了。

「爸爸，謝謝，我愛你。」女孩說著。

——

「別再回頭了。」服刑的時間很快就過了，尉宸在獄中學習到許多烘焙、手工的技術，他隻手遮著刺眼的陽光，他終於是重獲自由。

特意叮囑警察同仁不要前來送行，他徒步一人走出獄門，聽著獄卒對每個更生人說著，尉宸心想不會再有機會了，摸摸許久未剃的鬍子，他展開了步伐。

乘坐好幾班公車輾轉來到以前任教的地方，逕自走往人煙稀少的舊校舍，不是回家，尉宸的心驅使自己想來這裡走走，沒有其餘原因。

慢步此地，有人背過身子拿著掃帚掃地，順著眼角餘光看去，一旁的花圃滿是盛開的花朵，上頭插著個白色牌子寫道：「老師，歡迎回家。」

尉宸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他向那人走進，腳步聲卻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人回過身來，令前者詫異，他脖頸上的名牌寫著職位及名字。

「實習老師，朱文彥。」尉宸不可置信的喃喃唸道。

文彥搔了搔頭，不好意思的向前者靠近，他說：「我想成為向你一樣的大人。」

「你可以的。」語畢，附上擁抱，尉宸露出了真摯的笑。

全文完

§評語§

陳麗娜老師

以校園霸凌為題，人物對話鮮活，情節鋪排懸疑，引人入勝。

林文華老師

故事設想頗具巧思，批判網路公審及校園霸凌的問題，探討冷漠社會下的正義感與同理心欠缺之現況，發人深省。

孫中峰老師

情節懸疑曲折，終歸向人性之善與美。

楊錦富老師

文長，但能寫出時下青年的想法。比如叛逆之例，時下許多年青在血氣方剛時，經常不接受指正而違抗父兄尊長。又如對異姓的憧憬，得不到所愛，便生報復，等等。倒是多數青年能自制，如不能自制，就易失去理性，終而陷入罪惡之淵與罪惡，那是個人的不幸，亦家人的不幸。此故事以「漠」為主題，點出青年得失的情節，選材、布局都有可讚處。

【五天】 黃鈺喬

他從機場離開時，正迎上慕尼黑的第一場春雨。甘霖如沐，細密如針，水珠從這座城市的岩壁上滑落，連空氣都充盈著來自海濱的甘甜和來自樹林的馨香。

他的思緒回到三年前的春天，一樣的雨季、他一樣穿著帆布鞋，那種穿越回校園時光的浪潮帶給他難以承受的疼痛，『我想看看慕尼黑的街道，看看與台灣不同的文化。』女孩的臉孔在眼前晃動，如同以往，但他似乎聽見了她的聲音。

他彷彿看見她當時的臉龐，那時她正在對他述說著告別，奇異的音節從她唇邊流露，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再次看見她的時候沉重的木箱乘載著她的人生，棕色的木頭盒子網綁住她的十七年走過的、看過的及她喜愛的。然而她所珍惜的所有傾倒在她的身旁，帶著無法釋懷的情感。遠方的他像是血液快速的逆流一般，直衝破心臟。

衝破就好了，那就更好了，當時他想。

青年往前走，這時的天正濛濛亮，城市顯露著岩石的灰色。沒有撐傘，他緩慢的走在這場雨中，街道旁無人看照的花它含苞欲放的蓓蕾上，晶瑩明亮的露珠閃爍著，顯得生氣勃勃。那是他沒看過的朝陽，是她夢想中的朝陽，瑰麗的橘紅色光芒在徐徐升起，幾乎綻裂。

他給自己五天的時間，五天，他要去那些她想去的地方、品嚐那些她有興趣的異國料理、去親眼看看那些她所碰觸不到也走不到的地方。

他最先去了奧林匹克公園，高中的歷史課輕描淡寫的過往此時此刻，在他眼前看見的景色裡顯得沉重、疼痛，黑色九月似乎在他面前槍殺了教練及舉重選手，接著凶狠殘暴的挾持了那九名選手，仔細一點細聽，在柔和的風吹拂之下他似乎可以聽見風帶著求救的哭喊聲跟無可挽回的處決槍聲，而事實上他曾經在三年內挾持了某些人的生活，他坐在公遠裡的長椅上思考，這樣的自己是否跟他們一樣恐怖、可恨，但片刻後他搖了搖頭：

「不對，我更可惡。」他碎念。他拿出手機拍下了紀念碑，做了個雙手合十的動作，像是在祭拜在慕尼黑慘案無辜犧牲的人們，卻又似乎不是。

爾後他回了旅館，換掉微濕的衣服，小歇片刻的他在半頃刻驚醒，睡夢中他又看見了她。

女孩叫做顧子晴，夢中從他的視野看，子晴正跌坐在地上，應是純白無垢的

制服上衣帶著汗漬，嬉戲調笑間他即刻驚醒，全身佈滿冷汗，淚水也沖破堤防，「子晴…」緊抓著自己的黑色上衣，更像是想要緊握住夢中女孩的臉孔，模模糊糊間時間一直在走，只有她的已經停了下來，就像她那隻破裂的手錶，她的時間跟隨指針停在那時那刻，義無反顧的劃破生命的規則，只有她的時間停了下來。

他套上防風外套步出旅館，街道上頭攘來熙往，他聽見《博伊倫之歌》流洩而出的輕柔旋律，想起當初美術課老師的教學內容：『慕尼黑是歐洲主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也是理察·施特勞斯、卡爾·奧爾夫等許多傑出作曲家活動的領地。』扯了扯嘴角，自己居然還記得這些對他來說估躁乏味的課程內容。

漫無目的地四處漫步，一聲尖叫聲吸引了他的注意，暗巷裡頭一名東方女子被一隻飢餓的大狗纏上，毛茸茸的洛威拿犬盯著女子的牛皮紙袋吠叫，他思考後上前並微笑著取出紙袋內的一條肉乾給飢腸轆轆的大狗，在狗趴下享用肉乾的同時他抓著女子的手腕離開巷子。

「謝謝！你是個好人，非常的善良！」女子貼心的對他用英文道謝，單眼皮的雙眼在微笑間變成彎彎的下弦月，「我非常的怕狗，但沒有人願意前來幫助我。」

恍惚間他又想起那句話，「你是善良的，你是。你懂得幫助他人，你是善良的。」他掉進回憶漩渦，插翅難逃，一幕幕歷歷可數、一清二楚，滿是繭的手牽起他的，因哭泣而通紅的雙眼看進他的瞳孔，映著慈祥卻帶著憂愁的臉龐。

當時他沒有看清，這雙手傳遞過來的是什麼樣的情感，更沒有辦法體會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救贖。

半晌他才回過神，揮著雙手禮貌的說不用那麼客氣，我也沒做什麼，並伸手接下女子遞過來懷著感謝的蘋果，待女子走後他突然覺得風很舒服，柔和的吹來前方轉角花店的陣陣花香，他看見門口擺放的黃玫瑰，想了想後選了一支並買下，「這才沒有用呢。」他啼笑皆非的聞了聞手中的花，隨後又若有所思地朝著玫瑰拍了張照片。

那時的那場合他被推出階梯外，一個不穩踩空跌倒在地，西裝被泥土染上的咖啡色，然後幾乎快站不住的中年婦女叫罵著，混和著什麼近乎破繭而出的哭腔，頭髮上那顯眼的白因激動的動作而晃動，他當時盯著那個地方看，想起了自己的母親。

『啊，原來如此。』他恍然大悟，然後起身離開，當他回頭的時候他看見的是顧子晴的笑臉，是一張經過放大後喜笑顏開的她，那種理解才突兀的釋放在他

的心中，帶著萬劫不復的疼痛。

那之後來到了在慕尼黑的第二天，他去了位於慕尼黑市中心的瑪麗亞廣場，瑪利亞圓柱修建於1638年，是為了慶祝瑞典軍隊撤離慕尼黑而修建，他仰頭看著那四個惡魔，也就是獅子、蜥蜴、龍、蛇，他想起子晴在隨身攜帶的本子上畫的獅子，他無奈的勾起嘴角。

『子晴會喜歡這裡嗎？』他在心裡問著。但始終不會有答案。

第三天他去了阿桑教堂，阿桑教堂是巴伐利亞晚期巴洛克建築或洛可可建築最輝煌的成就之一，它帶著極為驚豔的華麗，這讓他非常的驚喜也是非常的喜歡。

他想起她掛著的十字架，少女模糊的身影似乎又有點浮現。

在慕尼黑倒數第二天的日子，達郝集中營是個必須前往的地方，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創造了所謂的人間煉獄，那不過是幾十年前的事情，在這裡，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凌虐方式，他們的存在不被當作一回事、他們的生命在這些對待下被消磨殆盡，在這個地方猶太人成為被深深烙印著枷鎖的囚犯，他們不再擁有身分地位甚至是姓名，取而代之的是編號及標籤。

這可以說是歷史上非常黑暗、極度殘酷的地獄，「嘔——」看著即使已然是空曠且乾淨的達郝集中營，他還是忍不住胃內翻攪的強烈感受，他幾乎是吐了出來，血液急衝腦門的感受讓他差點暈倒，每看一個房間，那種翻攪疼痛的感覺更是逐漸猛烈。

然而透過某些看不到的繩索，他隱約看見自己的影子投射在希特勒的畫像上頭，胃被緊緊的攬住般，他甚至遺忘呼吸，每一秒的煎熬更讓他看清自己的模樣。

第五天他去了聖母教堂，他看著那枚著名的惡魔腳印，然後輕輕地把自己的腳印了上去，在完美吻合的結果下他自我嘲諷的笑出聲，果然是惡魔。

那瞬間就像打開潘朵拉的盒子般，那些記憶飛雪般飄散，一段段都如同給予自己絞刑般的死亡，他看見顧子晴坐在地上哭泣的畫面、他見到她躺在地上發出不成形的音節、他看見他自己那隻惡魔般的腳踩在她的肩膀上、他看到…他蹲了下來，泣不成聲。

他——蔣少恩在高中時期對聽障的顧子晴施予了整整兩年多的霸凌，但理由是什麼？可能是顧子晴發不出完整的音節使他不悅、可能是被他欺負的每個瞬間

她都不哭出來、可能是因為即使遭受再怎麼殘酷的對待她都還是會在每天放學對著蔣少恩微笑，但可能可能，單單只是他看不順眼她，於是每日的欺壓開始了。

其實一開始不是那麼的可怕、可惡，蔣少恩在一開始會去看顧子晴在跟其他同學溝通什麼，看著溝通筆記本少的每一言每一句，他看見她寫道：「我想看看慕尼黑的街道，看看與台灣不同的文化。」他只覺得無趣，卻記在心裡。這也形成了後來的德國之旅的序幕。

故意讓她跌倒、讓水柱噴射到她上、把她關在廁所裡並潑馬桶水、把午餐翻倒在她身上、把滿是尿液的手塗抹在她背上，他覺得有趣，那種欺凌他人的愉悅感填滿他對生活的厭倦，然後漸漸的情況變得更嚴重，在她耳邊吼叫是家常便飯，他開始學會如何讓她更痛苦。

「叫你舔啊，聽不到就沒有舌頭嗎？」任意妄為的將腳踏在女孩胸口，一次又一次的用力踢踏著。

或是丟碗盤在地上，強押顧子晴趴在地上吃飯，「趴在地上吃吧，反正你連講話都不會啊，那舌頭的功用就剩像狗一樣的吃飯了吧。」

然後一天又一天、日復一日，在離畢業剩一百三十天的日子裡爆發了。

他非常清楚的記得那天顧子晴用力的在隨身攜帶的溝通筆記本上寫著什麼——他在她生日當天將她母親親手為她做的蛋糕砸在她臉上之後，女孩的臉上還留著甜膩的奶油，然後是淚水，她邊嗚咽的說著不標準的中文邊寫著字，他戲謔的湊近看後，那種一瞬的愧疚爬上心頭，子晴殘破不堪（應該說他刻意的作為下毀壞）的筆記本上映著滿滿的道歉話語：“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知道你很討厭我，那是我的錯，我知道媽媽也很討厭我，那是我的錯…”

她還在寫著什麼，但男孩不想再看下去，那愧疚不過是過眼瞬間，看見文字的那刻他心生怒意，伸手就奪過本子一撕將其分為二，收回手的途中還用力的推了她的右肩，在顧子晴向後倒時他還不夠滿意的朝他吐了口口水。

——是何等的惡劣至極。

「啊，堆不擠…堆不其…」女孩躺在地上，她不斷的說：「少恩，堆不擠…」淚水充盈著她眼眶的四周，然後匯集著流下成為了淚珠，馬尾已經凌亂不堪，露出的右耳助聽器刺激著蔣少恩的目光。

然後這樣子結束了這天，隔天顧子晴隨著母親的步伐來辦理了休學手續，她在離開學校前來到了蔣少恩的書桌前，敲敲已經趴下進入夢鄉的他，然後看著睡眼惺忪的他說：「拜拜、拜拜。」

那是他聽過顧子晴發音出最完整的語言。

那就是他最後一次看到顧子晴，之後他見到的已經是不再有靈魂的顧子晴了、已經是不會再哭泣著道歉的顧子晴了、已經是不會每天放學回家前還是會對他微笑的顧子晴了，女孩的一切都結束了，但蔣少恩在師長、父母的催促下前往女孩的喪禮，他站在階梯外，他正被她母親趕出來，此時此刻由心升起的是一股溫熱的、疼痛的、灼熱的感受，他突然知道他犯了什麼樣的錯誤，他是怎麼將一個善良、總是認為聽障是自己的錯但還是每天帶著笑容接受每天的欺凌的女孩逼入死這個選擇的。

那之後沒有人會說出當時發生了多少可怕的事情，大家只是一致的指認女孩的自盡是蔣少恩所害，但女孩的母親在過了一小段時間後來過班級上，她整個眼眶都是紅的，好像下一秒可以隨即滴出鮮紅血液般的通紅，她指著全部的學生怒吼：「你們全都是加害者！」然而眼淚依舊沒有忍住，婦女幾乎是尖叫出聲，「你們全都是共犯！你們都知道子晴在承受著什麼，卻一言不發…你們、你們，全都是惡魔！」

在顧子晴遭受霸凌的這段時間，排擠是伴隨著發生的，沒有人願意站在她身邊與她一起面對這些事情，因為沒有人願意從旁觀者變成被害人，受害者與加害者往往只是一線之隔。所有人都在恐懼，也許自己的一個舉動會使自己掉入無可比擬的煉獄。

蔣少恩的母親得知這些事情後不敢相信的連眼淚在第一時間都流不出來，乾澀到令人害怕，她責怪自己不會教育，她咒罵自己只會出門工作，卻忘卻了自己的唯一的兒子，然後她想起了哭泣，她哭著哭著，在丈夫的牌位前近乎暈厥，看在蔣少恩眼裡滿是後悔，然後在某一天他的母親牽起他的手，「你是善良的，你是。你懂得幫助他人，你是善良的。」母親沉著的說著，但難以忽視眼裡的哀傷，男孩看著她的眼睛，明白眼中不含有失望，更不會有放棄，就是在此時他打消了自殺的念頭。

他要活著，好好的活著，每天都反覆反省，並開始打工兼差，他開始策畫德國旅行，他的母親知道後沒有反對，她知道這對自己的兒子來說有什麼意義，她期望的是他的兒子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獲得什麼，然後更懂得部分道理，自己的教育可能不夠精確，那她希望他可以藉由自己的雙手雙腳去學習很多的事物。

蔣少恩回國後第一次的去了她的靈骨塔，帶著黃玫瑰，將想說的一切寄託在黃玫瑰的花語上。

方方正正的櫃子乘載著每個家庭每個人不同的情感，標楷體端正的寫著顧子晴的名子，他的眼角開始發酸，心臟的跳動加速，眼前一幕幕曾經的過錯跟現在持續背負的疼痛在此時此刻反覆的播放在他的眼前，更是無時無刻劃在他的人生裡。

「子晴，我很對不起妳，妳一點都沒做錯。我前幾天去了慕尼黑喔，妳不是很想去嗎？妳要看看嗎？」蔣少恩開始把一張一張相片點開來給照片停留在美好微笑的少女看，「妳知道這裡嗎？這個教堂很漂亮……」

三年間他都沒有去過，他始終在逃避、在畏懼，在事情發生後他數百次想過自殺，但他認為這沒有用，在看到自己的母親那逐漸疲憊而顯現出老態的模樣他認為不能繼續自私下去了，在這期間他其實想過各種方式來了結生命，但他發現這都沒有用，這只是在重複的逃避，在好幾回的思考、苦惱、長久的夢魘下他找到了答案：他不能再逃避，他要開始去那些她想去的地方，而且要好好的活著，每天每小時每分每秒都帶著愧疚跟歉意活下去。

「子晴，我這輩子都不會忘記妳，我會帶著這份歉意活下去，然後等到可以去見妳的時候，再好好跟妳道歉…」

生與死只在一念之間，他曾經很想很想死，在她離開後的每天只要一睜開雙眼，那種窒息般的痛苦隨時緊緊跟隨、形影不離，但後來他確定，這是他要承受的，他必須要承受的，蔣少恩決定用一輩子贖罪，不打算獲得原諒，因為他知道如此善良的顧子晴最後依然會選擇諒解他，但他的所作所為從來不是可以被寬恕的，從來不。

溫柔、善良的人也許確實難以生存，但這並不會也不足以去成為他們不繼續溫柔、不持續善良的原因，大概是因為他們的勇氣，也使他們在各種環境下能繼續懷抱著善良的心、溫柔的為人，也因為如此，他們才是那麼的強大，至少在顧子晴選擇了結局前。

顧子晴很猶豫。

她拿起手機看見與母親的合照所以她跳下凳子，她坐在床鋪上搖晃著雙腳，一左一右，然後她開始哼唱著什麼歌——

沒有一句是完整的，沒有一個字是合音準的，甚至好幾個音都發不出來，想當然是沒有人可以聽出她在唱什麼，但她自己哼著哼著就哭了，她還在責怪自己，為什麼我會出生呢？為什麼我沒辦法聽見聲音呢？為什麼我帶給大家那麼多的不愉快呢？為什麼這樣的我會一直造成媽媽的痛苦呢？

她想起蔣少恩是多麼討厭自己，她想起同學們多怕跟自己扯上關係，她想起每天回家後母親有多擔憂，然後她想起母親要她轉學但自己怕造成單親媽媽的更大負擔所以她一直說沒事，她開始每天微笑，告訴媽媽那是跌倒用時到的泥土、告訴媽媽那是騎腳踏車不小心摔車的瘀青、告訴每天都擔心自己的媽媽：自己過得很好哦，媽媽，不要擔心我。

顧子晴現在很猶豫。

但她腦海中一瞬閃過那天生日，母親發現自己一直以來是被如何對待後，隔天快速的拉著自己去辦理休學，然後回到家後潰堤大哭、歇斯底里的自責。

然後她流著淚，踏上凳子，拉緊童軍繩……

「晴啊，子晴。」她好像聽到爺爺在呼喊她。帶著以往軍人的紀律，原來爺爺的聲音是帶著嚴肅的、可靠的。

「小晴呀小晴～」她好像聽到奶奶在呼喊她。是個很溫柔而且很和藹的聲音哦。

「子晴，子晴。」她好像聽到爸爸在呼喊她。是爸爸的聲音，她好想念他，好想念好想念。

她突然都可以清楚聽見了，非常非常的清晰，耳朵也不會痛了，她覺得好神奇、好開心，所以她漸漸走向那溫暖的呼喚聲來源，好像不會痛了，所有因為她而委屈、難受、生氣的人都可以解脫了哦，子晴這就讓你們變得更快樂。

所以她來不急聽見媽媽著急地呼喊。

她沒有聽見他媽媽的呼叫。

「子晴！顧子晴！小晴啊！嗚嗚嗚嗚嗚嗚嗚……怎麼會……」

那是間普通得可以在任何一所學校都找到的教室，安置著如出一轍的課桌、窗戶。

投射進來的是每天都會升起的太陽，一如往常坐在第一排做筆記的資優生、靠窗看著窗外發呆的學藝股長、趴在桌子上補覺的少年、拿隨堂測驗紙寫著紙條正情竇初開的少女。

以及最後一排總是在放空的蔣少恩、第三排認真看著黑板抄寫著什麼的顧子晴。

然後在這場溫暖又悲傷的夢境裡，蔣少恩站了起來，他走到顧子晴身旁彎下腰，「子晴，我是蔣少恩，讓我來當你的耳朵吧，」

他看不見自己的表情，但他知道自己漾起了笑臉。

「我是說，我們成為朋友吧。」

《全文完》

§評語§

陳麗娜老師

以校園霸凌為題，陳述加害人自責反省的過程，有警示作用。

林文華老師

描述校園霸凌的問題，以及加害者悔悟後的贖罪之旅，完成自我救贖，並改變未來的人生。

孫中峰老師

以德國之古蹟歷史聯繫校園霸凌問題，情節構思獨出心裁。

楊錦富老師

蔣少恩，顧子晴。由異地他鄉的偶識，到回返台灣的認識，這是一種相識的緣。緣使得故事有起伏，有變化，在拐了幾個彎後，又回到彼此的信任與關懷，這是幸運也是美好，也意謂幾經波折終歸平靜，所以用春天作起，用春天作結，表達了豐潤的喜悅。

序章

「梓歆，要帶走的東西都要整理好，別落了！」眼前的婦人一邊囑咐一邊和她那快爆開的行李箱對抗著。

「是是，不用你說我也會整理好，搬家又不是第一次了」女孩看著被塞滿衣服的行李箱和在一旁喘氣又滿身大汗的母親。

「媽，你拿些衣服出來吧！我們也帶不走那麼多」女孩向前想從那擠滿衣服的行李拿些什麼出來。

「你這孩子說什麼傻話呢！我們這是搬家，不是去度假，東西當然得全帶走，留那幾件衣服不如把它塞進去，相信你媽的實力吧！咦咻～你看，這不就全進去了嗎！」婦人自豪的笑著。

「是是，你說的是」女孩似笑非笑的應道。

「孩子的媽還有梓歆，再二十分鐘我們就要出發囉！趕快再檢查一下還有什麼東西沒帶到的。」那個站在鏡子前穿上西裝，打理自己的男人便是每天早上唐梓歆最熟悉的背影。

「孩子的爸，搬完家後你就要直接進公司了嗎？」婦人拿起男人旁邊的西裝外套為他穿上。

「嗯，公司剛成立，我得進公司巡一下，鈺媛，你也跟著我進公司吧！剛開始會需要幫忙處理一些文件。」

「好，我知道了。」

這樣的場景，這樣的對話，在唐梓歆的眼前總是天天在上演，爸媽總是忙於工作，大概從她上了小學三年級後，他們就很少陪在她身邊，別說是出遊，甚至連一起好好吃頓飯也有點難，或許安親班，補習班，還有學校的老師都比他們更了解唐梓歆。

「爸，媽，我可以出去拍張照嗎？」唐梓歆脖子上掛了台相機。

「好，不要太久，等等要出發了！」爸爸叮嚀著。

女孩走到了外面，拿起了相機，選好場景後喀嚓一拍。

那天空是這樣的湛藍，太陽的溫度也是那樣的暖和。

「也好，在這麼美好的時節裡離開也算是一種確幸吧！」她不禁對著相機笑了笑。

突然，一陣風吹了過來，女孩撥了撥被風吹散的頭髮，手中卻多了樣小東西。

「這個是…連翹花？」她仔細端看手中那朵黃色的花。

再抬頭，發現自己眼前有棵連翹花灌木，那樹正掉落一朵朵旋轉飛舞的連

翹花。

「奶奶…」她喃喃了一下。

「小梓歆呀！你知道這個是什麼花嗎？」老奶奶彎腰撿起了黃花。

「奶奶，我不知道」小女孩搖搖頭。

「聽好啦！這種黃花叫連翹花，是春天會開的花，這種花掉下來的時候花瓣會轉圈圈像在跳舞喔！」

「花瓣會跳舞，好好玩喔！」小女孩更湊近一瞧。

「來，奶奶用給你看」老奶奶收集了地上掉落的連翹堆，再輕輕的把它們往天空一拋，那一朵朵黃花就像跳芭蕾舞的舞者，美妙的轉著圈圈，再來個完美落地。

「梓歆想要拍下連翹花轉圈的樣子嗎？」老奶奶對看得目不轉睛的小女孩一問。

「想，我想要拍」小女孩興奮的跳啊跳。

「那，奶奶幫你把花往上丟，你趕快用相機把它拍下來好嗎？」奶奶笑著摸了她的頭。

「好啊！好啊！奶奶快點丟」小梓歆趕緊拿起脖子上掛的相機，準備拍下那有趣的畫面。

「來，一二三，丟囉！」

一朵朵旋轉的連翹花正慢慢的降落到地上，小女孩的快門也一次次按下。

唐梓歆沒想到會在這天再一次看到連翹花，也沒想到原來她還是把奶奶記得清清楚楚，從來也沒忘記過，只是…假裝忘記了。

她再次拿起相機，拍下一張張的花景，但，或許…她想拍下的不單是景照，而是一份回憶與想念。

也許…那些不經意想起的，總是記憶裡最深刻的……

第一章：起始

「梓歆，梓歆，我們到了喔！」婦人搖了搖女孩的肩膀。

唐梓歆揉了揉眼睛，張開了惺忪的雙眼。

而爸媽已早先一步下車到後車廂卸下行李。

「這就是新家嗎？」她走出車外看著眼前這間新房子。

但……這房子卻是那樣的陌生又熟悉。

「梓歆，這間新房你還喜歡嗎？」一旁的媽媽走了過來。
喜歡嗎？女孩她…喜歡嗎？

「跟奶奶以前住的房子很像」唐梓歆沒有表達喜歡與否，只是淡淡的這樣回答。

奶奶的房子，那充滿了她與老奶奶回憶中的家就，像復刻般的映入在眼簾在唐梓歆還沒上小學四年級的那個暑假……

「梓歆，爸爸跟媽媽最近可能會很忙，沒辦法照顧你，我們先帶你去奶奶家過暑假好嗎？」媽媽在鏡前邊穿戴著耳環邊說道。

「奶奶？你說的是住在鄉下的奶奶嗎？」一旁玩著洋娃娃的她放下玩具跑到了媽媽的面前。

「對啊！去奶奶那邊剛好她可以照顧你，而且你也好久沒見到奶奶了，去看一下她，陪陪她也不錯」

雖然，暑假不用在補習班渡過令唐梓歆感到慶幸，但…那個說好的約定卻還是沒能實現。

也許…他們也已經忘了自己說過，答應過了什麼吧！

以往學校每到放暑假前，班上的同學們都會討論著自己的爸媽要帶他們去哪裡玩，去哪裡吃好吃的美食，或許這樣的情形總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但是，對於唐梓歆來說卻是多麼的得來不易。

在上一年，唐梓歆的暑假就全泡在了安親班，補習班跟鋼琴班裡。

「梓歆啊！今年暑假媽媽有幫你報名了一間安親班的夏令營，一間補習班的試聽，當然還有你平常就有在上的鋼琴課，你看，這次暑假你又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了！」媽媽笑著摸摸女孩的頭。

「可是，媽媽我不想……」她搖了搖頭，做出反抗。

話都還沒說完，婦人的手機鈴聲又響了。

「是，是，好，我馬上過去」她制止了女孩說話，走到了旁邊。

隨著媽媽的手機響起，唐梓歆只好閉上了嘴，等她通完電話。

「梓歆，聽媽媽說，爸爸跟媽媽這個暑假工作會很忙，沒時間照顧你，也沒辦法帶你出去玩，所以媽媽都已經幫你找好這些補習班，這樣你就不會無聊了，下次暑假，我們一定帶你出去玩，看你要去遊樂園還是其他地方都可以」婦人放下手機，拉著女孩的手。

下次就一定會帶我出去玩嗎？我…我能相信嗎？他們的工作真的忙到連幾天都抽不出來嗎？至少一起吃個飯也好啊。

儘管腦海中浮現了種種疑問，但這些問題她一個也沒得問出口。

也許，爸媽的工作就是這麼忙吧！要不然不會看到爸爸半夜裡還坐在電腦桌前工作，媽媽從早到晚跟著爸爸來回進公司上班。

或許…這時候她該做的就是體貼點。

「嗯，我知道，爸爸媽媽工作很忙，放心，我會好好上安親班的，但是下次暑假我們一定要一起出去玩喔！打勾勾」小梓歆伸出那小小的手。

婦人看到了這幕，心裡不免感到了一陣難過和心酸，暑假原本是小孩們開心跟家人出遊的假期，但身為父母的他們卻不能陪在孩子的身邊，只能把她托在補習班，為的就是多賺點錢，給予小孩更好的環境。

婦人拉過小女孩，把她往自己的懷裡抱緊。

「下次的暑假，爸媽一定帶你出去玩」。

那時…媽媽是這樣說著，但……再隔一個暑假後仍是未能完成。

只不過，四年級的那個暑假雖然爸媽還是沒能履行一起出遊的約定，但在鄉下奶奶家度過的那個暑假卻意外成為唐梓歆童年裡最快樂也最美麗的回憶。

第二章：初相遇

「媽，這個家會是我們永遠的家嗎？」唐梓歆不知道這個地方是不是就是永久，不會再有所改變。

人或許都討厭著改變，想一直待在那個自認為最安穩的舒適圈中，而對於女孩來說，她也厭惡改變，但卻無從抵抗。

或許每個人都常陷入一個又一個身不由己的圈子裡，卻因太年輕，太青澀，或者……無能為力而只能收起衝動與輕狂，安分守己的待著。

見婦人沒多做回應，女孩也沒再繼續問下去，只是拿著相機就到外面去了。

才剛走沒幾步路，突然……

「托比，你等等我」一個男孩正追著一隻狗。

而那隻狗快速的從女孩身邊掠過，牠，好像也在追著什麼。

正當唐梓歆想繼續往前走時，一個人影迅速經過身旁。

碰的一聲，那是肩膀相撞的聲音，再下一幕，女孩已開始腳步踉蹌，一副快摔倒的樣子。

「不…不行，我現在摔下去，相機…相機會摔壞的」看著手中的相機，女孩不經聯想到。

為了不摔壞她那視為寶貝之物，唐梓歆雙手包護住它，儘管手會破皮流血。

「對不起，對不起，你…你有沒有怎麼樣？」男孩一臉緊張。

女孩看了眼前的他一眼，再將目光移到手中的相機，她不确定那不顧傷痛

所守護住的東西是否安然沒事。

「可…可以幫我看看這個有怎麼樣嗎？」女孩將手中的相機給他檢查。

頓時男孩覺得納悶，眼前的這個女孩都受傷了，第一件事卻是先關心相機而不是自己有沒有怎樣，但畢竟是他撞到別人，也不便說那麼多。

「你的相機沒事，我先扶你起來」他檢查完後，試著想扶起女孩。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起來」唐梓歆拍掉了他的手。

「對不起，要不是我撞到你，你也不會受傷」男孩盯著她四肢上的擦傷，愧疚不已。

「沒事，你不是在追狗，快去把它找回來吧！」女孩慢慢的站了起來，順勢拍掉衣服上的砂土。

看著那女孩衣服也髒了，膝蓋跟手也磨破還滲著一點鮮血，他…想對她說點什麼，卻頓時語塞。

「走囉！下次要把狗鍊解開時，狗要抓好」唐梓歆擺了擺手，一跛一跛的從他身邊走過。

「你…你等一下」男孩搭住了女孩的肩。

唐梓歆的肩先是抖了一下接著問「還有什麼事嗎？」。

「來我家擦藥吧！我家就在附近，不用走太遠」。

去你家？有沒有搞錯，我們可是互不認識的陌生人，理所當然的女孩回道。

「謝謝你的好意，這點小傷我自己就可以解決了」。

這哪是點小傷啊！兩腳的膝蓋和兩隻手上都破皮還流著血，再說正常的女孩子應該會叫著痛，但她從頭到尾都不吭一聲，是真不痛還是逞出來的？答案也許很明顯……

「說起來你也是個怪人呢！走，老實的跟我擦藥去吧！」男孩向前拉起她的手，圍在他脖子上。

「你幹嘛啊！」唐梓歆驚訝了一下，她試著想把手抽回來，但卻被眼前的這個人抵住。

「放心，我不會對你怎樣，我看起來像是壞人嗎？有看過哪個壞人長得那麼帥的嗎？」他笑著問。

嗯…不只是看起來是壞人，還可能是個自戀狂，女孩心裡這麼想著。

「喂！我可以自己走，不需要你扶我」雖然他看起來應該不算是個壞人，但對於一個陌生男子的肢體接觸讓唐梓歆感到很不習慣，想掙脫。

而男孩也感覺到女孩一直想從中把手抽走，這時他也才意識到。

「對齣，我們互不認識，嚴格說起來根本就是陌生人，這樣勾肩搭背，而且對方還是個女孩子，這麼做…不適合」

男孩立刻鬆開了手，一臉感到抱歉。

「對不起，我這麼自作主張」

「算了，你也是好意」唐梓歆搖了搖頭。

雖然女孩表明了不再在意，但空氣中還是瀰漫著一陣尷尬。

「喂！你家還有多遠到？」為了想轉移注意力，她趕緊找了個問題問。

而男孩也順利的接到她丟出的問題，開始說著他家在哪，附近有甚麼。

「我家就在前面轉角彎進去就到了，還可以嗎？再撐一下就到了」男孩一邊說著一邊放慢腳步，轉頭關心女孩的傷勢。

「嗯，我還好」唐梓歆一步步慢慢的跟在他後頭。

這還是第一次有個人這麼關心著她，而且，竟然是個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儘管傷口還疼著，但情況好像也沒這麼糟，這是個怎麼樣的心情呢？她一時也說不清楚。

「對了，我好像還沒跟你說我的名字，我叫簡曜恩」到了男孩家門口，才想起自己好像忘了自我介紹。

「嗯，你好」唐梓歆只做簡單的回應。

嗯，你好？就這樣？正常遇到這樣的情形應該也會向對方介紹一下自己吧？

簡曜恩對於眼前這個女孩的反應感到有點不解。

「怎麼了？不進去嗎？」看到男孩停下開鑰匙的手，她問道。

「沒…沒事，當然要進去」簡曜恩偷笑了一下。

還真是個有趣的人呢！有點愛逞強又有點傻氣。

而那偷笑，女孩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吧……

一開啟門的剎那。

「Surprise！生日快樂」兩個女孩拉響禮炮。

「李妍箴，譚詩涵，你們怎麼在我家？」簡曜恩為此感到驚訝。

「簡曜恩，這個女生是？」感到震驚的不只是男孩，還有李妍箴。

而唐梓歆更是搞不清楚現在是什麼情形了。

「我剛剛為了追拖比撞到她，害她受傷，所以想說帶她來家裡擦藥」

「喔～原…原來是這樣，我想說要是你的朋友我們應該都認識，對吧！詩涵」李妍箴輕輕撞了譚詩涵一下，眼睛不時眨了眨。

「嗯！是說，她叫什麼名字？」譚詩涵只是淡淡回應就把話鋒轉到唐梓歆身上。

「這…你得問她，剛剛我跟她自我介紹時她不跟我說」簡曜恩指著女孩調皮的笑著。

「我哪有不跟你說，你又沒問我」唐梓歆沒好氣的說。

「誰叫某人太笨了，沒發覺到要介紹自己」男孩邊從櫃子拿出醫藥箱一邊說道。

「你……」女孩惡狠狠的盯著他的後腦勺。

同學，難道你忘了是誰害她摔成這副慘樣的嗎？

「喂！我開玩笑的，別用那種眼神盯著我看，我會怕，你看，這不是要幫你擦藥了嗎？」簡曜恩拿著藥箱走到她面前。

一旁的譚詩涵拉了拉女孩的衣角問著「所以，你叫什麼名字？」

李妍箴也湊了上來說「對啊！這個才是重點，不用管那個白目的人了」

眼前的兩個女孩全靠了過來，令唐梓歆感到很不自在。

以往，她與同學們的交情也就僅於點頭之交，或許是因常轉學的問題，她總告訴自己不用放太多感情在交朋友上，反正，也不知道何時又要離開。

「我…我」唐梓歆支支吾吾，一時不知道該說什麼。

「喂！你們也靠太近了吧！你看她都被你們嚇得話都說不好了」見女孩那副緊張的模樣，簡曜恩出聲幫忙緩頰。

聽了男孩的話後譚詩涵放開了唐梓歆的衣角，不好意思的說「對不起，我太激動了，因為我真的想認識你嘛！」

在一旁的李妍箴也搔了搔頭笑道「是呀！真的太好奇了，才沒注意到距離，但我也是真的想跟你交朋友」

她們說要跟我做朋友？我有聽錯嗎？

這樣的情形，她們那真摯的話語，讓唐梓歆感到很不可思議，但更多的是喜悅。

「我…我叫唐梓歆」腦子想的早已跟不上嘴裡說出的了。

「原來你叫唐梓歆啊！我可以叫你唐唐嗎？」譚詩涵突然握著女孩的手。

她被這突然起來的舉動嚇了一跳，頓時縮了一下。

「別在意，她就是這樣，對人特別親切，你看她笑的多開心，表示她很喜歡你的」李妍箴拍了拍女孩的肩笑著說。

「李小妍，你跟唐唐說了我什麼？」譚詩涵像裝了雷達似的，一下就偵測到有人說了她什麼。

「說你笑的像個傻子」李妍箴話一說完就準備往旁邊跑。

「李小妍，你死定了！」譚詩涵也追了上去。

此刻，唐梓歆突然有一個想法。

「要是能跟她們同一個學校一定會很好玩」

這麼想著時，簡曜恩突然靠了過來。

「坐下吧！幫你擦藥」

對了！只顧著說話，都忘了來這裡的目的了。

「你是新搬來的吧！知道會上哪一所高中嗎？」男孩開始拿棉棒消毒。

「嘶~好…好像是景銘高中吧！」唐梓歆邊說邊捏起衣角。

「這麼剛好，我們也是讀景銘，那說不定我們還會同班呢！」

「嗯！也…也許吧」女孩因為太痛了！只做簡單的回應，只是，在男孩說出他們也是讀同所高中時，她…感到有點開心與幸運，因為，有他們在的校園，一定會很有趣。

「我說你呀！會痛要記得叫出來，不然……」簡曜恩突然放慢語速。

「不然怎樣？」唐梓歆接著問。

「不然我會當作你不會痛弄得更大力」他拿出了下一支棉棒準備繼續消毒。

女孩瞬間把腿縮了回來。

「我不要讓你用了！剩下的我請她們幫我」她指著旁邊還在奔跑的兩個人。

「算了吧！她們現在還不會結束，還是讓我來吧！」簡曜恩賊笑了一下。

「我不要，你一定會故意用很大力」唐梓歆拼命搖著頭，把腿抱的更緊。

「傻瓜，那是騙你的，不這樣說，誰知道你的衣服會不會被你拉破」

女孩往下看了自己的衣角，充滿了剛才捏出的皺褶，原來……他都看到了。

「第一次看到這麼愛逞強的人，要是她們兩個，早就一個唉唉叫，一個用她的無影腳把我這張帥臉踢爛了」男孩邊說著邊把唐梓歆的腳拉回來繼續上藥。

「嘶~好痛」她眯著眼。

「說出來就對了！有沒有比較不痛啊？」他笑著。

「你真的很壞耶！我痛著，你笑著」女孩啞咕了一下。

「好嘛！為了補償你，等等請你吃蛋糕」

蛋糕？什麼蛋糕？啊！對了！剛剛李妍箴跟譚詩涵好像說了什麼生日快樂，難道…今天是？

「今天是你生日嗎？」唐梓歆立刻推測出來。

「是啊！今天我生日，喏！剛剛幫你擦乾淨了！」他將相機拿給了女孩。

「謝謝你，還有…生…生日快樂」我們現在應該也算朋友了，對他說聲，生日快樂應該是對的吧！

而簡曜恩先是楞了一下，又笑著說「謝啦！你…真的很好玩」

很好玩？什麼意思啊？唐梓歆完全不懂他的意思，但……應該也不是很重要。

「喂！那邊那兩個，生日派對要開始了！你們的恩怨等等再解決」男孩拍了拍手，叫著那還在跑著的兩人。

「別以為這就結束了，李小妍」譚詩涵氣喘吁吁的說著。

「哼！我隨時奉陪」李妍箴也插著腰喘氣著。

這兩個人，真的像小孩一樣的天真呢！

想著想著，唐梓歆忍不住笑了出來。

「你笑什麼？」那兩個女孩異口同聲的問。

「沒…沒有，不是要吃蛋糕嗎？」她搖搖頭，指著蛋糕，轉移她們的焦點。

「對了！簡小曜，你可要多吃一點喔！這可是我特別請師傅為你量身訂做，你一定會喜歡」譚詩涵自信滿滿。

「是嗎…你不會給我偷放什麼有的沒有的吧！」簡曜恩狐疑的看著她。

「怎……怎麼會呢？我們家詩涵這麼乖，你說她怎麼會做這種事對吧？」李妍箴幫腔說道。

「是啊！我譚詩涵可…可是乖寶寶呢！你不用擔心，快點打開蛋糕吧！」譚詩涵拉著李妍箴的手說。

「誰知道你們又會給我搞甚麼鬼啊？」儘管簡曜恩一副不太相信的樣子，但手還是準備打開眼前的蛋糕。

「唐唐，唐唐，你站過來我們這邊，快點！」譚詩涵小聲的叫著女孩。

雖然不知道為何她們突然神秘起來，李妍箴也在一旁要笑又不能笑的樣子，但女孩還是馬上聽她們所說的話，站了過去。

簡曜恩一打開蛋糕盒，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男孩拿著一顆籃球的模樣。

這…蛋糕做的還蠻用心的呢！男孩心裡這麼想著。

「簡小曜，你可以再湊近一點看，蛋糕上面有小彩蛋」譚詩涵指示著。

「彩蛋？哪裡啊？」男孩再拉近距離看。

「唉呀！要再近一點你才看得到」譚詩涵繼續說著，而一旁的李妍箴已抱著肚子無聲的笑起來了。

「詩涵，妍箴，這是？」唐梓歆完全看得一頭霧水。

「噓！等等你就知道了！」譚詩涵邪惡的笑著。

「簡小曜，你到底看到了沒？」在問的同時，譚詩涵跟李妍箴慢慢的向前，然後，兩個人的手往他的頭上一啪……

「我什麼都……啊~譚詩涵，你們在幹什麼啊！」簡曜恩頓時大叫。

這下男孩的臉上全是蛋糕上的鮮奶油了。

「噗哈哈~簡曜恩，你怎麼沒了眼睛，鼻子，嘴巴了！」兩個女孩笑的蹲在地上。

女孩也在一旁哈哈大笑了起來，笑得連眼淚的出來了。

她……好像從沒這麼開心的笑過。

「好啊！竟敢這樣對我，你們死定了！」這次，換簡曜恩追著那兩人跑了。

看著這幕幕有趣的畫面，唐梓歆拿起了相機一個個快門不斷。

「唐梓歆，你還拍，你也成為共犯了！」見男孩手上沾滿著鮮奶油迎面而來，女孩也跟著放下相機跑了起來。

三個人前後跑了十幾圈，終於有人先喊停了。

「我…我們先暫停，我再也跑不動了！」李妍箴累趴在地上。

「我…我投降，簡小曜你放過我吧！」譚詩涵停下腳步，對簡曜恩搓著手做出求饒。

「好吧！那我就……」男孩慢慢走近，快速的將充滿奶油的手沾在她們兩人的臉上。

「簡曜恩！你很壞耶！」兩個女孩又異口同聲的說著。

「你們真的很有默契耶！」簡曜恩把手各放在她們的頭上搔亂。

看著這樣的他們，唐梓歆又笑了。

「喂！我們，來拍張照做個紀念吧！」她帶著相機向前走去。

在此刻，不知道為什麼，女孩特別想用一聲聲的快門，記錄下在這瞬間所發生的任何事物。

這……也是第一張，她與「好朋友們」的美好回憶。

那相遇，那記憶，那感動，將在一次次喀嚓聲，永遠留在他們的心中。

第三章：花之名

終於，來到轉入新學校的那一天，以前，「轉學」這個詞對唐梓歆來說就是換個新環境，裡面充斥各個新面孔，就只是這樣而已，真要說有什麼情緒變

化，應該是發生在第一次小學的轉學……

「梓歆，抱歉，今天媽媽臨時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要開，不能陪你走進學校裡了！教務處知道在哪裡吧？去到教務處後那邊的老師就會帶你去新班級裡了」婦人將車子停在校門口，邊叮囑著女孩。

「嗯，我知道，那媽媽我走了」小女孩背好書包下了車。

當她把車門關上後，就看著媽媽的車快速的往遠方開去，一下就不見蹤影了。

「看來媽媽是真的很趕時間呢！」唐梓歆自言自語著。

「沒關係，找教務處這麼簡單的事我應該能做的到，昨天也有看過地圖了，應該可以順利找到」她一副信心十足。

就這樣，一個背著紅色書包的女孩來來回回穿梭在新校園好幾次，原本慢慢走的步伐也隨之變快。

「奇…奇怪，我走錯地方了嗎？這裡應該是教務處，怎麼變成音樂教室了！」唐梓歆抬頭看了看教室的牌子再對照地圖。

不趕快找到教務處，大家就要開始上課了，她看著那指針快指向八的手錶。

女孩繼續繞著校園，期盼著快點找到教務處。

「這…這次怎麼又變成自然教室了！我明明就照著地圖的指示走啊！」第二次的挫敗讓她不禁慌張了起來。

如果……如果媽媽有陪著我一起進來學校，我就…我就不會迷路了！唐梓歆的心中這麼想著。

當女孩再看了手上的手錶，指針已顯示八點整，鐘聲也響起了。

這時的她，蹲下來，著急的哭了出來，她不想哭的，她也知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但眼淚卻不停的從眼角流下。

「媽媽，如果媽媽陪著我就不會迷路了！我好想要媽媽陪我進學校」她邊哭著邊望了望四周無人的走廊。

或許，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所說的話看似幼稚又有點無厘頭，但，卻真真切切是她最佳的心情寫照，也是那年女孩最想對急於去開會的母親所說的話。

但今天對於來到新學校，唐梓歆沒有了小學那時的害怕跟恐懼，也沒有國中轉學時的那種無感跟冷淡，反而，多了許多的開心跟喜悅，因為，她知道，未來她不再是一個人了，在那裡，有他們。

「今天，我們班來了個新同學，進來吧！」老師對著門外的女孩說道。

唐梓歆拉緊了書包帶，大步的走進教室裡。

「大家好，我叫唐梓歆，請你們多多指教」等待彎腰鞠躬後，一抬頭她嘴角不禁揚起了笑容。

那個笑代表著自信，更代表了無盡的歡喜……

一下課後，譚詩涵馬上坐到女孩面前，激動握著她的手說「唐唐，實在是太棒了！我們同班，同班耶！」

「我說你呀！梓歆的手都快被你扯斷了」李妍箴將兩個女孩的手分開。

「你幹嘛呀！李小妍，幹嘛把我們的手分開，唐唐跟我們同班，你不開心嗎？」譚詩涵再度握住女孩的手，笑瞇瞇的看著她。

「誰…誰說我不開心了，我可是超開心的喔！」李妍箴抱住了唐梓歆的腰。

「喂！有這麼誇張嗎？竟然抱成一團」一旁的簡曜恩走了過來。

「你也跟我同班啊！」唐梓歆有點驚訝的問道。

「難道你，不歡迎我嗎？嗚…真傷心，虧我還替你擦藥」他作勢擦了擦眼角。

「我…我沒有不歡迎你啊！反而…反而很高興跟你們同班，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女孩大聲的說出自己的感受。

頓時，大家先沉默了一下，然後開始大笑。

「唐唐，你真的很可愛耶！」譚詩涵摸了摸她的頭。

「唐梓歆，我果然沒看錯，你真的很有趣」簡曜恩微笑著。

「你們在笑什麼啦！我說錯什麼了嗎？」而唐梓歆臉上一堆問號，完全搞不懂他們笑的原因。

「梓歆，你沒說錯，歡迎你加入我們三人幫，喔不對，現在要改成四人幫啦！請多指教」李妍箴朝她伸出手來。

這是一種結盟的握手嗎？雖然不懂什麼四人幫，但這意思應該是我已經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了對吧？女孩這麼想著。

「嗯！請隊長多多指教」她回握了手。

此刻，四個人笑了起來，那笑容就像花開一樣的燦爛美麗。

再那之後的下一堂課，一位美術老師走進了教室。

「同學，今天要上的是素描，先兩兩一組把桌子合併在一起」

美術課？素描？可是…我不知道要跟誰，也沒有帶素描的用具耶！真傷腦筋。

正當唐梓歆心裡焦急的東張西望時，突然有個人叫住她。

「唐梓歆，別找了，你的Partner是我」簡曜恩把桌子靠到她的旁邊。

「可是…我都還沒」話都還沒說完就有兩個女生走過來。

「那個……簡曜恩你有組了嗎？沒組的話可以……」她們看起來有點羞怯。

「抱歉，我有組囉！就是她」簡曜恩把手指向唐梓歆。

「喔…這…這樣啊！」那兩個女生明顯的看了她一眼就快速的離開了。

「簡曜恩，你…很受歡迎嗎？」看到剛剛那種情形讓唐梓歆不禁這樣猜想。

「看不出來嗎？」他自以為帥氣的順了順頭髮。

女孩再仔細端看眼前的這個人，簡曜恩確實有張五官立體的臉，整體看起來是個白白淨淨的男生，笑起來嘴角總掛著兩個酒窩，身材也算高挑，這的確是女生眼中的理想對象，但這種人……

看著他一副準備被稱讚的模樣讓唐梓歆覺得，這種人……絕對不能誇他。

「不知道耶！你覺得是就是吧！」女孩故意淡淡的回道。

「唐梓歆，你真是太沒有審美感了！」他搖著頭嘆氣。

誰知道如果誇你，你會得意的多忘形呢？所以，就先保留著吧！唐梓歆是這麼想著。

「同學，都找好組了吧！老師先說一下今天要素描的題目，請各組的兩個人互相畫對方，但不是畫彼此的臉，而是……」老師轉向黑板寫了字。

他只寫了一個字「花」

花？這個是什麼意思？台下的同學都議論紛紛。

「大家應該都知道每種花都有自己的花語，什麼樣的花可以代表那個人的個性或給人的感覺，但這些也可能是很片面的，所以，老師要你們畫得是，你了解過那個人後，你認為什麼花最能代表他，這也是一個可以認識自己，也認識別人眼中的自己的機會，了解後你們就可以開始作畫了」

什麼樣的花嗎？簡曜恩是怎麼樣的花？或者說，他是什麼樣的人？老實說……我不知道，唐梓歆盯著男孩思考著。

「幹嘛？我知道我長得好看，但你也不用一直盯著我，快畫你的畫吧！我很期待你會把我畫得多帥喔！」簡曜恩對著他微笑。

這人到底是多自戀啊…如果可以，唐梓歆真想先翻一記白眼。

「我說，簡曜恩，我也不是對你很了解，我覺得我可能畫不出來」女孩拿

著畫筆在紙上點啊點。

「笨蛋，你也太沒自信了吧！都還沒想就說自己做不到，你不是很喜歡拍照，用你拍照時的觀察力來畫畫應該也通吧！」他是這樣說著。

「可是……這兩個應該是不同的東西吧！」女孩在桌上趴了下來。

「攝影跟畫畫用的都是眼睛觀察，你再好好想想吧！」這時，簡曜恩已經開始要動筆了。

動作那麼快？他都想好了嗎？再說，為什麼他講這些話好像瞬間成為指導老師了？不行，我也要趕快想了。

女孩振作了起來，開始回想關於簡曜恩的事。

三節課很快的過去，終於到了揭曉的時刻。

「好了！請各組交換畫紙給對方看看」老師在台上用麥克風說。

「真的好好奇喔！不知道這個人把我畫得怎樣，真的不需要太漂亮，至少能看就好了」唐梓歆這麼暗想著。

當女孩把畫紙翻過來時，心裡一陣欣喜與激動。

這……這個是，好…好美喔！是玫瑰花，但，是一朵帶刺的玫瑰。

而下面的創作理念寫著：

「花是弱小的，淳樸的，他們總是用自己的方式保護自己，以為有了刺就可以顯出自己的厲害」——小王子

唐梓歆感到訝異的是，原來簡曜恩的繪畫天份竟然意外的好。

還有，原來，他是這樣看她的，雖然不懂這幅畫的含義，但翻開畫那一剎那，心，好像悸動了一下，卻不知道是為什麼而悸動。

「我說，唐梓歆，你還是當攝影師好了！你好像沒有當畫家的天份」簡曜恩指著那朵不像向日葵的花。

「好啦！我知道我畫的很爛，你不喜歡可以還給我」一想到那朵像小學生畫得向日葵女孩不好意思的低著頭，伸出手想把男孩手上的畫紙拿回來銷毀。

「欸？你想幹嘛？誰說我不要了！我一定~會好好保存的」他笑的很白目。而那張畫的創作概念寫著：

「就像向日葵般總迎著太陽，面對任何事物都具有一顆開朗，明亮的心」。

「唐梓歆，理念寫得還不錯嘛！」簡曜恩邊看著邊說。

在那同時，男孩也揚起一抹淡淡的微笑，只是，他故意用紙遮住不讓女孩看到。

「彼此彼此，文辭造詣我還是有的，只差……只差你一點美術天份」說著

說著唐梓歆都感到有點心虛了，真要比，他們之間是天差地遠，一個像是小孩隨意的亂塗鴉，另一個根本就是美術生的等級了，雖然唐梓歆知道這是事實，但總不能把自己說的太差嘛！

「你覺得是就是囉！」簡曜恩把手背在腦後，故意學剛才女孩對他說的話。

這個人，真的是……很故意，但，看在那朵玫瑰畫得那麼美的份上，就不跟他計較了。

唐梓歆把話鋒轉到「簡曜恩，你應該去當畫家的」她是認真這麼覺得。

「不要，當畫家以後可能賺不了錢，再說，那…也不是我所熱愛的東西，現在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男孩回道。

我有看錯嗎？剛剛簡曜恩好像有一瞬間露出了女孩從沒看過的表情，那神情很不像平常總笑臉迎人的他，是那樣的冷漠，冷淡到有點……陌生，但他很快又揚起了笑容，恢復女孩所認識的那個簡曜恩。

唐梓歆雖然意識到了這點，但卻沒再過問，或許，是她想太多了吧！

而這股奇怪的氣氛隨著譚詩涵跟李妍箴的到來，一下就煙消雲散了。

「唐唐，你看，李小妍很符合這種花對吧？」譚詩涵興奮的指著她手上的畫。

「是連翹花」唐梓歆看了看那幅畫回著。

「唐唐，你也知道連翹花是嗎？」聽到女孩正確回答出花名，譚詩涵像是找到了知己般開心。

「嗯！我知道」她點了點頭。

她怎麼會不知道呢？那可是個屬於她和奶奶的回憶之花。

「為什麼說妍箴是連翹花？」女孩提出了疑問。

譚詩涵看了李妍箴一眼接著說。

「其實，李小妍以前就像連翹花一樣，總是在舞台上旋轉飛舞，但，現在這個連翹花卻已經不再轉動了……」譚詩涵落寞的低下頭看著畫紙說道。

一旁的李妍箴勾住譚詩涵的脖子，笑著說「說什麼呢？跳…跳舞現在已經不是我熱愛的東西了！我現在反而更…更喜歡跟你一起練琴啊！你看我現在多有氣質啊！」

她朝大家撥了撥頭髮，眨了眨眼。

或許，女孩不曾參與過他們的過去，不了解之前所發生的種種，但，此刻，不用任何言語，她也能清楚知道，那個笑絕對不是發自內心的笑，也因這件事讓她更確定，簡曜恩那回絕對也不是她想多了，他們兩人一定有什麼事，只是，初來乍到的她還不得而知罷了。

也許，被畫出來代表你的那朵花，可能是最真實的你，可能是假象的你，可能是你想成為的那個自己，也可能是另一面所未知的你，但，不管是從別人的角度，還是自己心之所想，那，都是每一個你。

而屬於女孩的那個花名是什麼？屬於那四人幫的花名是什麼？也許，她與他們都還沒有答案。

也許，正等著他們去找尋……

第四章：被收進口袋的那些夢想和言語

「各位同學，注意一下我這邊，學校已經開始可以重新選社團了！如果你們想換社團的可以更改，最近也有新社團成立，相關資訊會張貼在後面佈告欄」班長在台上公佈著。

「欸欸，聽說了嗎？學校新增了好多新社團耶！要不要找機會去看看？」

「好啊！好啊！我也想換個新地方，現在待的社團好無聊哦！」

「聽說還有占卜社耶！」

「真的嗎？感覺占卜一定很好玩」

教室裡充斥著各個同學的說話聲，他們好像都極其興奮的討論著。

而對於唐梓歆來說，學校突然有了那麼多的社團是件很新鮮的事，讓她對每個社團都躍躍欲試，但，如果真要選一個，「攝影」一定是不二選擇，不知道這所學校有沒有攝影社？

她忍不住問了坐在斜前方的李妍箴「妍箴，學校有沒有攝影社啊？」

「攝影社…嗯…啊！我想起來了，之前好像有拿過攝影社的傳單，那個好像是學校新增設的社團之一，怎麼？我們梓歆想參加攝影社嗎？」李妍箴一臉好奇。

「嗯！我想加入，忘了嗎？我很喜歡攝影的，我書包裡還裝了一台單眼呢！」女孩拍了拍書包。

「那我等等陪你過去看看，我們梓歆選什麼我一律支持」李妍箴做出加油手勢。

「妍箴，謝啦！」唐梓歆趁著大家都還在紛鬧中對她比了個小愛心。

最近的她，變得比以往都還來的活潑淘氣，情緒也不再總是壓抑住，她想，也許，是因為認識了這群好朋友的关系，每天的她，都充滿著快樂。

女孩總想著「一直不能擁有而忽然擁有了，才會快樂，如果一直擁有，還會察覺到這樣的快樂嗎？」

如果，她提前擁有了那些她所沒有的，而現在擁有後的她，還會如此快樂嗎？。

雖然，那份快樂在大家眼裡可能微小，又或者理所當然。

但，對唐梓歆而言，就像張曼娟書中所說到的「只是微小的快樂，便足以支撐這龐大荒涼的人生」

或許，在這還青春的年紀裡把人生形容成龐大荒涼可能太言重了點。

不過，女孩始終相信，即使是這微小的快樂，也能成為她面對任何困難時最大的後盾。

「妍箴，你是什麼社團的啊？」女孩跟在李妍箴旁邊一同前往攝影社。

「我跟譚小涵都是音樂社的，學的是鋼琴，會不敢置信嗎？我這麼男子氣的女生竟然學鋼琴，搭在譚小涵身上還比較適合吧？」她苦笑著問。

「怎…怎麼會呢？我覺得你也很適合彈鋼琴的」唐梓歆試著想給她更多的肯定。

「但是…我沒有像小涵那樣的音樂天賦，也沒有像你對攝影的熱愛……現在想想，我好像什麼都沒能擁有」李妍箴喪著臉看往經過的風景。

「妍箴……」女孩頓時不知道該對她說些什麼，想安慰，卻覺得可能幫不上忙。

「對了，忘了跟你說，簡曜恩他是籃球隊的，而且還是隊長呢！不敢相信吧！那小子那副調皮樣也能當隊長」

或許想緩和氣氛，李妍箴將話題帶到簡曜恩身上。

「你別看他平常對我們都一副白目樣，其實，他很受女生歡迎的，每次社團課總有很多女生圍在籃球場看他打球，搞得好像全校女生都喜歡他了」雖然，她一副沒好氣的說著，但眼神卻是充滿著笑意。

此時，不知道為何有一個想法，那就是……

「那妍箴呢？你也是其中一個嗎？」唐梓歆打斷還在說話的她。

因為剛剛那個眼神，還有那時不時揚起的嘴角。

「我？怎…怎麼可能，我跟他可是從國中就同校到現在了！要喜歡早就喜歡了，不可能，不可能的」她猛搖頭否認，但殊不知有些生理反應是騙不了人的。

例如……她那瞬間漲紅的臉頰。

還真是第一次看到個性直率的李妍箴也有這麼少女的一面，讓唐梓歆不禁噗滋笑了出來。

「你…你笑什麼啊？」她插著腰問。

「咳哈哈，沒…沒什麼」雖然回著沒什麼，但女孩還是繼續笑著。

「你…你再笑就不帶你去攝影社了」李妍箴沒辦法只好做出了威脅。
聽到自己去不了攝影社，唐梓歆立刻止住了笑意。

「我不笑了，客官大人你繼續為小女子帶路吧！」女孩將自己的嘴拉上拉鍊。

「小女子可要跟好了！」李妍箴也順應前面所用的古裝名稱笑著說。
太好了！終於可以一睹攝影社的面貌了……女孩心裡一陣欣喜。

而攝影社的真面貌是……。

「想參加攝影社的同學需事先拍一張作品繳交至本社，作品內容以「沉默的愛」為主題發想，待評比後會公佈入社社員名單，敬請踴躍參加」李妍箴將看板的公告仔細的唸了出來。

「不就是個社團嗎？為什麼還要比賽啊？不是都採自由參加？」她接續問道。

「可能這是新社團，大家都會搶著要，所以用這樣篩選人選吧！」女孩這樣猜測著。

「那，梓歆，你對那個什麼沉默的愛有什麼靈感嗎？」李妍箴問著正在仔細觀摩別人作品的。

沉默的愛指的是什麼樣的愛？對象又是指誰呢？一時之間，她也不知道。
唐梓歆苦笑地搖了搖頭。

「也是，這種題日本來就不好聯想」李妍箴也跟著她苦笑了一下。

「妍箴，你覺得我能順利進入攝影社嗎？」女孩手摸著那掛在牆上的優秀作品。

「當…當然可以啊！你可是我李妍箴的好朋友，我的朋友都可優秀了！你看，譚小涵會彈琴，還厲害到比賽得名，簡曜恩也不差，不但籃球很厲害還是隊長，愛慕他的女生也一堆，所以，你要相信，身為我朋友的你絕對也很優秀的」她搭住唐梓歆的肩，眼神極其真摯。

此刻，儘管心中充滿著感動，唐梓歆只是用力點了點頭。

因為，再多的言語也無法說出所有的動容。

加油吧！唐梓歆，你一定能做到的，不論之後會遇到什麼問題。

她心中這麼喊著。

那天，陪唐梓歆去完攝影社後，李妍箴經過了舞蹈社，她在那停了下來。

「一二三四五六，轉圈，二二三四五六，交叉換隊形」舞蹈社的學姐喊著口號。

每次，經過這裡，李妍箴總會停下腳步，在門旁看著他們練習一陣子再離開。

或許，在她心裡深處還藏著舞蹈，但每次朋友問起。

「妍箴，你真的不跳舞了嗎？」

她也只是微笑帶過。

譚詩涵也曾跟她提起很多次，她也只是回道「跳舞又不是跳一生的，現在我也有其他喜歡的東西了，換個興趣也不錯啊！」

或許，她不是不喜歡跳舞了！而是不能再喜歡跳舞了。

但，明明這麼告訴著自己，卻還是不能把腳步移開。

她那曾把跳舞當作夢想的想法就像被收進了口袋的漂亮糖果紙，該丟掉卻又捨不得丟掉。

而唐梓歆與李妍箴分開後，她走在回家路上。

突然，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身影躲在路上像在偷看著什麼。

女孩一步步接近，想嚇那鬼鬼祟祟的男孩。

「簡曜恩，你躲在這裡看……」話還沒說完，唐梓歆就被拉到旁邊，嘴還被他趕緊摀住。

頓時，他們之間的距離不到五公分，女孩能清楚的感受到那心跳的聲音。

是他的？還是她的呢？

「噓！先不要說話」簡曜恩四處望了望，像在查看什麼？

「你…你先放開我」那近到不能在近的距離，還有被摀住喘不過氣的感覺令女孩感到很難受。

「抱……抱歉」男孩這才鬆開了手。

「你躲在這邊在偷看什麼？那邊有什麼東西嗎？」唐梓歆探頭往旁邊看。結果，轉角處什麼都沒有，唯獨一間麵攤。

「什麼嘛！就是間麵攤，我還以為你在看什麼呢！」她顯得有點失望。

「對…對啊，就是間小麵攤，走…走吧！」簡曜恩一副匆匆想離開的樣子。

唐梓歆一直覺得今天的簡曜恩很不對勁，一下露出奇怪的表情，一下又像做壞事被抓到的驚恐，這其中必定有問題。

「喂！我覺得你今天很奇怪，是不是發生什麼事了？」她提起勇氣問。

簡曜恩先是楞了一下，又笑著說「唐梓歆，你的雷達偵測總在很奇特的點上特別準確耶！但正常的情況就不行了」

「什…什麼意思？我完全聽不懂你說的話了」女孩頭上充滿一堆問號。

「你不用懂也沒關係，走吧！回去了」他在轉身前又望了那個轉角一眼。唐梓歆隨後跟了上去。

雖然，簡曜恩嘴上說著沒事，但，感覺又不是這麼簡單而已。

肯定還有著一些沒說出口的話。

第五章：沉默的愛

所謂沉默的愛到底是什麼？該怎麼拍攝才能確切的表達出其中的情感？

唐梓歆在下課時翻著各種有關攝影的雜誌跟書籍，但，還是毫無頭緒。

「你看起來很煩惱喔！」簡曜恩拉了張椅子坐在她面前。

「對，我很很煩惱，煩惱到快爆炸了！攝影社的交作品時間快到了，但現在我還是沒有任何靈感」女孩抱著頭，趴在桌子上。

「你說，是不是要多用點什麼拍照技巧，我的作品才能被看到，你看，雜誌上面感覺每張攝影圖都用了很多不同的拍照手法」唐梓歆隨意翻了幾頁給男孩看。

「嗯…的確，一張好的照片需要使用到的手法確實是蠻多的」他點了點頭。

「對吧！你再看我拍的」女孩從書包拿出幾張之前她拍的照片。

簡曜恩看了看照片，又對比雜誌上的圖片。

「是不是……層次差蠻多的？」她問著仔細對比的男孩。

「說有落差是一定的，畢竟你也不是受過專業訓練的那種攝影師，但我覺得，有時候拍照就是種記錄生活的方式，不需要太多的技巧堆疊，隨意照著自己的方式拍出來的照片，或許才是張有溫度的相片」簡曜恩是這麼回道。

等等，他的話怎麼覺得似曾相似？

我…我想起來了！奶奶好像也曾說過類似的話。

「奶奶，我要怎麼樣才能像你一樣拍很多很棒的照片啊？」坐在老奶奶腿上的小女孩問。

「梓歆啊！你聽奶奶說，拍照就是種記錄生活的方式，不管你拍得好或壞，只要用你自己的方式拍出來的照片，就是好照片」老婦人笑著摸了摸小女孩的頭。

聽到了這番話，不禁又讓女孩想起了奶奶。

「喂！唐梓歆，你有聽到我說的話嗎？」簡曜恩朝她揮了揮手。

「嗯？我有在聽，只是…突然想起了一個懷念的人罷了」她回道。

也許，現在的她，還不是很懂得這些話的意義。

但，她想試著用自己的方式，拍出那一張張的照片，因為，那才是有著唐梓歆風格的作品。

「謝謝你啊！簡曜恩，你幫了我一個大忙」不知道是從何升起的信心，唐梓歆突然開心的握住他的手。

「唐…唐梓歆，我知道我長得很帥，但你也不要趁機吃我豆腐嘛！」簡曜恩先一愣，又開始故意的說。

「對…對不起，我太開心了嘛！」意識到自己的誇張行為，女孩趕緊縮回手。

「其實，你可以繼續握著，我不介意」男孩挑著眉。

「我說，簡曜恩，你真的很自戀耶！」她無奈的搖著頭。

「我說，唐梓歆，你真的很好玩耶！」他也學著搖頭說道。

這時，她和他都忍不住噗嗤了一笑。

也許，他們都因為著彼此，變得比以往更愛笑了吧！而且，是發自內心的笑著。

在一旁的李妍箴跟譚詩涵也剛好看到了這幕。

「李小妍，你有沒有覺得他們最近好像特別好啊？」譚詩涵故意問著。

「是嗎？可…可能吧！」李妍箴淡淡的說。

雖然，聽這語氣跟平常沒什麼不一樣，但譚詩涵很明顯的看到，李妍箴的表情垂著，還一直盯著他們那邊看去。

「李小妍，你真的不打算跟簡曜恩說嗎？」譚詩涵再繼續問下去。

「嗯！現在這樣就很好了，我一直都知道，對他來說我就只是他的朋友而已，再說，我很喜歡也很珍惜梓歆這個朋友，我不想因為這樣，變得跟梓歆成為敵人，也許，什麼都不要做，什麼都不要改變才是最好的」她望著前方的兩人接著說。

「如果你是真那麼想，也不會感到後悔，就這麼做吧！但，有件事我覺得你不該因此放棄」

「什麼事？」聽到這裡，李妍箴把目光移到了她身上。

「跳舞」譚詩涵再次提到了這個詞。

李妍箴沒繼續接話，而是開始沉默。

「時間都過了這麼久了，為什麼你還是要把錯全往自己身上推呢？這或許不是……」

「不，全都是我的錯，如果當時我能再小心一點，就不會……就不會發生那樣的事了！」李妍箴捏緊了拳頭。

關於那段過往，是李妍箴最後悔，也最悲傷的一段回憶。

那天，是李妍箴他們舞蹈社比賽的大日子，所有的團員都是下足苦心準備著這場比賽。

「各位，聽好了！之前做得所有努力就是在等這次的比賽，我們要把最好的一面都呈現給台下的評審跟觀眾，來，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身為隊長的李妍箴對著團員做最後的打氣。

加油吧！台上的各位，只要這次演出成功，我們就是冠軍了！李妍箴在上台前這麼默想著。

「妍箴，我們一定能拿到冠軍的，相信等等我們的配合一定能驚豔全場」一位女團員拍拍她的肩，微笑著。

是啊！我們一定能成功的，一定可以的。

那位女孩的話像是一劑強心針，讓李妍箴瞬間充滿信心。

而前段的表演如大家預期的非常順利，但，卻還不能因此鬆懈，接下來才是重頭戲，李妍箴要支撐著另一個團員，讓她做一個前翻身。

以往的練習都非常成功，但在那天……

台下先是一陣尖叫，但尖叫的卻不是表演的精彩，每個人的臉上都蒙上的驚恐。

台上的所有團員也停下了動作，衝去扶住那位女同學。

而李妍箴卻站在原地動也動不了，她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怎……怎麼會？為什麼？是我的錯嗎？是不是因為我沒做好支撐的關係，她……她才會……

對，是我，一定是我的錯，一定是我沒扶好她。

是我，是我搞砸了整場比賽，是我害自己的團員受傷的。

頓時，李妍箴的腦海出現好多聲音，這些聲音都告訴著她。

「對，就是你，是你毀了比賽的，是你害別人受傷的，是你害所有人拿不到冠軍」

她癱軟了腳，跪坐在舞台上。

「妍箴，我們一定能拿到冠軍的，相信等等我們的配合一定能驚豔全場」

「各位，聽好了！之前做得所有努力就是在等這次的比賽，我們要把最好的一面都呈現給台下的評審跟觀眾，來，一二三，加油，加油，加油」

人流來來往往，卻只有她的時間好像還靜止不動般。

此時，舞台明明是離她那麼的近，卻又是那麼的遙遠，遙遠到……她再也觸及不了。

「後面的那個人，要支撐好你前面的那個同學喔！不然你同學一定會跌個狗吃屎」舞蹈社的學姐盯著那兩個準備前翻的社員們。

又……又是這種畫面……

不料經過舞蹈社的李妍箴即將目睹那對她來說最恐懼的情況。
她後退了幾步，想轉身離開。

「喔！李妍箴你踩到我了！」是一個熟悉的男生聲音。

「簡…簡曜恩」李妍箴臉色是一陣蒼白。

「你怎麼了？是看到鬼嗎？臉色那麼難看」

「沒…沒有啊！我……我有事要先走了」她匆匆想離開。

「你先等等」男孩拉住他的手。

「幹…幹嘛啊？」李妍箴盯著那隻被他拉著的手。

這還是第一次跟他有這麼近的互動。

她不禁停下腳步，聽他想說些什麼。

而簡曜恩這時想的是……這次的任務一定要成功。

「我有話要跟你說，你先來這坐下來」他找了個隱密的地方。

「喔…喔好」總是個性大咧咧像男孩子的李妍箴好像只會在面對他的時候才變得像個女孩。

一旁的譚詩涵和唐梓歆在門外偷看著，她們希望這次的計畫能順利達成。

「簡曜恩，就看你了！」譚詩涵把一切堵在他身上。

「是說，詩涵，為什麼是派簡曜恩，不是我們兩個啊？」唐梓歆不懂。

「唐唐啊！你不懂的，這種時候可能也只有他才能治的了那個固執的李小

妍了！」譚詩涵笑著。

唐梓歆卻是更一頭霧水了，但，只要妍箴能重回她最喜歡的舞台就好了。

「快，唐唐，我們一起傳送念力給簡曜恩」譚詩涵搓搓手，開始唸著咒語。

好像……有點誇張，但，不管了，只要能幫上忙，誇張也行。
女孩也跟著唸著。

「怎…怎麼覺得身後一陣冷」簡曜恩突然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你…到底要跟我說什麼？」李妍箴看著他問。

「你真的準備好要聽了嗎？」他一副調皮的模樣。

「勸你快說喔！不然……」她舉起手來靠到他耳朵旁。

「好好好，我說，請你不要使出轉轉功」簡曜恩做出求饒。

「前幾天，我遇到以前在舞蹈比賽跟你搭檔的那個女生了」
此話一出，李妍箴先是瞪大眼睛，之後臉沉了下來。

「她突然跟我問起你的事」男孩繼續說著。

「我想，她到現在應該還不能原諒我吧！」她苦笑。

「你真覺得是這樣嗎？」

「嗯，一定的吧！」

「但她跟我說……」

簡曜恩越說，李妍箴眼眶的眼淚越是滿盈。

「簡曜恩，妍箴她最近好嗎？那場比賽過後，她總是躲著我，後來畢業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聯絡了」

「李妍箴她嘛……過得蠻好的，就只是不再跳舞了」

「不再跳舞了？為什麼？」那個女孩很驚訝…

「這個……」簡曜恩頓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比較好。

「一定，一定是因為那場比賽的關係，所以她才用不跳舞來懲罰自己」

「簡曜恩，能幫我個忙嗎？你跟妍箴同校，請你一定要幫我跟她說，那年，那場比賽，不是她的錯，我根本不怨她，當時我會撲空跌倒是因為我自己，我的腳傷在那場比賽復發了，但在那種情況我也只能硬著頭皮撐住，因為我知道大家都很努力，身為隊長的妍箴更是，所以，我不能因為一點痛就壞了整場比賽，辜負大家一直以來所做的付出，只是，我以為我能撐完整場的，卻在那個前翻時腳更痛了，那時，我沒把那個前翻翻好，卻讓妍箴以為是她沒支撐好我，讓她覺得所有的錯都是她造成的，所以，請你一定要告訴她，那年，絕對不是她的錯，所以，請她不要因此放棄她最熱愛的舞台，不然我會怨自己

一輩子的」

「那個女生是這樣說的」簡曜恩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講清楚。

在一旁的李妍箴已經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了。

男孩從口袋拿出一包衛生紙「喏！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要哭盡量哭吧，這裡有一整包衛生紙，夠你哭了」

她一邊抽著衛生紙，一邊輕打他的肩。

「說真的，李妍箴，我也覺得跳舞還是比較適合你，彈鋼琴跟你不搭，舞台上那充滿自信的你我比較喜歡」簡曜恩笑著說。

「真…真的嗎？」她哭得鼻子都紅了。

「當然啊！所以，別再沉默的喜歡著了，要喜歡，就正大光明的去做」
是嗎？別再沉默的喜歡著了……

「簡曜恩，這句話你也該送給你自己」李妍箴指向了他。

也許，對李妍箴來說，也許有些事是能再次正大光明的說著我喜歡，但有些事情還是沉默著才是最好的，就像那潘朵拉的盒子，不開則美，開了則毀。

沉默的愛或許也沒什麼不好，因為……那也是種愛的方式。

而且，只要還能繼續跟他做朋友，接受他帶來的關心，那……也就足夠了。

「李妍箴，你到底想說什麼？」男孩完全不解。

「你很聰明的，自己去想吧！」她用力擤了擤鼻涕。

「李小妍，怎麼哭成這樣呢？」譚詩涵衝出來抱緊了李妍箴。

「別哭了！沒事，沒事」唐梓歆也摸了摸她的頭安慰著。

「所以，你們是串通好的？」看到她們倆那麼剛好的跑出來，李妍箴不禁問著。

「對啊！因為我們的話，你不聽，只好出動簡小曜了」譚詩涵指著一旁的男孩。

「妍箴，我們是真的希望你能繼續跳舞，而且，我都還沒能看到你跳舞，你怎麼能說不跳就不跳了，這樣對我太不公平了！」唐梓歆嘟著嘴。

「好嘛！以後再多我都跳給你看，就是別讓我們梓歆不开心了」她捧著女孩那膨起來的臉頰。

「你說的喔！」唐梓歆開心的說著。

「太棒了！李小妍又要繼續跳舞了，簡小曜你做的真好」她大力的拍了簡曜恩的肩。

「齁，譚詩涵，很痛耶！骨頭要散了啦！」他像挨了一刀，痛苦的蹲在地

上。

「唉呀！你是籃球隊長，身強體壯，不會怎樣的」譚詩涵一副不相信的說。

「是啊！是啊！」唐梓歆和李妍箴在一旁笑著附和。

李妍箴更是笑得更用力，也更燦爛，或許，她想表示著，我很開心，真的很開心，因為，身旁有著這樣的你們，我真的……很幸福。

那天的放學後，唐梓歆跟著簡曜恩一起回家。

然後，又到了那個熟悉的街角。

「簡曜恩，有沒有覺得這裡很面熟」她點了點男孩的肩。

「就是上次被你在耳朵大喊的那個街角，你知道我現在耳朵還怪怪的嗎？」他掏了掏耳朵。

「別假了！處理完妍箴的事後，接下來也該換你了」唐梓歆露出了一抹不單純的微笑。

「哼！我又…又沒什麼事情要處理的」簡曜恩裝作不以為意。

突然街角的那間麵攤發出了一位婦人的尖叫聲。

「搶……搶劫啊！」

唐梓歆和簡曜恩互看了一下，趕緊前往發出聲音的地方。

「阿姨，你有沒有怎麼樣？」唐梓歆扶起跌坐在地上的婦人。

「剛剛，有…有個穿著黑色衣服的男人趁我去送餐就跑進去櫃檯把抽屜的錢全拿走了！我就趕快上前搶他手上的鈔票，但他大力的把我推倒在地上，那些都是我今天的吃飯錢，竟然被那種惡劣的人搶走，叫我怎麼生活啊我？」婦人又氣憤又傷心的說。

唐梓歆抬頭望了望簡曜恩的身影，卻發現他……不見了。

「阿姨，我們先這裡坐，我想，我那個男同學應該是去幫你抓小偷去了！」她小心扶著婦人坐到椅子上。

過了不久，簡曜恩回來了！手上握著一些紙鈔。

「阿…阿姨，你被偷的錢都搶回來了！你…你收好」男孩將錢放在婦人的手裡。

「你…你是……你是小曜對吧？」婦人驚訝的站了起來。

而簡曜恩卻撇了頭，好像想遮掩什麼。

他們之間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難道是……認識的人？或者說，是親人？

「唐…唐梓歆，我…我該走了！」這次，簡曜恩又想匆匆離去。

「等等，你先不要走」唐梓歆沒多想就抓住了他的手。

「你放手」男孩一直想掙脫，語氣感覺有點生氣。

該放手嗎？但，她不想看到這麼奇怪的簡曜恩，他的眼神看起來很憂傷，她……想幫他，而且，身後的那位婦人好像還想對他說些什麼。

「簡曜恩，雖然你會覺得我多管閒事，但我不想看到這麼不正常的你」女孩大聲的對著他說。

「你……你們不要吵架啊！先…先坐下來吧！我去煮碗麵給你們吃」婦人見狀這氣氛很糟，試著想緩和。

後來，簡曜恩沒有離開，而是乖乖坐在位置上，但卻沒再說一句話。

那氣氛簡直比北極還寒冷。

「來，熱騰騰的麵煮好了！小心燙喔！」過了幾分鐘後麵攤阿姨就端上兩碗剛煮好的湯麵放桌上。

「看…看起來很好吃呢！」唐梓歆嘗試打破沉默。

「好吃就多吃一點，不用客氣」婦人露出了溫柔的微笑。

「小…小曜啊！好久不見了，想不到你已經長這麼大了」

「是啊！這也代表你已經離開這麼多年了！」簡曜恩的口氣聽起來不是那麼的開心。

「小曜，聽我說，當時媽媽不是故意沒有說一聲就走，我真的…真的很對不起你」看著婦人難過的掉下淚來，女孩急忙靠了過去安撫她。

「那件事，我已經不在意了！你不用覺得抱歉」簡曜恩淡淡回著。

「怎…怎麼可能不在意？」婦人一聽心…都碎了。

是啊…怎麼可能不在意呢，那年，她的離開完全無徵兆。

她離開前還笑著對男孩說「等你放學回來，媽媽帶你去買你最喜歡的冰淇淋」

而男孩在學校總一直期待放學後。

但，一回到家卻是……

「媽媽，我回來了！我們去買冰淇淋吧！我期待很久了呢！」

他是這麼期待著。

但卻隨著一張字條，一通爸爸的來電，全破滅了。

「小曜，原諒媽媽的不告而別，媽媽真的沒有勇氣跟你說再見，但，記得，媽媽還是很愛你的，一定要記得，媽媽不在的日子，要好好照顧身體，別感冒了，你喜歡打籃球，但記得流汗後不要馬上喝一整罐冰水，對身體不好，也不要回家馬上開冷氣，會感冒，其實，媽媽，還有好多好多話想告訴你，還

想陪你一起慢慢長大，但……媽媽可能，可能做不到了，冰淇淋也可能……可能不能陪你去買了…… 媽媽留」

看到這一整張的字條後，簡曜恩立刻打電話給媽媽。
但卻是一聲又一聲的「您撥的電話轉接語音信箱，請稍後再撥」
男孩不想相信，再撥了通電話給爸爸。

「爸，媽的字條是什麼意思？她為什麼要走？為什麼？」他一邊哭著一邊問。

他好希望這一切都是夢，都是假象，是不是只要一醒，媽媽還會回到這個家？

「小曜，聽爸爸說，我跟你媽媽有很多的原因，所以，最後決定分開了，但，也許這樣對你來說才是最好的」爸爸的話像是一記當頭棒喝，硬是叫醒了簡曜恩。

什麼叫對我來說是最好的？你們所謂的好，就是不告而別？就是分開嗎？這樣的好，還真是諷刺。
那段時間的他總是期盼著媽媽還會再回這個家。
一天，兩天，一個月，一年過去。
後來的他不再等了，也不再因此而悲傷了。
因為等了，媽媽也不會再回來。
悲傷，什麼也不能改變。
於是，他學會開始戴上開心的面罩，學會遺忘那份想念，學會不在乎。

「小曜，當時媽媽會選擇什麼都不說就離開是有原因的」婦人決定將當年那不告而別說清楚。

男孩放下了筷子，似乎在等著那多年以來不曾被說出的答案。

「是因為你爸爸外遇的關係，媽媽已經盡量在維持這個家，但你爸卻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錯，到最後，媽媽真的受不了，所以我決定離開那個家，一開始，我也想帶著你走，但，後來媽媽發現自己卻沒辦法給你一個很好的環境生長，跟著我，你會受苦，而且，當時，你還小，媽媽實在說不出口我跟你爸分開的原因，也實在沒有勇氣跟你說再見，小曜，真的……真的對不起，媽媽不是故意丟下你，也不是不要你了」婦人緊緊的抱住那已從小男孩變成大男孩的他。

原來……媽媽不是故意丟下我，也不是不要我。

簡曜恩將頭靠在婦人的肩上，哭得像個孩子。

「我以為……我以為你不要我了，才沒說一句話就丟下我」

「傻孩子，媽媽怎麼可能不要你呢？」婦人哭著摸摸男孩。

一旁看得唐梓歆也流下了淚來。

或許，天下的父母都是愛著自己的孩子的，只是……方法不一樣吧！

所謂沉默的愛……女孩想，也許她有答案了。

那天，女孩和男孩度過了一個很溫馨的夜晚。

也終於，看到簡曜恩真心的笑了。

跟男孩分開前，唐梓歆不好意思的說著「抱歉，剛剛我好像蠻自作主張的」

「你也知道啊！」簡曜恩又恢復他那白目的語氣。

見女孩停頓了一下，他趕緊解釋。

「喂！我開玩笑的，要不是你，我跟我媽不知道還要結多久的怨，我謝你都來不及了，怎麼會怪你」

女孩繼續沒說話。

「喂！你也說說話啊！不會真的當真了吧？」看他一臉著急，唐梓歆笑了出來。

「逗你的啦！我有這麼笨嗎？」

「哼！我也是故意上當的，而且你本來就很笨了」簡曜恩故意轉話還順便罵人

「你……算了」算了吧！今天就別跟他計較了，看在他哭腫的眼睛份上。

「反正，真的謝啦！」男孩揉亂她的頭髮。

不知道為什麼，跟在唐梓歆的身邊總能讓他感覺異常輕鬆，很做自己。

不管是開心的時候，生氣的時候，還是難過的時候，總是有她在。

也許，唐梓歆對她來說，早已成為一個很重要也很特別的存在了，只是，他總是沒發覺。

「所以，別再沉默的喜歡著了，要喜歡，就正大光明的去做」

「李妍箴，你到底想說什麼？」

「你很聰明的，自己去想吧！」

頓時，男孩似乎也有了答案。

「喂！唐梓歆，等你那個攝影比賽成果出來後來籃球場找我」簡曜恩說

道。

「為什麼啊？」女孩不解的問。

「沒有為什麼，你一定要來，我等你」

不知道為什麼，感覺他好像要說些什麼很重要的話。

也不知道為什麼，當他說出我等你時，心，好像又多跳了一下。

終章：青春的花季

「梓歆，結果你交那個攝影作品了嗎？」李妍箴一邊吃著洋芋片一邊問。

「早交啦！今天就會公佈名單了」女孩也拿了一片薯片往嘴裡塞。

「看我們唐唐那麼自信，想必一定會錄取的」一旁的譚詩涵則是喝著甜奶茶。

「這……我也不知道耶」她聳聳肩笑了笑。

是啊！她也不知道到底會不會入選，但，她確實的用著自己的想法和方式，拍攝出那張作品，沒有複雜的技巧堆疊，而是單純的情感呈現。

那是張父母倆坐在桌子前忙碌工作的景象。

女孩想，或許爸媽總是忙忙碌碌也是一種愛她的方式吧！

他們總是沉默的做著，不求回報的付出。

也許，有時沉默的愛才更讓人感到溫暖與動人。

攝影比賽名單公佈的那一剎那。

譚詩涵開心的抱著女孩「唐唐，唐唐，你入選了！」

「恭喜你啊！梓歆，你終於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了！」李妍箴也獻上了祝福。

「你也是啊！聽詩涵說你轉進舞蹈社了」唐梓歆也回敬祝福。

「是啊！固執的像頭牛的李小妍終於知道什麼才適合她了」譚詩涵淘氣的回道。

「譚小涵，你是不是最近沒被修理，皮在癢啊？」李妍箴露出可怕的笑容。

「唐唐，再見，我先跑了，不然李小妍要殺了我了」譚詩涵把腿就往後跑。

「你有種就別跑啊！」李妍箴跟了上去。

她們果然還是像剛認識一樣，還是那麼天真，那麼有趣。

看著奔跑的那兩人，女孩嘴角不禁揚起笑了。

有些事是會改變的，但有些事卻還依然不變著。

突然，一通電話打了過來，電話顯示著「媽媽」

媽媽？為什麼？雖然不知道為什麼，女孩還是接起手機。

「喂！媽，什麼？出去玩？為什麼？」她不禁放大了音量。

「還不是看到你的字條，說好要帶你去玩，怎麼能食言而肥，梓歆，抱歉，這些年，我們都一直忙著工作，卻忘了你最需要的是陪伴，真的……很對不起你，這次，看你要去哪玩，我和你爸爸都奉陪」一頭的婦人說著。

是那張沒收進抽屜的字條吧！

「雖然，我知道我的爸媽正用他們的方式愛著我，但我還是希望能有著他們的陪伴」

「媽~別說什麼對不起了！其實，不用去什麼多遠的地方，只要我們能在一起做某些事，我就很滿足了」

是啊！真的不需要去多遠的地方，只要有你們陪伴著，就是一趟最好的旅行了。

跟媽媽通完後話，唐梓歆才想起，簡曜恩還在籃球場上等他。

女孩奮力的跑向球場，她，好像有點期待著他想跟她說些什麼。

「簡……簡曜恩，我……我來了！」她氣喘吁吁著。

「幹嘛跑得那麼急，這麼期待我要跟你說什麼喔？」男孩還是一副調皮模樣。

「我……沒…沒有啊！」女孩有點心虛回答。

其實，剛好被他說中了。

「喏！這個送你」簡曜恩拿了張卡片出來。

「我生日還沒到呢！」唐梓歆傻氣的回答。

「笨蛋，誰專程叫你來籃球場就是要送你生日卡片啊！」

「那…不然這是什麼？我看看」女孩一邊講一邊拆開卡片。

「欸，等等，還沒說你可以……看」在他說的當下，唐梓歆已經把卡片打開來看了。

「向日葵？什麼意思啊？」她歪著頭問。

「你不是曾說過我像向日葵，也就是說……那個……我」簡曜恩開始支支吾吾。

「唉呀！你看卡片後面那段話就知道了啦！」他搔了搔頭害羞指著卡片的背後。

「向日葵的花語是：沉默的愛，但，我卻不想把我對你的感情掩蓋起來，

是你讓我能像這朵花般誠實面對自己的情感，現在，我也想像它一樣正面的對你訴說我對你的感情，所以，請問這朵帶刺的玫瑰，是否能讓我這朵向日葵為你帶來陽光的每一天呢？」。

頓時，唐梓歆也害羞的拉著男孩的衣角說「以……以後，我會考慮將你拍進我的單眼裡，讓我的相機裡有你的身影，但…但我只是說考慮喔！」

「你們在這邊鬼鬼祟祟的做甚麼啊？而且，為什麼你們倆臉這麼紅？」譚詩涵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

唐梓歆趕快把那張卡片藏到後面。

「梓歆，你剛剛藏了什麼啊？」李妍箴用她那厲害的雙眼一瞄。

「沒……沒有啊！我沒藏什麼啊！」唐梓歆捏緊背後的卡片，心虛的說。

「明明，就有一張卡片啊！」譚詩涵神出鬼沒的出現在她背後。

此時，她和簡曜恩互看了一眼，接著，一起往前跑。

「喂！你們怎麼手牽手跑了？」譚詩涵一邊跑著一邊驚訝的問。

「可能終於想通了吧！」李妍箴邊看著簡曜恩邊微笑。

四人幫就如同初見時，一邊追逐著，一邊燦爛的笑，那笑就如同花開一樣美麗。

也許，他們的青春就像場花季，有播種，有萌芽，有花開，有枯萎，有凋謝。

每個人總經歷著不同的時期，但請相信，不管如何，終究會來到春暖花開的那一天，就像那四人幫一樣，屬於他們每個人專屬的花季才正要開始。

也或許，我們都有可能一下成為帶刺的玫瑰，一下成為向陽的向日葵，一下成為斷了花瓣的連翹花，但，不管你代表的是怎樣的花名，請記得，那都是真真切切的自己，那個最真實的你

花季最美的時刻或許不在芬芳綻放時，而是在那即將開出美麗花兒的一剎那。

你，也找到屬於你自己的青春花季了嗎？如果，你正在擁有，請好好的珍惜，並為自己盛大的綻放一次吧！。

全文完

§評語§

陳麗娜老師

語詞平順，書寫青春年少的的生活點滴。

林文華老師

故事活潑生動，描述四位好友的不同人生際遇，有歡笑，也有悲傷，探討友情，也觸及親情，巧妙用花來代表各自不同的個性，情感真摯，文辭流暢。

孫中峰老師

以花作為鏈結，表現年少心靈對親情與愛情的嚮往，主題頗好，惟語言及情節處理皆顯稚澀，未臻佳境。

楊錦富老師

小說，有人物，有對話，是不錯，但也要有修飾，如同佳人一般，有身材，有體態，風姿嬌柔，但還是不夠，總要行點美妝，好的美妝會使外觀煥然，而修飾的詞語就是美妝。所以題為花季，雖有言外之意，如一邊形容花團美姿，一邊造就人物，文必入勝。

RINASCIMENTO—重生 | 文藝復興

西元貳零參柒年。

羅馬，聽到這個城市，他們的反應無非是深鎖眉頭，面露感傷、同情甚至帶著些許的厭惡與害怕。有誰想得到，永恆之城會在一夕之間，就被所有人選擇埋葬，葬了十一年。在前所未見之劇烈板塊運動下，除義大利中部整個地貌被顛覆之外，南義大利的兩座核電廠也相繼併發了一系列因設備毀損所造成的七級核災……。

直到世界等到了他們，他們是來自於全球信奉自由與柔佛主義的新世代嬉皮人士，或是可以稱之為無懼死亡而追求理想的生活藝術家。畢竟藝術一直永恆存在，無論是在生活中、歷史記憶中、殘敗的廢墟中抑或晉升於新藝術品的小細節之中。

他們主動進駐是為了藝術、為了復興，同時也是為了建造屬於自己的烏托邦。這就是新文藝復興。

新文藝復興進行到第三年，對於招募共創者的主要族群與限制，除了原本規定之二十三歲以上，具有一定想法與工作經驗之藝術家外，尚開放給十八歲剛成年之高中畢業生，成為崇尚藝術與自由生活的青年們所爭相追逐之「大學志願」。

AMMISSIONE—錄取 | 城市告白

西元貳零伍玖年 / 六月二十一。

西萊斯特，在拉丁文的涵義裡，是指最幸福的人。

在此時此刻，她非常慶幸自己的父母給她取了這個名字。每天早上起床衝到一樓信箱已經快一個月了，終於在今天，拿到了新文藝復興的錄取通知單，說是錄取通知，其實只是張粗糙米黃色的紙，上面蓋著校印，以及一段有點不均勻的墨水書寫著恭喜加入的字樣和開學時間與集合地點僅此而已。

拆開確認後，興奮地狂按著電梯，搭到她家樓上的鄰居哥哥家裡。她才剛跑到門前，連門鈴都還來不及按，艾格戎就已經開門側身示意她進來了。

「你怎麼知道我來了？」西萊斯特驚訝又興奮地問道。

「廢話，你跑過長廊的聲音全世界都聽到了。」艾格戎面帶嫌惡，但如果仔細一點看，可以發現他微微勾起的嘴角以及略帶寵溺的眼神，早就出賣了他的心口不一。

艾恪戎是大四剛畢業的藝大生，他已經在紐約找到一個平面設計事務所的職務。而其實跟他同期畢業的同學們幾乎都已經搬到了就業的城市周遭，打理一切和適應環境，但他想再陪小西久一點……小西還是進了新文藝復興大學，他很開心小西達成了自己的夢想，也同時幫實現了四年前沒能達成的夢想，但一直在他心中揮之不去的事是西萊斯特在那的四年間，唯一能和他擁有的交集，只剩下書信往來了……。

飛機停在克羅地亞，在這裡有學長姊等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新入共創者。他們每個人都穿著一樣米白色基底「拉賽魯納」，上面隱約可以看到不同紋路的細金線刺繡。

他們在全灰色調的飛機場大廳等候區，或坐或臥，許多學長姊的手裡還拿著帶有華麗金屬雕刻的玻璃酒杯，隨著談笑動作不小心灑出的一滴紅酒，在落至地面上的那瞬間，就被一群身穿黑色西裝的商業人士迅速且緊密的步伐，在不經意間無聲無息地帶走了，沒有留下一點痕跡，像是被他們過快行進時，皮鞋底部和花崗岩地板的摩擦生熱所蒸發了一般；又像是被整齊的踏步聲給震碎，震的灰飛煙滅。

商業人士一致的匆忙、汲汲營營與毫不關心周遭環境甚至腳下地面的漠然，和共創者們的悠閒與談笑聲，形成了強烈對比。乍看之下，兩群都是各自穿著制服的團體，但一群是如空殼般資本主義系統所控制下的產物，而另一群則是以相似服裝為底，卻在一致的外表下綻放奔放的內在，反而襯托出了他們各自不同的審美與價值觀觀。

對阿，每個人的價值觀都不同，每個人也有選擇自己想追求的生活權利，但是，在這個名與利至上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西萊斯特也不知道，他父母的決定，到底是他們自己下的，還是被世界下的，反正，不管怎麼樣，他們終究是選擇了別的東西，而不是自己……。

ROMA—羅馬 | 永恆之城

植物編織著廢墟 / 七月十七，被葉破碎的烈陽

西萊斯特一行人去到港口坐上宇叔的汽艇，「聽說宇叔自新文藝復興剛開始時，就自願提供著載送人員與信件進出羅馬城。」

聽到這裡，西萊斯特忍不住好奇得問克萊曼婷：「為什麼不想要直接地參與，在羅馬生活呢？」

克萊曼婷溫暖微笑的臉上，微微地暗了一下，只道：「不知道……。」

陸地還沒攤出水面，便下了船，東羅馬區域的建物，成為了地形或被藻類、珊瑚給覆蓋，或伸出海面。緊接著的便是滿是茂密樹林的綿延山脈不地而起，進入。

走在異常茂密與高大的樹叢間，腳步踩著碎石，發出喀拉喀拉的聲響，而從樹頂灑落下，那微弱又破碎的陽光，是西萊斯特他們僅有的光線，周遭的溫度也降了下來，身上的每個細胞都感受到了潮濕，適應了較昏暗的環境，隱隱約約可以看到和植物交織的舊羅馬建築殘骸。

無法辨識方向，唯一的指引是白色的袍子和綁繩涼鞋。

以諾突然走向旁邊的廢墟，爬上窗緣，傳給了追隨過去的人們，幾個哈密瓜大小的紅色果實，光滑的殼並沒有很厚，黑色的紋點以迷幻的規律環繞其上。

「有人渴了嗎？」以諾拿出他之前做的“果針”，是設計用來刺破炎果殼的大小，轉開，紫色泛有彩色炫光紋的液體就溢出來了，不知所措的奧文想開口去接，以諾用他的杯子敲了他的頭。

「用杯子，別這麼不優雅。」

那是一種奇怪的香味，好像有點蘋果的味道，但卻帶著一種濃厚的接骨木味，接骨木是西萊斯特最喜歡的護手霜味道，倒是第一次聞到自然的東西有這個味道。

它一直縈繞在四周，跟著一起越過了山峰。

山頂，有點不適應這個亮度，空氣微冷，印入眼簾的是一個奇怪的橢圓量體，突兀出現在那裡。它的邊界好像在浮動，西萊斯特不確定是不是自己的錯覺，但可以確定的是那些飄揚的白帆，他們好像是從那個詭異超高量體發散出去一般，感染在整座城池，然而越外圍數量漸少。

「你看，現在飄著帆已經超過一半了，代表旱季已經過了一半，真的好期待第一場雨喔！」克萊曼婷真的是樂觀開朗的代表。

西萊特斯笑了笑，又再轉回視線，發現程中有許多不等寬的空中曲線廊及半戶外空間，連接到不同的古羅馬建築，不同高度的門窗或破口。

好像可以將整座城市看成一個整體，一個被植物和入侵物件編織起來的量體。在這生活了一陣子的西萊斯特，若是想起他的這個第一印象，一定會很同意的拍手，這裡真的就是一個沒有外牆限制、入口管制，不怎麼有隱私的大宅院啊。

THERMOS一熱 | 公共浴場

再次進入密林，光灑進的那邊，是一條玻璃為底的橋，橋的下方，隔了一段距離的地方，是一條水道，西萊斯特不以為意。

路的盡頭，是一個極盡絢爛的雕刻拱門，以諾興奮的指著上頭的一部分說：「這是我們組雕的。」起初大家都以為是最靠外的一塊金屬雕件，隨著以諾興奮地講著他們每組人當初的創作想法，大家才漸漸發現原來他是說被覆蓋了部分的一塊木雕。

著以諾也不負眾望地講到了上面那一塊，從木雕的孔洞再延伸出來覆蓋在上面的金屬雕刻。驕傲的說著被學弟選到，再進行覆蓋的光榮事蹟，西萊斯特有點嚇到，不是應該不太開心自己的創作被覆蓋嗎？

「他們因為我們獲得了靈感才創作的啊，多感人啊，他們的理念又嫁接在我們之上……。」話匣子完全開了，一直講到幾乎看不見的深層，一直講到大家已經或坐或躺或靠的快融進建築裡……。

突然，一顆黑色的果實從橋下漂出，隨之而來的是一片葉子，一片大得不像話的葉子，西萊斯特悄悄地觀察，但絲毫摸不清這片葉子的來歷。

這時，克萊曼婷才因酒瓶見底，打斷了以諾在繼續往旁邊的雕刻說下去。

西萊斯特眯著眼，小心的跟著人群，一起穿過入口的水幕，周遭瞬間黑了一階。

隨著他們不斷深入，西萊斯特這才知道，原來這不是經過，原來是自外地回來，他們都一定會來浴場。他們真的是不論時段都會來浴場啊，不過這倒是可以理解，畢竟在一天的疲累後，誰不會想來浴場放鬆一下呢？但在她知道大家平均一天待在浴場的時間大概都有 3.4 個小時之後，又被震懾住了。

羅馬城對於他們時間的管理分配幾乎都不存在任何限制，但是夜晚唯有微弱的燈光被允許，避免形成光害，因此這種公共設施算是半關閉的狀態，其熱水池與蒸氣系統不提供使用。但是，工作室類的空間與浴場旁的圖書室被允許高度照明，只是要準時在晚上七點前，放下隔光幕，允許隔光幕微透出一點黃暈和些許的間接光，不過他們好像也不常使用隔光幕。

整座浴場，被不斷彎曲的紋理與線條給覆蓋，時而作為屋頂，時而作為牆面，時而又當作地板或延伸為人們坐著聊天或更衣的地方，重複的列柱、拱頂與迴廊，提醒著西萊斯特她真的在羅馬。

手輕輕地觸著牆面，隨著葉脈一般的織紋，面上凝結的細小水珠，沾濕了西萊斯特的指尖，光線地自破口灑落，而不知道品種的植物被架在不同高度，和不同高度的浴池相望。

克萊曼婷和以諾，領著四分之一的新生前進，來到了空氣中瀰漫熱蒸氣的地帶。停了一處被兩道曲面牆牆面輕輕定義出的半圓空間，這裡的凹凸相較於其他地方更深，在凹槽處已有幾格放置了涼鞋和幾樣個人物品。靠近地面的牆面又內向，彎曲成了座椅，椅面只留下淺淺的浮雕，上面擺放了一個木箱，是準備給新生們的外袍。

啊啊要脫衣服了，西萊斯特覺得有點尷尬，十幾個人，有男有女，「天啊！」，在西萊斯特還在緊張、猶豫的四處張望，和剛認識的布萊茲一陣糾結互看時，克萊曼婷輕輕地笑著道：「怎麼可能讓你們在這脫阿，在想些什麼呢？女生跟著我，男生就跟著布魯克囉。」布魯克早就把涼鞋放進相鄰的槽櫃中了，倚在牆面看著發楞的新生們竊笑著。

而另一個也跟西萊斯特剛在路程中聊得滿來的個性黑短髮少女珂拉，也把她所有飾品都放好，脫起鞋子，看著希萊斯特說：「哎呀，是在等什麼呢？」。

等著西萊斯特等人陸續脫完了腳上的鞋子，克萊曼婷帶著他們和珂拉一同赤腳走在的在薄霧中前進。

在地板和地面中間，以多條立柱隔開的空間，置有熱源，並讓熱空氣從中流過，讓光著腳踏下的每一步，都那麼溫暖，加上帶著熱氣的薄霧，溫暖的感覺與視線的模糊，逐漸卸下了她們原本在害怕的心防。

到了一個中央水池邊，巨大的穹頂在水池的正上方，穹頂上的破口讓一束光線，通過霧氣，射向一處。

空間中與池裡，都有著不少的人，但不知道是，那一道天光的關係，還是那人慵懶卻龐大的氣場，又或者是她光滑又白皙的臉蛋上所反射的光，西萊斯特等人一走近，目光就都被她所吸引。

在這個美與神聖得令人窒息的畫面裡，周遭聊天的聲音都好像聽不見了的瞬間，隨著女神目光看向一個從池中站起來的人，慵懶享受的表情，突然變了調。

「你想去哪？」她的嗓音溫柔悅耳，卻又帶著一股不可忽視的威壓，對著那個貌似剛站起來要走了的一位短髮女子問道。

「我泡夠了啦，我要去修我的葡萄葉了。」

之後的對話，西萊斯特就沒聽見了，只見那女子又再泡了一陣子。

陽光昏黃，西萊斯特他們才出了浴池。克萊曼婷領著幾人向城中走去。經過剛剛一陣的討論米諾拉，大家好像都被女神收服了。

「那今天就帶你們去女神家吃飯吧。」克萊曼婷說到。

CENARE—共食 | 餐前禱告

花葉伴著走在空中 / 七月十七，夕陽下回家的人。

共創者的家，散在城中各地，學員圍繞自己最喜歡共創者—教授而居。學員的住處也是共創者家的一部分，他們像是一個個小型城邦，人口與大小時不時浮動著。

進入羅馬的第一年，會不斷的換著家，跟主人聊天用餐，作為抉擇的依據。

半彎著腰走入，垂布輕拂過上身，「頭髮都亂了啦」珂拉抱怨到。

進到中庭，地上是夕陽照在玻璃量體後反射出的光彩。

「十月到四月的雨季，巴克斯時不時會開好酒帶我們到上面的醺元賞雨喔」克萊曼婷不停的向他們推薦著巴克斯。

「來了啊？你們先去地下盛壺上層的酒來吧」巴克斯從三樓的窗口探出頭來。

「太好了，架得越高的酒，可是越早以前開始釀的」以諾興奮地說。

「那個人是不是睡著啦?怎麼會睡在這種地方?」珂拉跟西萊斯特都嚇了一跳。「這裡也算是我們的客廳嘛」克萊曼婷笑到。

光沿著水自縫中灑下，克萊曼婷帶著他們用旁邊散著濃厚香氣的葉子盛水洗淨雙手，穿越三樓，走上最高的信仰廳，大家交疊雙手，讓巴克斯在上頭滴下酒液，領著我們用左手手背順著敬核底部向上滑，盼望葡萄與酒完美的熟成，最後再以舌尖拭去酒液。聖酒的濃度很高，蔓延在舌上是一陣苦味。

「信仰葡萄和葡萄酒也太奇怪了吧」下到餐廳後，西萊斯特小聲的問著。「不會啊，你不覺得葡萄酒是最可靠的寄託嗎?」克萊曼婷這樣回答。

用餐的地方，向外敞開連著學生的住所，也連著內庭的醺元。

連著的桌子不規則的蔓延在其中，卻又被水幕劃成幾個小區，水幕後看不見他們的臉，只聽聞聊天聲夾雜在水聲之中……。

NOTTE—夜 | 獨—星夜

織女牛郎天津四 / 七月二十一，炙熱後迎來的晚風。

每一棟宅院，每一個時節，擁有不同片段的星夜。睡滿了白天，他們遊走在不同的星管，編寫出屬於自己的神話。

珂拉這天約了二人，跟她一起前去和靖赴約。靖是今天上午在浴場中和珂拉一見如故，從冷水浴一直聊到蒸氣室甚至到外面的廣場的一個學姊。靖是神話系的學姐，說要帶他們去到那個星管，今天剛好可以看到戴歐尼修斯星雲出現在那個星管視線的中心。

走在架在空中的步道上，珂拉指向一名曲膝靠坐在廣場上的女子，那就是靖，靖也看到了她們，笑著向她們揮了揮手，而珂拉她們也慢慢順著極緩的樓梯走了下去。

經過了一番路程，「她們兩人的個性真的很像，就好像已經一起生活了很久的朋友，什麼習慣和言論都不謀而合的感覺，超神奇的。」是西萊斯特和布萊茲對於靖的共同印象。

靖帶著她們走在磚石道上，一些草本植物從縫中生，薄薄的涼鞋底踩下，可以感受到磚石面些許的凹凸起伏，微涼的溼度，映著橘紅的餘暉。

走在道路上，但不是架高的步道，不是被新物件定義出的路徑，也不是走向明顯的路標，走在這個被舊建物所定義的道路上，就像走在森林深處，於西萊斯特等人，充斥著未知，這裡的道路，不似他們的家鄉擁有筆直的格狀系統，前方無疑是被樹木阻斷了去路，但靖仍不假思索地向前邁進。

西萊斯特看著破損的雨遮，凝視著被藤蔓鑲著的沒有玻璃的櫥窗，她好像可以想像這些麵包店、雪茄店、眼鏡行、理髮店等，那曾經擁有的繁華街道盛況。

轉了幾個彎，過了幾個街角，和珂拉不斷聊著天的靖，帶著她們穿越了沒有門的入口，進到了一棟廢墟，靖點亮了手中的提燈，照亮了部分空間，可以看見兩道金屬雕飾的石牆聳立，夾著一道向下的階梯。

直線的階梯，不知從哪處漸漸地微彎起來，順著弧度走，漸漸可以看到一抹暈黃自前方彎處探出，再向前便到了平地。

一層層彎曲的障子紙，微微的透著後面橘黃色的光，穿越。光線慢慢變亮，幾人的喧嘩聲也漸漸變得清晰，直到可以在薄薄的紙上看見幾道或站或坐的人影。

「時候到了。」從傍晚至午夜的品酒與對話，是到了夜晚足夠黑，而星宿充分耀眼的時刻了。靖帶著第一次來的幾人向入口反方向，同樣有著層層障子紙的地方走去。

周遭變得很暗，靖說不能點燈，漸漸地可以看到，有一個從上層探下的圓管，從管內灑下淡淡的淺光，照映在一個下挖的同心大圓平面上。

向下的環形階梯，是由像街道一般的磚石鋪成，中心的大圓則是鋪著不知道原料質地的細沙，有些顆粒又或者是有些角度，可以反射出細小的閃光。

靖正想提醒不能穿鞋踩進去，但在此時才突然想起，他們在前幾個小時的狂歡之下，早就已經變成赤腳的狀態了。

躺上細沙，躺在了圓框出的星空下。星輝與月光沿著向下擴大的管身漫入，管身的石雕則是由下至上的變淺，似是特異的想聚焦給星夜。

震撼之餘，心靈也被療癒了，西萊斯特又想起了艾恪戎，想起那個燈火通明，天空卻漆黑一片的地方；想起那些人很多的街道與樓房，人們的眼神卻不再交流。

回過神來，西萊斯特突然發現，管壁上有幾個不同高度和向度的洞口，漆黑，不知道通往哪裡。

過攀上那些立體的石雕，可以上到不同的洞口。僅供一人爬行的通道，一根電子螢光棒的弱光，帶領到不同的天管，不同的星座，不同的故事，在管與管的中介點，留有給自不同方向的來者，交流與相互穿越的空間。

沒有走演的今天，好奇心的驅使下，綁起了長袍的尾端，她們一個接一個爬上了其中一個口，管內冰涼而光滑，兩側都可以摸到一些孔洞，微微的風若有似無的從指尖拂過。走了一陣，克萊斯特才發現洞有在逐漸變大，停在了第一個亮處，原來並非只有像剛才那樣的大星管看得見星空。

向心的圍站著，仰望弧形縮上圓型的銅框圓窗，正好框著半顆月亮。

玻璃上盛著水，水中的月亮被風吹得波瀾不斷。

「你們覺得怎麼樣？」靖自豪的問。

從舊街到狂歡，沙上的沉靜，向星的攀爬，黑管中的呼吸聲，水下的月光，西萊斯特的腦袋全放空了。

「不知道。」呆滯的用氣音回答道，意識也隨波蕩漾……。

想起之前，因為好奇大學生的夜生活，盧著艾恪戎帶著她去看看，那是一條霓虹絢爛的街，各色閃著燈的招牌，完全不需要什麼路燈，渲染了整條不太寬也不太窄的巷道，有著精心打扮、爭奇鬥艷的人們也有穿著俐落西裝、套裝的人們，卸下他們白日裡的壓力與責任，投身在各種的局裡。

他們非常的激動與投入，好像用著最大的力氣，好像是在世界毀滅的最後一刻，放縱所有的限制與束縛。很開心的樣子，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他們自己，是不是他們本來就是那麼嚮往狂歡的人，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那麼喜歡一杯杯酒灌進喉嚨的感覺，那種巴克斯和克萊曼婷……應該是所有園藝系的人……不，其實應該是所有羅馬城裡的人，看了都會不屑一顧的喝酒法，酒香與韻味，應該細細感受，掛杯的線條，圓潤的口感……他們如果真的是在享受生活，又怎會不在乎這些呢……。

回家的路上，穿越一棟住宅，彎腰走在星管旁的空間，星管內傳來對話。

「每次在這邊畫星況，畫的圖和寫的字都超醜。」

『沒關係嘛，這樣比較自由啊，難道你希望星管裡面有桌椅啊!』

「也不是這樣啦，可是這樣每次都要重畫過，別人才能看得懂。」

『而且很不精準耶……。』

「我們是神話系，又不是天文系！」西萊斯特笑了笑，對啊。之後就走遠了，留下星管內的幾人，在彎曲著的牆面地板上，記錄著星況。

「這裡畫得差不多了吧，你今天想往哪個方向的管走。」

『我們先上屋頂看看吧。』

ETERNO—永恆 | 方尖碑

盛著神話的碑 / 七月二十三，刺眼的陽光盼望水澤。

乘載著藝術與思想的是土地，是陽光，是微風，是雲霧，是星夜，更是葡萄酒。

在四樓的路徑上，剛出原建築，西萊斯特因為強烈的陽光眯了眯眼，今天的廣場格外寧靜，只有一道聲音，富有磁性的中性音調，浮誇張揚，向著四周虛化的碑之中。「你聽過現在的降醇碑他的故事嗎？」克萊曼婷說「那個人就在講著這個。傳說許久以前，雨神瑞澤米斯幾乎每天都會降臨於羅馬，她帶來雨水，是著名的太陽神阿波羅的青梅竹馬，她和酒神戴歐尼修斯是一對人人稱羨的情侶。戴歐尼修斯是底比斯公主—施美樂與天神宙斯的兒子，也後最後進入奧林帕斯仙境的神明，且眾神之中也只有他的母親是凡人。但是瑞澤米斯從不介意他的出生。

在戴歐尼修斯出生前，他的母親就被善妒的宙斯妻子赫拉給害死了，宙斯將他藏起，直至出生後才命天界使者—荷米斯，把還是嬰兒的戴歐尼修斯帶去給尼莎谷的仙女撫養。

戴歐尼修斯長大以後，四處流浪異鄉。傳授葡萄栽種，與祭拜酒神的聖禮，各地人民都把他奉為神明，最後回到了羅馬。

在這裡戴歐尼修斯遇到了十分溫柔優雅的瑞澤米斯，與之相愛。

瑞澤米斯無怨無悔的為戴歐尼修斯付出，支持著他。

每一天，都幫著戴歐尼修斯降下清澈的雨水灌溉著葡萄樹，阿波羅也在瑞澤米斯。

因此戴歐尼修斯的葡萄，與全羅馬城的葡萄，都擁有他最為滿意的甜度與健康，葡萄播種與成熟時間從來不從有過限制，眾人都以為這會持續到永恆。

然而事實證明，沒有所謂的永恆，越美好的事物越容易破滅。赫拉不能忍受宙斯和一個平凡人生的兒子，擁有美好的愛情、人民的愛戴，甚至作為神的資格，她想毀了他的一切。

經由赫拉所製造的幻覺挑撥，戴歐尼修斯誤會了瑞澤米斯與阿波羅的關係，瑞澤米斯也以為遭到了最愛的背叛，無法承受的她在傷心欲絕之下，便欲將羅馬城從她的路徑以及降雨區封印，但這就意味著她要付出幾乎所有的神力，灰飛煙滅。

在她封印到了一半的時候，羅馬已被封印的流動分子覆蓋了一半之時，裡面的戴歐尼修斯才查清楚了一系列瑞澤米斯傷心逃離羅馬的緣由。飛向空中的瑞澤米斯，嘶吼著解釋其中的誤會與幻影……。

停下了名為黑暗的封印，然而，已設下封印無法挽回，且戴歐尼修斯與瑞澤米斯曾經的愛巢、適合葡萄樹生長的土壤區域，都被封印成了瑞澤米斯不能進入，也無法擁有雨澤的區域了。

戴歐尼修斯抱著脆弱和形體極其不穩定的瑞澤米斯，為彼此的解開誤會喜極而泣，卻也因為各自犯下的，無法重來的錯誤悲痛欲絕。

此時，戴歐尼修斯的父親，天神宙斯出現了，為了表達對自己的兒子與兒媳的歉意，並且為自己的妻子釀成的錯誤予以挽回，宙斯想做出彌補。

然而，即便是身為主神的宙斯，仍然無法撤銷女神瑞澤米斯利用一半神力設下的結界，也無法讓時間倒流。因此宙斯將封印從空間上的一半轉成了時間上的一半。

從此以後，羅馬城每一年都會有一半的時間為封印狀態，瑞澤米斯也會趁這個時刻，在奧林帕斯仙境休養生息。而另一半的時間，瑞澤米斯則可以回到羅馬城與愛人戴歐尼修斯的身邊，為葡萄與大地降下甘霖。

此外，因為這一次的變故事件，阿波羅對於自己的青梅竹馬，不珍惜自己的行為感到非常氣憤，也對於造成瑞澤米斯如此心碎，鑄成大錯的戴歐尼修斯，產生了不滿，想為瑞澤米斯討回一些公道。

因此，阿波羅會故意在瑞澤米斯無法降臨羅馬城時，予以較豐沛且適合葡萄生長的陽光，讓戴歐尼修斯不得不更珍視瑞澤米斯的降雨，且在瑞澤米斯降下雨水的冷天，蒐集、儲存起來，每一滴珍貴的愛意。

並且，在瑞澤米斯回歸的那一天，下的第一場雨，是為了以迅速長出的各種植物，表示歡迎愛妻的歸來。」

語畢，下面一同舉起的紅酒杯，短暫喚回了還再深思的西萊斯特，她連忙舉了舉繫在腰間的空酒杯，以示讚揚和鼓勵，即使可能沒有人會注意或是產生微詞。

永恆不間斷的雨澤，不復永恆；永恆不遠離的豔陽，也不復永恆；永恆不變質的承諾，也不復永恆。

看似再理所當然的事情，再無堅不摧的事物，都可能在一夕之間，傾覆，永遠回不到，曾經那一模一樣的瞬間，曾經那如出一轍的樣態。

「我以前只知道裡面都是葡萄酒，而且每年第一場雨下了之後，就會灑葡萄酒持續一天一夜。」都已經聽完一陣子之後，西萊斯特才又回神。

『喔，對啊，你說的是每一個降醇碑的基本，承載著我們的信仰，還有每年的酒雨祭典。』

講述著沒有永恆的故事，是所有降醇碑的淺規則。

當石雕被侵蝕成粉末，隨風飄走後，他們會再拆下骨架，票選新的神話。

戴歐尼修斯曾經光滑的臉頰，也已經侵蝕出了一道淚痕。

FOGLIA—葉子 | 酒精莊園

孕育葡萄的聖地 / 八月九日，狂熱的人群成堆的葉。

修剪葡萄葉，是種葡萄最重要的事之一，也是每一天都要持續進行的任務。但越接近八月採收季，這項活動開始變的瘋狂起來。無論系級，他們都在瘋狂的修剪，佔領一個個酒精莊園，收集一袋袋的葉子。只有今年被分配到組架葡萄輸送道的人們，被迫置身事外。

「這都是為了競標，最完美的那一顆葡萄。」

下到莊園一樓，由水、土核定義出的空間，被植物和一道道路徑濾下的陽光，讓周遭染上一層靜謐。克萊曼婷倒了杯酒，才向西萊斯特解釋起做了一上午的事情。

西萊斯特覺得這樣十分有趣，只是無法理解，年復一年的架上新架，待採收完又在拆除的循環。這時的西萊斯特，還是用著原本目標主義的思考模式思考著。

ACHERON—地獄 | 艾格戎

跟從前一樣 / 九月十五，冷風被擋在窗外發出的哀號。

真正沉浸在夢裡的人，擁有真實，真實的感受與真實的回應。可惜，儘管艾恪戎在應酬後進入了“夢境”。夢都是會醒的，就像今天頭痛欲裂醒來的他，望著牆上唯一的鋁框小窗，依然看不見太陽，灰暗的狹小水泥空間，邊柱上大大的鐘，諷刺的歡迎他回到現實。

「鈴鈴鈴鈴鈴……」差一點，差一點就響了第六下，心臟快停止的艾恪戎急忙的接起電話。

「為什麼合約給另一家公司簽走了？你知道我們損失了多少嗎？你昨天不是說對方說沒問題嗎？你現在在哪裡？還不過來上班？是不想要工作了是不是？其他的訂單……」一連串的怒吼與問句，艾恪戎的頭更痛了……

已經上班兩個月，八個禮拜了，每天早上九點到晚上七點，黑色的西裝外套，廉價的白色襯衫，加上老闆堅持的，說年度票選最具專業度的深藍色領帶。頂替了原本最愛的及肩捲髮變成了俗不可耐的平板短髮，就像被剪斷的翅膀，在背後留下的一點突起與羽毛，諷刺著再也不可能飛起的人生。

一個個被「裝飾即是罪惡」而限制的想法，一道道為阻擋變動的海浪所設下的高牆，為了鎖住空調而隔絕的大氣，艾恪戎輕笑著和同事說：「你不覺得人類一直在繼續毀滅世界，又再自己躲進封閉的盒子裡，很不合理嗎？」

「還是先做自己的事吧，想這些沒有意義啦！」同事一這樣說著。

「因為意識到的時候，已經太遲了吧，大家都沒空改變。」同事二淡淡地回答。

又坐完了一天的板凳，一點也不閒的板凳，只是艾恪戎覺得，他就像不被認可的球員，永遠碰不到球。

回到“U-2019-M”，那個被稱為家的地方，他不抱希望的去看了眼，那個充滿灰塵與蜘蛛網的角落—信箱，真的有一封信，不是說他的銀色信箱裡，而是整個蒙塵的信箱區。說真的，在這個自 2021 年後的住宅，都不再有信箱的現實中，能有個些物流機構願意送信，已經萬分感謝了，更也顯示了幾乎不會有什麼人還在寄收信件。

興奮地搭上冰冷又發出鏗鏘聲的老舊電梯上樓，想快看到西萊斯特寫來的內容，又不想用手撕開信封，毀了寶貝的信，硬是快步走回家，終於靠著上面已經斷了一角的老舊，又帶有鏽漬的拆信刀，解救了他的迫切。

"艾恪戎哥，最近過得還好嗎？

紐約的老闆和同事都對你好嗎？不過我想你那麼好相處又優秀的員工/同事，大家一定都會對你很好的吧，不要這樣就忘記我喔……。

在這裡生活了一陣子的人，他們好像都沒有什麼心事與煩惱，也沒有什麼距離與隔閡，就好像圍繞在每個人周遭的隱形個人空間泡泡，都被這裡清爽的微風與冰涼的河流給沖散了，真的特別舒服，人和環境都是。

課餘時間，他們喜歡走到中央河岸的河畔花園，或脫下涼鞋坐在木棧邊上讓河水的沁涼向上竄升，或沿路漫步著向同來休憩散步、半生不熟的共創者相

互談天，伴著水聲，伴著樹葉被吹響的撩動，所有的陌生與羞怯好像都不該存在。

我覺得這種感覺其實還不錯，雖然一開始真的有點無法適應。現在常常有事沒事就和我新交到的朋友，布萊茲跟珂拉一起去到河邊樹下去。布萊茲很喜歡看書，他說紙本的書每翻一頁，就會帶起一陣風，看起特別有成就感，講得我後來也都會跟她借書來看看。

每次看到有一群人在一排樹下的空間拿著一些圖紙討論著課業問題，都會覺得這個行為很像是古希臘的人們在張貼著法規的半開放的廊道中，辯論著對政治律法的想法一樣，很溫暖又可愛的狀態，有時候意見不同的時候，也不會爭的面紅耳赤的，可能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重點不是爭辯哪一個勝過什麼，而是每個人在相信與注重的事上提出不同的觀點，進而多面向的考量。

還有阿，除了中央河畔的散步休憩花園外，所有共創者每天至少去一、兩次的公共浴場，更是作為我們所有人社交、學習、討論、八卦、娛樂的最重要社交場所。時不時甚至還會有浴場系的人在那裡，待上整整十六小時，要不是被共居的室友拖回了家，大概會在半戶外平台躺椅或浴池旁坐椅上直接睡起來了，感覺很像是你會想做的事呢！其實，在我的小小勸說下，我們三個約好下次大家沒課的時候，要一直待在霧裡聊一整天配我最近愛上的粉紅葡萄酒。

你不會覺得我變成酒鬼了吧，哈哈其實我很克制的啦，只是常常園藝系的超溫柔學姐克萊曼婷，或是看夜聚的時候，都會帶來有很多不同品種不同時間不同容器陳釀的酒，就完全無法拒絕的試喝起來。而且園藝系真的是勢力最大的系耶，除了自核災後，就遍布各角落的喬木植栽以外，幾乎所有的地方都被葡萄樹藤設施、橄欖樹、柑橘樹及酒窖侵入，而且九月二十一號，還有一個葡萄酒節，是在前幾週所有系級的人幫忙採收葡萄後的一個人工壓榨活動，也就是用腳踩喔，我整個超級期待，不知道你收到信的時候是不是已經過了葡萄酒節。要天天開開心心喔，下封信再見！

2059.08.29. 西萊斯特"

FEDE—信仰 | 祭典

酒雨祭典——濃郁的香氣，深紅的雨，解放的廣場，形成葡萄酒

池，浸入，仰望，藍色的天空，被點上一粒粒閃爍著光的紅寶石。

橘黃火紅上帝絨毯 / 十月十日，藍天暖陽涼風吹不散的酒香。

每年的祭典沒有固定的時間，但從七、八月便會開始製作一些祭典用的器具物件，畢竟九月所有人都要忙著採收葡萄，西萊斯特是覺得很新鮮，不過珂拉卻覺得有夠麻煩，但想到自己也很愛喝釀出來的葡萄酒便罷了。

一到十月便會就緒，一直等到十月的第一場雨。

昨天便是眾人期待已久的，那十月的第一場雨。而那第一場雨，象徵著雨神瑞澤米斯，那長達半年的回歸。

「啊！祭典！」窗外的陽光與紅楓倒映在她放大的瞳孔中。

衝出宿舍，跑在樹的上方，架高的鐵網橋，平常不會有的速度，讓西萊斯特有點不習慣，看向方尖碑的方向，沒有看見酒霧，應該是還沒開始，希望是如此。

看到不遠處，一段鑲在舊建築裡的封閉通道時，西萊斯特發現平日漆黑無比的隧道，竟發出強烈的光。

通道內部映照著暖色光暈，緩緩上升的斜坡，向著盡頭，好像宣告著前方正有特殊事件的降臨。這是第一次，西萊斯特看見它被光灌滿的樣子，應該是特意在祭典這一天，創造的小驚喜吧，畢竟從其他宿舍、系館、教授宅前來的人們，這條隧道可說是個個人的必經之路。

再看到廣場，它已經是截然不同的樣子了，降醇碑下的廣場，伏著透明的曲面，從外向內緩緩高起，隨機的凹槽與不同高度、大小綻放開的花，等候承接自碑頂灑落下的紅酒

「西萊斯特，你來了，好點了嗎？」

『剛剛可累人了，你看那座滑水道可難架了。』

「對阿，我鎖那些東西真的是很想暈倒，幸好昨天有先固定好上下，不然一定更崩潰。」

『才來了快三個月，我流的汗感覺都比之前十八年流的汗多。』

「流汗完，喝起酒來才更有味啊。」珂拉完全是被酒水收服了。」

『阿！是不是要開始了？這屆的祭司好像在弄什麼了，要下去嗎？』

「靖說先在上面接酒，等浴酒池差不多了再下去最完美，哈哈。」

大家都沉浸在快樂的氣息中。

大四生也將在酒雨祭典這天登記完成了作品，才可以畢業，才可以回到那一個目標主義的世界，成為另一個汲汲營營的人。

酒液在下落，酒霧在逸散，他們浸在香醇的酒池中，畢業生離開羅馬城。而羅馬，在他們眼中將成為記憶中璀璨的片段。

SCELTA—選擇 | 重生

西元貳零陸參年 / 十月十四。

四年後，第一場雨降下。酒雨祭典結束的隔天，西萊斯特還在羅馬，還在浴場。

西萊斯特選擇了雨，選擇這場血紅色的雨，選擇這裡的生活。放棄了回去找艾恪戎的機會，畢竟已經變成一個無法融入那裡的人了，再回去也只是造成相互的困擾吧。

「我發現，在羅馬生活，才是我一直最想做的一件事—藝術(V.)。」

『你也那麼愛羅馬，難道不覺得，如果沒有我們的介入，羅馬可以延續的更久嗎?』克萊曼婷臉上的水珠被陽光照的刺眼。

「留下它日漸崩毀的軀殼，也無人活得出羅馬原本的靈魂。」
文明的消逝、建築的崩毀只有被停止與被遺忘，才是真正的滅亡。
我們將活出自己的靈魂，承接著羅馬精神的靈魂。

我們的羅馬，我們的烏托邦，延續著歷史，與其交織。
羅馬，屬於曾經，屬於我們，也將屬於未來。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描寫未來人重返羅馬的生活，惟題旨難明。

林文華老師

文字描述繁複，過於瑣碎，焦點不明確。描述希臘神話酒神、雨神的情感糾葛的部分較為靈動感人。

孫中峰老師

以希臘神話之酒神為題，觀照人類文明之過去、現在與未來，底蘊豐厚。

楊錦富老師

西方神話是以希臘為主題而鋪敘的神人故事。這裡改以羅馬，依照故事體裁說應是不合宜，但故事是故事，神話是神話，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是羅馬背希臘亦無所謂，畢竟羅馬人也曾征伐過希臘。而全篇小說洋洋灑灑，主角西萊斯特，可以活躍在古神話中，也可安頓在現今生活裡，時空交錯，讓人有點目不暇給，但作者逐一陳述，卻能編次合宜，就值得喝采。

【醫德與醫得】 李佩芸

日內瓦宣言：

作為醫學界的一員：

1. 我鄭重地保證自己要奉獻一切為人類服務。
2. 病人的健康應為我首要的顧念。
3. 我要尊重病人的自主權和尊嚴。
4. 我要保有對人類生命最高的敬畏。
5. 我將不容許有任何年齡、疾病、殘疾、信仰、國族、性別、國籍、政見、種族、地位或性向的考慮介於我的職責和病人間。
6. 我要尊重所寄託給我的秘密，即使是在病人死後。
7. 我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
8. 我要盡我的力量維護醫業的榮譽和高尚的傳統。
9. 我要給我的師長、同業與學生應有的崇敬及感戴。
10. 我要為病人的健康和醫療的進步分享我的醫學知識。
11. 為了提供最高標準的醫療，我會注意自己的健康和能力培養。
12. 即使在威脅之下，我也不會運用我的醫學知識去違反人權和民權。
13. 我鄭重地，自主地並且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約定。

第一章、華佗難解性，人心隔肚皮

醫院裡，總是上演無數悲歡離合，醫護人員看盡生離死別，雖然努力地跟死神搶人，但有時候他們的敵人不一定是死神，有可能是他們悉心照顧的病人，甚至病人家屬，醫病關係總是一道難解的課題，如果彼此之間多點同情心、包容心，或許能將許多的遺憾降低，此刻就正有一件遺憾正在一名醫生身上上演。

「老李，沒事的，只是一個病人和他不理性的家人而已！」一名年約五十的醫生安慰另外一名情緒沮喪的醫生。

「我明明確實地講解過手術的風險了，老秦，他們看起來人也不錯，但為什麼還是說要告我，我已經盡力了。」李醫生難掩情緒低落地道。

「每次還不都是這樣，我們婦產科的也會遇到啊！有些是自己私生活不檢點的，我們非常委婉地說，卻還對我們不客氣。」秦醫生安慰道。

「當初我真是選錯科了，早知道就選些沒有什麼大手術的科，以後對病人，我們要小心提防了，多為病人做的他們也不會感謝我們，稍有不慎，就會引火上身了。」李醫生搖搖頭道。

「別這樣講啊，老李，外科還是需要你們啊！」秦醫生拍拍李醫生的肩膀道。

「上個月是我們科的陳主任，現在又輪到我，老秦你也小心一點啊，婦產科雖然比較少這種情況，但還是要小心啊，明哲報身為上啊！」李醫生提醒道。

「沒事，我是科主任，沒事的，頂多在大學部多兼點課，少出些門診就好了。」老秦道。

「謝謝你，我先走了，我等下還有診。」李醫生謝道。

「嗯，我也是，保重啊，看開點，這些都會過去的。」秦醫生臨走還不忘提醒一句。

「好。」

秦醫生走回診間，他是一名婦產科醫生，叫秦和，在婦產科是一名權威名醫，也是這間港都縣醫院婦產科科主任，待人謙和，在同事間人緣很好，除了看診外，也在這間港都教學醫院教授學生，是港都醫學院的熱門教授，許多主治過的特殊病例也常常登在醫學期刊上。

秦和走進診間開始看診，面對無數的病患，他盡可能耐心地看診，身為主任，也因為他的名氣，掛他的號的人絡繹不絕，在忙碌的工作中，診號之間片刻空閒，是他可以享受的時光，除了這片刻的偷閒，他還有另外一個小確幸。

「辛苦了秦醫生，我剛剛去買咖啡，這杯給您。」一名護士推門進來，她戴著口罩，但是可以從眼中看出她的微笑。

「啊，謝謝，下次換我請你，讓你破費了。」秦和接過咖啡道。

她是這間診間的護士張芷欣，即使隔著口罩，光看那雙充滿靈氣的眼睛也知道是個美人兒，個性溫和的她是秦和忙碌的工作中最好的夥伴，雖然沒有非分之想，但有個個性好又漂亮同事總是非常令人高興的一件事。

「秦醫生，我叫下一位了喔！」張芷欣道。

「好。」

一對年輕夫妻帶著一名老婦人從診間外走了進來，小夥子看起來心情不是很好，老婦人坐上病人的位置，跟醫生禮貌地點了點頭。

「醫生，我媽不太舒服，幫她看一下吧」小夥子道。

「好，怎麼了？」秦和道。

老婦人跟秦和敘述了一下自己的情況，秦和點點頭，轉身過去電腦鍵盤上開始輸入，邊輸入邊聽老婦人講述自己的情況，秦和聽了之後又詢問了老婦人一些情況，老婦人回答完後，秦和要給老婦人抽血檢查，張芷欣便去拿了抽血器材準備為老婦人抽血。

「阿姨，左手借我一下。」張芷欣道。

「小姐，我媽怕痛，小心點喔。」小夥子在旁邊道。

「好的，放心。」張芷欣點頭，同時拆開針頭準備為老婦人抽血。

「小姐，我的血管不太好找，麻煩你了。」老婦人道。

「嗯，阿姨，深呼吸一口氣。」

張芷欣開始為老婦人準備抽血，找到了血管準備扎針，沒想到針才扎了一點，老婦人便痛地叫了一聲，手抽了回去，針還扎在手上，手一抽，針就劃破了皮膚，拉出一道半根手指長的傷口。

「啊！」老婦人傷口開始滲出血來。

「妳做什麼，我不是叫你小心點嗎？」小夥子看到媽媽受傷了，氣憤地推了張芷欣一下。

「呃……」瘦弱的張芷欣撞到後面的櫃子，跌坐在地上。

「你怎麼動手推人！」秦和生氣地扶起張芷欣，怒目對小夥子道。

「我跟她說過我媽怕痛了！」小夥子生氣地道。

「抽血的時候本來就不能亂動，就算這樣你也不能亂推人！」秦和生氣地回應。

「秦醫生，我沒事，我去給阿姨處理一下傷口。」張芷欣站了起來道。

小夥子的太太過來勸小夥子別衝動，老婦人也打圓場說是自己沒控制住，要小夥子不要衝動，並一直跟秦和跟張芷欣道歉，小夥子才冷靜了下來。

「再有一次我就叫警衛了，抽血好後下次再來看報告，我會開藥給你們回去吃，每天三餐飯後服用。」秦和警告道。

張芷欣幫老婦人包紮好傷口，並重新抽好了血後，老婦人跟小夥子的太太向秦和及張芷欣道歉後才離開，秦和看著小夥子離開的身影搖了搖頭。

「你沒事吧？」秦和問道。

「沒事，只是撞到一下而已。」張芷欣點點頭道。

「嗯嗯，那就好，現在的人越來越沒有禮貌了。」秦和道。

「他只是看到媽媽受傷了，一時衝動而已。」張芷欣道。

「女孩子當醫護一定小心點，有事情一定要趕緊跟我們男人說，不然病人家屬有時候激動起來可不得了。」

「我們門診的護士還好，急診的護士比較辛苦，畢竟是急診嘛，病人到那邊比較容易情緒激動。」張芷欣微笑道。

「妳真體貼，休息一下，幫我叫下一位吧。」

張芷欣點點頭，出去叫了下一位病人進來診間，只見進來的是一對夫妻，男的叫吳利棟，女的叫許麗花，這是一對夫妻，秦和讓他們坐下，開始問診，

先生四十幾歲，太太三十八歲，已經過了高齡產婦的年齡，但是夫妻兩人由於年輕時忙於工作，好不容易沒那麼忙了，想要個孩子卻一直生不出來，後來太太發現身體不太舒服，便來檢查，上次秦和為張麗花做過了檢查，這次他們是來回診看報告的。

「好，看你的情況，是良性的腫瘤，不過問題應該不大，我安排個時間手術切除就行了。」秦和在鍵盤上輸入著，憑著他深厚的婦產科經驗，秦和判斷道。

「謝謝醫生，請問……這樣我太太還能生小孩嗎？」先生急切地問道。

「這個應該是不影響的，但是還是要等一段時間才可以，我先開些藥給你們回去吃，後天早上開刀可以嗎？」秦和問道。

「啊？要開刀啊，不要啊，老公，我們換間醫院再看吧，我不想開刀。」女病患不滿道。

「別這樣，秦醫生是婦產科的名醫，你換去哪裡都一樣，趕快把腫瘤切除最重要。」先生不高興道。

「好，沒問題，謝謝醫生。」先生轉頭道，跟秦和約好開刀時間後扶著太太離開診間。

「還有病人嗎？」秦和問道。

「沒了，剛剛那是最後一位，醫生明天休假吧？」張芷欣看了看門診表答道。

「對，但是只有早上，明天沒有門診，但是下午要去醫學院講課。」秦和答道。

「這樣啊，那就好好休息一下吧。」張芷欣道。

「哈哈，我弟弟今天晚上回國，要帶家人來我家住一段時間，這次他還帶了我還沒看過的小姪子呢，他上個月剛滿一歲。」秦和笑道，起身來脫下了白袍，開始整理東西。

「喔，很可愛吧？」張芷欣笑道。

「我弟上次給我看過照片，看起來有點調皮。」想到這邊，秦和笑了笑。

「呵呵，那王醫師應該會很高興吧，你們的小孩都已經在外地讀書了，她應該很想看到小孩。」張芷欣笑道。

「我太太啊，哈哈，整天嫌我煩，現在有個小傢伙來應該夠她操煩的，我前兩天陪他去買童裝，她可快把童裝店搬空了。」秦和笑道。

「哈哈，王醫生個性那麼熱情好客，難得看到小姪子從國外回來，一定會忍不住買很多東西給小孩的。」張芷欣道。

「對啊，等她下班可能還要帶她去玩具店，她大概又要搬光半家玩具店了。」秦和打開診間的門，跟張芷欣一起走出了診間，兩人道別後各自離開。

第二章、人生何所欲，有子萬事足

秦和走到眼科，看到還有一兩名病患在等著看診，就知道太太還沒下班，便坐了下來，隨手拿起一份報紙，邊看邊等太太下班，路過的護士看到他，便走了過來。

「秦醫生您還要再等一下喔，王醫生還有病人要看。」護士道。

「知道了，謝謝，我等她就好，你去忙吧。」秦和點點頭道。

護士離開後，秦和翻了翻報紙，在社會版上看到了一件其他間醫院發生的事，又是一樁醫療糾紛的案子，一名醫生在開刀前有告知病人術後麻醉退了會有一段時間感到疼痛，術後告知病人需要一段時間吃藥調理恢復，病人回去後麻醉退了開始感到疼痛難當，本身又有憂鬱症，但卻沒事先告知醫生，疼痛又憂鬱之下，受不了壓力就尋短了，家人受不了失去親人的痛，憤而提起訴訟，控告醫生沒有告知手術後的影響，會造成病人心理上的負擔，才會造成這場悲劇，引起了這樁醫療糾紛，由於那名醫生是胸腔科的名醫，經過這一次事件後恐怕會對他的名聲造成負面影響。

「唉……又是這種事，最近怎麼那麼多這種狀況，要小心點了。」秦和自言自語道。

「怎麼了？唉聲嘆氣的。」一陣爽朗有磁性的女聲問道，一名與秦和年歲相仿的女醫生走過來。

「又是一樁醫療糾紛，胸腔外科的，你看。」秦和把報紙遞給她。

「喔，這樣啊，我剛剛聽說我們院的老李不是也有狀況嗎？」女醫生看了看報紙後道。

「對啊，我下午還在安慰他，他很沮喪，也真是的，我們常常是為病人著想，說的多了，做的多了，卻不見得會有好報，有時連一句謝謝都沒有。」秦和起身道。

「別這樣，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困難，要是連我們醫生都放棄了，病人該怎麼辦？」女醫生回應道。

「我知道，我下午也這樣跟他講。」

「嗯嗯，他沒事吧？」女醫生問道。

「他應該還好，思穎妳的診看完了嗎？」秦和問道？

「看完了，沒事就好。」女醫生又看了看報紙後，把報紙放回椅子上道：

「老公，陪我去玩具店吧，我給揚揚買些玩具，我們再去機場接他們。」

「嗯。」

兩人出了醫院後，坐上車離開，開進市區去找玩具店，秦和跟王思穎下車

去選購玩具，店員看到兩人進來便湊了過來。

「請問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嗎？」店員熱心問道。

「我們想買點玩具送給剛從國外回來的姪子，不知道該買些什麼玩具送給他比較好？」王思穎道。

「是男生嗎？大約幾歲呢？」店員問道。

「是男生沒錯，大概一歲對吧？」王思穎轉頭問秦和道。

「對，上個月剛滿一歲。」秦和答道。

「那您可以看看這幾種玩具，比較適合這個年齡的小孩。」店員找了幾件玩具，並開始介紹這些玩具，有的很奇特，有的還有些幼兒教學的作用，大約有十幾種左右，聽得王思穎笑了起來。

「現在的孩子真幸福，那麼多玩具，我們兒子翔翔跟育銘小時候好像也沒有那麼多花樣吧。」王思穎笑道。

「是你以前一直逼著他讀書，都沒有給他買玩具吧，哈哈哈哈哈。」秦和笑道。

「別亂說，只是讓他不要輸在起跑點，我也是有給翔翔跟育銘買過玩具的。」王思穎白了秦和一眼。

「好好好，你是最好的媽媽行了吧？好媽媽，你要買哪個玩具？」秦和討饒道。

「我也不知道耶，你覺得哪個好？」王思穎問道。

「你決定啊，是你想買的耶！」秦和笑道。

「那是你姪子耶，你這個大伯真不上心，好像是我的姪子一樣。」王思穎念叨道。

王思穎看來看去，也不知道要挑哪樣，秦和在一旁偷笑，心裡已經知道自己的夫人遇到這種情況只有一種反應。

「那就全都買了吧。」王思穎道。

「全部嗎？」店員聽到後高興了起來，笑著地問道

「嗯，都買了吧，我也不知道小孩子喜歡哪一種，乾脆就都讓他帶回去吧。」王思穎看著那些玩具道，秦和在旁邊笑著搖了搖頭，因為太太每次遇到這種情況都是一樣的結果。

「好的好的，您要用箱子裝嗎？」店員高興地問道，心裡想著這個月的業績達標了，不由開心了起來。

「好，裝起來吧，這麼多也不可能用袋子裝。」王思穎道。

總共裝了四個箱子，秦和跟店員一起將箱子搬上車，兩人繼續前往機場的路上。

「哈，我就知道，你又把人家的玩具店搬光大半。」秦和邊開車邊搖頭笑道。

「別亂說，只有幾件而已，我們醫生時間不見得有，買點玩具是不成問題的，難道你要揚揚回來只能待在家裡看電視？」王思穎不滿道。

「幾件能裝四個大箱？」秦和笑問。

「哪有很多。」王思穎皺著眉頭回道。

「好好好，不多不多。」

一路上兩人邊鬥嘴邊往機場前進，到了機場，秦和把車子停下來後，跟王思穎一起往機場裡面走，王思穎邊走邊查詢航班時間。

「老公，是什麼航班？」

「我看一下……是MF723。」

「嗯嗯……剛剛落地，他們應該在拿行李，我們先去接機大廳等他們吧。」

夫妻兩人走到接機大廳外，坐在椅子上等候。

「啊，我們應該買點吃的給他們，不知道他們吃了沒有，會不會餓。」王思穎道。

「飛機上有得吃，不用擔心，我弟妹才剛開完刀，應該有些東西還不能吃，真的餓了的話也可以等下在路上買些東西回去。」

「開刀？她怎麼了？」王思穎聽到開刀立刻關切地問道。

「聽我弟講，她生完了揚揚之後好像，人就不太舒服了，不知道是不是跟產後有關係。」秦和答道。

「所以啊，你們男人都不知道我們女人生孩子的辛苦。」

「是是是，老婆大人最辛苦了，謝謝妳幫我生了兩個兒子。」秦和伸一隻手攬著坐在一旁的王思穎笑道。

等了半個小時，總算見到等待已久的一家三口，夫妻倆推著嬰兒車走了出來，秦和夫妻倆高興地迎接上去。

「老哥，好久不見啊！」男子高興地熊抱了一下秦和。

「對啊，秦平，怎麼那麼久都沒回來，我們好想你跟雨宣啊，你們總算帶揚揚來看我們了。」秦和也高興地道。

「哈囉揚揚，你好……」秦和笑著去看嬰兒車裡的孩子，摸摸他的頭道，嬰兒車裡的孩子高興地把小手在空中亂揮，秦和看到更是開心地笑了起來。

「揚揚，這是你的阿和大伯喔。」秦平跟自己的兒子介紹道。

一旁王思穎也跟秦和的弟媳周雨宣打了招呼，逗了逗還在嬰兒車的小孩，秦和夫妻倆帶著秦平一家三口走到車上，秦和讓他們上車，自己將嬰兒車放到後車廂才上車。

「阿平，你們會不會餓？你嫂子剛才在問，會餓的話，等下我們去買碗粥給你們帶回去吃。」秦平問道。

「不會，不用擔心我們，我們剛才在飛機上有吃過一些了，你和大嫂剛下班應該很累了吧，大哥和嫂子都是名醫，大哥是國內婦產科專家，雨宣生的時候我們本來是要回來給大哥主刀的，可是雨宣的工作實在不方便回來，我們才

在國外生揚揚的。」秦平回道。

「沒有，哪有什麼名醫。」談到自己在醫學方面的成就，秦和臉上露出了微笑，還是謙虛了一句，接著問道：「人平安就好，倒是雨萱，身體怎麼了？怎麼需要開刀了呢？」

「沒事的大哥，我本來只是小問題，在家附近的診所看的醫生，結果醫生以為我是產後憂鬱，便開了抗憂鬱的藥給我，吃了一直沒好，越來越不舒服，最後受不了了，去大醫院看才發現是生產後骨盆位移的問題引起的脊椎神經壓迫，開刀後就好了。」周雨宣回道。

「原來如此，確實有很多婦女，會因為生產後骨盆位移的問題引起產後的症狀，那要吃清淡一點喔，這很容易造成消化系統的問題。」秦和點點頭，發揮專業道。

「雨宣的醫生說的跟大哥一樣，幸好發現得早，再晚些可能雨宣就站不起來了，甚至有生命危險。」秦平回應道。

「下次有問題可以直接跟我說，國外的醫療品質，小診所怕有些靠不住，怎麼都沒細心檢查就直接診斷是產後憂鬱。」秦和皺著眉頭道。

「沒事，雨宣沒事就好，難免有錯嘛，雨宣沒事就好，人家醫生也不容易，得饒人處且人饒吧。」秦平道。

聽到這裡，秦和不禁透過後照鏡看了看秦平夫婦倆，想到最近那麼多朋友遇到的醫療糾紛，心裡不禁有些感觸，良久不發一語。

「唉……如果多一點你們這樣有包容心的病人就好了。」秦和搖搖頭感嘆地道。

「我們院裡最近很多醫病糾紛的事情，你大哥好幾個朋友都出事了。」王思穎在旁解釋道。

「沒事的，大哥。」秦平拍了拍秦和的肩膀安慰道。

「唉呀，小事，那我們去買點粥吧，粥比較清淡，雨宣也可以吃。」秦平道。

秦和開車經過一間賣各種粥的店，讓王思穎去買了幾碗粥後，一行人繼續開車回到秦和的家，一群人在客廳吃了起來，看著周雨宣餵揚揚吃稀飯的樣子，秦和不禁想起自己的兩個孩子，笑了起來。

「哈哈，揚揚好可愛啊，讓我想到思穎以前也都是這樣餵翔翔跟育銘的，好像昨天一樣啊。」

「好久沒看到翔翔跟育銘了。」秦平道。

「我們上次回國的時候，看到他們兩個那麼可愛，我就跟阿平講我一定要個孩子。」周雨宣笑著說。

「你們兩個啊，都這樣忙於工作，想生要早點生才健康，幸好你跟揚揚母子均安。」秦和道。

「大哥，其實我們一直想生，只是雨瑄身體一直不是很好，後來我們年紀也大了，生不出來，好不容易盼到一個孩子，雖然有些波折，不過雨宣跟揚揚都平安就是我最大的幸福。」秦平笑道。

「唉……國外的醫療水平啊……」秦和搖搖頭道。

「平安就好，也幸好有後面那位醫生，不然揚揚可能差點就沒有媽媽了，我還是心存感激的。」秦平道。

「要是每個病人都這麼講道理你大哥就開心多了。」王思穎在旁笑道。

「哈哈，人心都是肉做的，大哥不用擔心，你用心為病人付出，相信病人是看得到的。」

「但願囉……」秦和輕輕地笑了笑，聳肩道。

「大哥大嫂你們吃完就早點休息吧，已經快十二點了，你們明天還要上班吧。」秦平道。

「你大哥明天早上休假，下午才要去上課，他帶揚揚去附近玩，我要上班，之後再陪揚揚吧。」王思穎回應道。

吃完了粥，秦和安排秦平一家休息後，也跟王思穎盥洗就寢了。

「明天妳搭公車去上班吧，我下午講完課去接你。」秦和對王思穎說道

「好，晚安。」

「嗯嗯，晚安。」

第三章、傳道授業事，師者所當為

隔天一早，王思穎早早就起床，弄好了所有人的早餐後就去上班了，秦和起床後收拾了下午要去給醫學院的學生上的腫瘤課準備的相關資料後，秦平一家也起床了，大家一起吃著早餐。

「大哥要去給學生上腫瘤的課程嗎？」秦平看到那些資料問道。

「是啊，剛好明天要開一台腫瘤的刀，也可以當案例講給學生聽。」秦平邊吃邊回應道。

「揚揚你看，以後要像伯伯一樣當個了不起的醫生喔，幫病人把痛痛丟掉。」周雨宣一邊餵揚揚一邊道。

「醫亨……醫亨……」揚揚還不太會說話，呀呀學語道。

「哈哈，對，當個醫亨。」秦和學著揚揚笑道。

「等下我帶你們去附近的大公園，那裡有很多遊樂設施可以讓揚揚玩，思穎也有幫揚揚買玩具，你們待在這裡的這段時間就有地方去了，如果我跟思穎不在，你們也可以開思穎的車出去玩。」秦和道。

「好。」

秦和帶著秦平一家認識環境，並把鑰匙給了秦平後，帶著他們一家三口去

公園玩，揚揚已經會走路了，看著揚揚可愛的笑臉，秦和溫和地笑了起來，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感謝老天，給自己帶來幸福的家庭，有一個賢妻良母相伴，又有兩個健康的孩子，雖然兒子都長大了，在外地讀書，但也還算貼心，放長假都會回家看看爸媽，自己在工作上也有一定的名聲，讓一家人不論是精神還是物質上都生活無虞。

時間過得很快，一下子就接近中午了，秦和帶著秦平一家三口在附近吃了一頓午餐後，就跟秦平夫妻道別，前往學校為學生上課。

「老師您來啦。」班長看到秦和來了，便起身為秦和準備上課的設備：「老師，您要我去借的腫瘤樣本，下課我們再跟鑰匙一起拿去管理室還。」

「嗯，謝謝。」秦和回道，學生大多都到了之後，秦和就開始上課了。

秦和的課總是會吸引很多學生來聽，生動的講解加上豐富的實務經驗，為他的課大大加分，除了本來的學生外，也有很多來旁聽的學生，他除了用課本講授腫瘤的細節，也用腫瘤樣本給學生生動地講解。

「教授，這種腫瘤好像課本上的胎兒胚胎的樣子啊。」一名學生笑道。

「對啊，教授，臨床上會不會分不清楚啊，把兩個搞錯。」另外一名學生問道。

「一般來說是不會的，基本上一名合格訓練出來的醫生是可以分清楚腫瘤跟胎兒的。」秦和回應道。

「那麼教授，如果真的弄錯了呢？」

「那你可能會丟掉工作，聲譽掃地，所以千萬要小心一點。」秦和嚴肅地提醒道。

「這麼嚴重啊。」剛剛發問的學生吐舌道。

「為自己的專業負責是醫生最高的道德，作好醫生的本分，知道嗎？」秦和叮囑道。

「知道了，教授。」學生點頭。

「教授，請問在您看診的經驗中，有沒有遇過很難下決定的例子，比如很容易引起醫療糾紛的例子，當遇到這種時候，您建議我們該怎麼做？」一名學生舉手問道。

秦和想起了老李遇到的醫療糾紛，猶豫著要怎麼跟學生說，想了一想，還是按照制式的回答方式。

「把日內瓦宣言第七，八、十二條背出來。」秦和要求道。

「日內瓦宣言……」那名學生翻開筆記找了一下道：「第七條：我要憑我的良心和尊嚴從事醫業；第八條我要盡我的力量維護醫業的榮譽和高尚的傳統；第十二條：即使在威脅之下，我也不會運用我的醫學知識去違反人權和民權。」

「嗯嗯，這就是我們必須恪遵的規範。」秦和說道。

時間很快就過了，接近下課時間，大部分的學生都問完了問題，下課鐘一響，秦和宣布下課後很快學生們就走了，只剩幾個學生留下來問問題。

「教授您最近有開過類似的刀嗎？」一名留下來的學生問道。

「明天就有一台腫瘤的刀了。」秦和微笑道。

「那我們能去見習嗎？」另外一名學生興奮問道。

「現在申請可能太晚了，下次吧，留下你們的名字，下次再有類似的手術我再通知你們。」看到學生勤奮好學，秦和笑道。

「好的好的，有機會跟到港都第一婦產科醫生的刀，我們一定不放過。」一名學生高興道，並將學生們的姓名學號都留給秦和。

「哪來的第一，別亂說。」秦和自謙道。

「教授您就別謙虛了，我們先走啦，等下還有課呢？」另外一名學生道。

「嗯嗯，你們先走吧，我把東西收拾一下再離開。」秦和回應道。

「教授再見。」兩名學生向秦和道別。

「下次見。」

秦和整理了一下資料，整理好後才發現腫瘤樣本罐班長拿走了，卻忘了拿樣本室的鑰匙，秦和回頭一看，兩名學生已經走遠了，便把自己的東西拿上，帶著鑰匙去還，由於時間已經過了五點了，到了吃飯時間，秦和便先將樣本室的門鎖了，在鑰匙管理處外面等，等了大約五分多鐘，秦和的電話突然響了。

「喂，婦產科秦和。」秦和接起電話道。

「喂，大哥，我是阿平，剛剛揚揚在公園玩的時候跌倒撞到頭流血了，我們現在要帶他去港都醫院處理傷口。」電話那一頭的秦平焦急地道。

「怎麼會這樣……好，我去叫我同事先別走，你們到的時候跟我說。」一聽到小孩出事，秦和急道，掛斷電話後，也顧不得鑰匙沒還，便著急往車上跑，港都醫院的教學部和醫療大樓並沒有很遠，開車大概十分鐘內就會到了，秦和開到醫療大樓後，擔心那麼小的孩子跌倒撞到頭會留下後遺症，便急著跑去找腦科的醫生。

「趙姐，下班了嗎？」秦和看到一名女醫生走出腦科室便急忙問道。

「下班了，阿和你呢？怎麼那麼喘？」趙姐看到秦和一副很累的樣子便問道。

「我沒事，我姪子剛剛在公園玩耍，跌倒撞到頭了，我弟在帶他過來醫院的路上，能請您等一下嗎？」秦和氣喘吁吁地道。

「好，我等看完他再走吧。」趙姐答應道。

電話又響了，秦平到了醫院，秦和去帶著他們夫妻倆和受傷的揚揚過來，只見揚揚還在哭，額頭上流著血，周雨宣拿塊布先按著止血，趙姐看到後，便

先安撫揚揚。

「來，弟弟乖，阿姨幫你看看喔。」趙姐溫言道，周雨宣將布拿開讓她看傷口，趙姐先給傷口消毒過後就幫幫揚揚包紮了一下，安撫了一下孩子的情緒後，便幫揚揚檢查了一下，給了他一根棒棒糖道：「弟弟乖喔，阿姨給你糖果喔，不哭不哭。」

趙姐起身對焦急如焚的家長講解情況：「弟弟只是撞到而已，沒有引起腦震盪什麼的，回去之後幫他上藥就可以了，只是傷口有點大，怕以後會流疤痕，我開個藥膏給他，每天早晚跟洗澡後都幫他擦一下，應該就不會留疤了。」

倆夫妻聽完趙姐的講解後安心了許多，連連地跟趙姐道謝，秦和也跟趙姐道謝了之後就帶著倆夫妻去拿藥。

「怎麼那麼不小心，才一歲大的孩子，怎麼會這樣呢？」秦和皺著眉頭問道。

「是我疏忽，揚揚踢到石頭，跌倒撞到了頭。」周雨宣自責地道。

「謝謝大哥，看到揚揚流了那麼多血，雨宣嚇壞了，我趕緊帶他來醫院看，幸好大哥還在。」秦平謝道。

「自己家人謝什麼，孩子沒事就好，領完藥你們先回去吧，我還要去等思穎下班。」

秦和帶著兩夫妻領完藥後，讓兩夫妻回家，自己去眼科等太太下班，看到眼科外面沒有病人，秦和就知道太太應該快下班了，便坐了下來，隨手拿起報紙來翻閱，在頭條上就看到昨天那個案例，醫生因為病人術後自殺，引起家屬不滿，不只提告，還天天去醫院外面舉牌抗議，抗議牌上寫著「殺人庸醫，無良醫院」，造成醫院的困擾，該名醫生向家屬提出和解，家屬要兩千萬才肯和解，調解不成只能鬧上法院。

「唉……真是……怎麼越鬧越大，老李他沒事吧……難怪他有那麼多感嘆，現在的病人……真得小心一點了……」秦和搖了搖頭，抬頭一看，王思穎已經離開診間走了出來，便把報紙放下走了過去，跟王思穎兩人往停車場走去。

「我們等下帶阿平他們出去吃飯吧？」秦和提議道。

「改天吧，我今天好累啊，早上開了一台刀，下午又有門診，後來又臨時多加了一台刀。」王思穎一臉疲態道。

「這樣啊，那我就買點東西帶回去跟他們一起吃吧。」

夫妻倆上車後，秦和先開到小吃攤買了些菜跟飯後，才繼續開回家，王思穎在一旁已經累得睡著了，到家後王思穎說吃不下，就先去洗澡就寢了，留下秦和跟秦平一家人在客廳吃晚餐。

「揚揚沒事了吧？」秦和問道。

「沒事，這孩子一玩起來就忘了自己額頭受傷的事情了。」秦平笑著回應道。

「沒事就好。」

周雨宣在一邊餵揚揚吃飯，揚揚吃飯一直不專心，吃一口就跑去玩一下，周雨宣到處追著揚揚要他吃飯，秦和看著便笑了起來。

「以前我兒子也是這樣，小孩都這樣的，不愛吃飯，愛玩。」秦和道。

「哈哈，大哥明天還放假嗎？」秦平問道。

「沒有，明天早上就有一台手術了，是一對夫妻，太太得了腫瘤，夫妻倆一直想要孩子，好險這個腫瘤應該不礙事，切除後他們還是有機會可以有孩子的。」秦和回應道。

「那就好，年紀大了，要孩子真的很不容易。」秦平以過來人的口氣道。

「是啊，所以早點生比較好。」

「哈哈，那就多感謝大嫂囉，她也真夠辛苦的，連飯都吃不下就去睡了。」

「很正常的，我也常常遇到這種狀況，臨時加刀是最累的，有時候事先都沒時間準備。」秦和點頭道。

「辛苦你們醫生啦，我先去餵小孩吃飯。」秦平道，說完他就去幫周雨宣餵揚揚，讓自己的老婆能先去吃飯。

吃完飯後，周雨宣將餐具收拾好後去洗碗，秦平也過去幫忙了，而秦和上了一下午的課，也有點累了，洗完澡後看到王思穎已經在床上熟睡了，便靜悄悄地躺到另外一側也睡了。

最終章、若問醫者性，仁心與人心

翌日清晨，王思穎起了個大早，弄好早餐後把秦和叫起床後，夫妻倆一起吃，留下給秦平一家的早餐後，便去醫院上班了，到了醫院，王思穎跟秦和便分別往自己的科室走去。

「秦醫生早。」張芷欣已經先到了，看到秦和走進診間便向他問早。

「那麼早啊，等下我們有一台手術喔，許麗花的，他先生吳利棟應該也會來吧。」秦和道。

「我知道，他們夫妻已經到了，我先讓他們去辦手續。」張芷欣道。

「好，那我也準備一下吧。」

等吳利棟夫妻辦好手續後進來診間，秦和為他們夫妻講解手術前的須知跟風險，並讓他們簽同意書，許麗花還是很不想開刀，情緒一直有點彆扭，吳利棟不斷地安撫太太，講解結束後便在同同意書上簽名。

手續辦完，秦和讓他們先去手術間準備，自己也準備了一下並換上手術服，雙手進行消毒的動作，弄好後便進了手術間。

「沒事的，一下就好，深呼吸……」秦和安撫許麗花緊張的情緒，讓麻醉師為許麗花上麻醉。

麻醉好後，上了手術儀器，秦和拿起手術刀開始手術，一切都還算順利，許麗花靜靜地躺著，秦和很順利地進行著，直到最後要切除腫瘤的時候，秦和忽然發現不太對勁，原本應該是腫瘤的異樣物，看起來有點不像腫瘤，秦和越看越奇怪，斗大的汗珠就流了下來，一旁的護士看到，便趕緊為他擦汗。

「醫生，怎麼了？」護士問道。

「沒……沒事……」由於雙手拿著手術用具，秦和把頭湊到袖子上揉了揉眼睛，再定睛一看發現很可能是胚胎，仔細觀察了好幾遍，發現真的是一個剛成形的胚胎，靜靜地躺在母親的身體裡。

怎麼辦？

瞬間，醫院裡被告的那幾名醫生閃過了秦和的腦中，該怎麼辦？應該繼續切下去嗎？病人是分不出胚胎和腫瘤的，就算真的切掉了，拿它給病人看，病人也是看不出來的，可是……這是一條生命啊，秦和感到頭皮一陣發麻！

忽然秦和又想起了揚揚，自己的弟弟夫妻倆年紀大了才生孩子，跟這對夫妻一樣，千辛萬苦才盼來的孩子，想到這裡，秦和的手有點發抖，應該跟吳利棟坦白嗎？

自己當過父親，知道有個孩子是一對夫妻多大的盼望，對於一對年紀已經不輕的夫妻來說，有了孩子就像擁有全世界一樣，會想用世界上最好的一切來呵護他，讓他平安長大，自己這刀下去，毀掉的不只是一個小生命而已，更是這對夫妻這輩子的期望。

「醫生，您不舒服嗎？」護士也發現了秦和的異樣，擔心問道。

「沒有，我沒事……」秦和努力鎮定下心神，以目前他所能做到最平靜的聲音回應道。

秦和盡自己最大的力鎮定下心神，手術刀往前伸出，手卻一直顫抖，這刀下去，這對夫妻恐怕永遠無法再有孩子了，想到這裡，執過無數手術刀的手又晃了起來，就這麼停手嗎？

「您真的不舒服的話，我可以去叫……」

「不用，我沒事！」秦和突然大聲地把話打斷，護士嚇了一跳，便不再作聲。

怎麼辦？自己是一名婦產科權威，就算誠心地跟家屬道歉，恐怕也會名譽掃地，普通醫生都不會犯的錯，就算家屬願意原諒，報紙上也知道會怎麼寫，最近發生那麼多醫療糾紛，報紙可能很喜歡這類報導，自己今天擁有的一切恐怕都會灰飛煙滅，這位婦產科權威瞬間感到背脊一陣發涼，腦中閃過了抗

議牌那八個字「殺人庸醫，無良醫院」……

兩個小時後，手術宣告完成，秦和一臉慘白地走了出來，許麗花還沒醒來，被護士推了出來，秦和僵硬地擠出笑容，笑著告訴吳利棟手術非常成功，並要吳利棟陪太太去病房。

過了一下子，秦和來到病房，一旁跟著的護士帶著一個透明罐子，裡面裝著一團血肉模糊的肉塊，就像從許麗花身上挖下了一小塊肉，看來怵目驚心，彷彿還在流血一樣，而病床許麗花麻醉還沒退，還在沉睡著，渾然不知發生了一切。

「這……這是切除的腫瘤，等……等下我們就送去化驗了，手術情況良好，夫人休息兩天就可以出院了。」秦和眼睛並沒有看著腫瘤，只是用手指著，解釋罐子裡的東西，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他的手和聲音都有些顫抖，秦和一說完就趕緊讓旁邊的護士將腫瘤罐拿出去了，並沒有接觸到罐子。

「謝謝醫生。」吳利棟因為並不知道手術室裡的一切，並沒有注意到秦和的異樣，感激地道。

秦和眼神刻意避開，一直沒有看吳利棟，許麗花的情況一解釋完，彷彿很不想待在這一樣，轉身就準備離開病房，門忽然被推開了，是張芷欣慌張地跑來。

「醫生，醫學院的人打電話來，說他們的腫瘤樣本不見了，最後是您的課借去的，您有看到嗎？」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敘事平鋪直敘，末段情節峰迴路轉，引人省思。

林文華老師

描述一位名醫陷入醫療疏失的兩難與抉擇，探討醫療倫理之主題，也呈現人性軟弱與黑暗的一面，故事引人入勝，結尾令人感嘆。

孫中峰老師

省察醫者之心、醫者之德，頗具現實意義。

楊錦富老師

用反面寫法印證正面陳述是故事重點。一寫無良的醫生，一寫良醫的美德。直言好的醫生絕不會昧著良心賺錢，又說好的婦產科不會昧著良心接生，合而言之，就是醫生有醫德。反之，只以賺錢為業，或接生粗糙，一時或許沒人舉發，久之，必東窗事發，那就不是醫之得，而是醫不得。

【阿嬤，我想妳了！】 謝佩軒

阿嬤！我永遠忘不了您那開心的模樣，當您煮飯給我們吃的時候，您總說看我們吃您就很滿足了！我心想您都還沒吃怎麼會滿足呢？長大後才知道，原來對阿嬤來說這是一種簡單的幸福，只要我們吃的飽，她就很開心了！

隨著時間流逝，阿嬤的體力不如以前，某天我回到家，看到家裡非常凌亂阿嬤也不在家，非常緊張的打電話給姑姑，她跟我說阿嬤在醫院檢查，當下的我緊張到眼淚狂流，因為我好怕好怕阿嬤不要我了！

原本以為阿嬤只是輕微的感冒，直到看了報告，才發現阿嬤的肺部有一顆八公分的腫瘤，當下的我一直瘋狂上網查資料，只希望阿嬤還有機會能康復，但結果不是我想要的，因為阿嬤已經第三期接近末期了，家人也討論不讓阿嬤接受任何治療，因為不想讓阿嬤那麼痛苦地離開。

阿嬤！您一直都是我最敬愛的家人，還記得您總愛唸我不要吃不營養的，卻又愛買我喜歡吃的給我，從不讓我餓到。您每天中午都會煮菜和切水果與您的好朋友分享，您的好友也對您煮的菜讚不絕口！所以我總稱您為【世界第一總舖師】！

小時候的我比較調皮，總愛與您唱反調，也常與同學出去玩不在家，您總會唸我不要那麼晚回家很危險，但我都不以為然，直到阿嬤您生病後，我才發現我這樣不對，總讓妳擔心，真的很對不起！謝謝您無條件地包容我。

阿嬤本來不會寫字，但國中的聯絡簿每天都必須簽名，您為了我努力學習寫字，不讓家長簽名格是空白的。我生病時，您總陪在我身旁照顧我，哪怕我一點點不舒服，都要陪著我。每當您去早市場時回來總是滿載而歸，裡面不只有許多水果，還有我最愛吃的食物，和您買給我的衣服，我總問您怎麼不買衣服給自己，因為阿嬤有些衣服已經很舊了，阿嬤總回我她衣服夠多了，不需要再買了！

某天下午，阿嬤一如往常準備食物和水果下樓讓好友們吃，隨後我下樓倒垃圾，發現只有阿嬤一個人坐在椅子上東張西望，心疼阿嬤的我就坐在那陪阿嬤聊天，過了一陣子阿嬤的朋友還是沒有下來，我就拿起手機要阿嬤與我拍照，阿嬤也很配合我。那天，是我與阿嬤拍最多照的一天，殊不知，也是最後一次了！

阿嬤的病情惡化的很快，已經轉移到腦部了，醫生告訴我們時間剩不多了

，當時的我上課都沒動力，每天下課就是趕快衝到醫院看看阿嬤，餵阿嬤吃飯要她趕快好起來，每次進病房前，都告訴自己不能哭，不能讓阿嬤擔心，但每次看了都好心疼，因為阿嬤每天都要打好幾次針，但她從來不喊痛，阿嬤是多麼的勇敢。為了不讓您的好友擔心還特別要我們別告訴他們，但我們還是有請您的好友來看看您，因為下次見面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了！

阿嬤！您是我心中的女超人，很多事情您總是自己扛，也很照顧我，告訴我人生的一些大小道理，還有遇到困難應該如何處理，要我為了自己的未來好好讀書做打算，我知道您最擔心的人是我，最疼愛的人也是我！阿嬤，您知道我很想您嗎？

癌細胞轉移到阿嬤的腦部後，阿嬤開始不認得人了，我總與阿嬤說說話，抱抱她，雖然她已經不認得我了，心裡真的有千千萬萬個捨不得說不出口，相處這麼久的阿嬤，一瞬間不認得我是誰了，讓我好痛好痛，我都還沒孝順您呢，您怎麼可以先走！

您離開的那天，空氣好稀薄。那天晚上我正在洗澡，接到姑姑的來電說您的心跳正在下降，穿上衣服後我就一路跑步到醫院，心裡一直想著阿嬤在等我一下好嗎？求妳了！到醫院後，阿嬤的心跳已經停止了，我到阿嬤的耳邊與她說：【阿嬤，您辛苦了！把我照顧的無微不至，我很愛很愛您唷！還有您不是最喜歡叫我幫您畫眉毛嗎？那就趕快醒來呀！】此刻阿嬤的眼睛流下了眼淚，而我一直摸摸阿嬤的臉，要她別難過，要她好好的休息，要她別擔心我！

看著阿嬤拔下鼻胃管，穿上我替她挑選的衣服，那天，我忘不了，阿嬤是真的離開我了，她終於不用再被病痛折磨了，但是我真的好難過，我的眼淚模糊了視線，看到阿嬤被推上車，我的心好像被扎了一千根針，快不能呼吸了！因為，一直以來都是我與阿嬤相依為命互相照顧的。最難過的是，家裡那熟悉的電視聲，阿嬤在廚房炒菜的聲音，您呼喚我名子的聲音，您開心的笑聲，一切都消失了！讓我難以接受，也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我因此變得很憂鬱，剩至覺得自己走不出來！

阿嬤！您記得您說過要陪我走紅地毯嗎？我想您一定是因為很不捨我嫁人，所以食言了，沒關西我允許您先去天堂享樂，因為我知道您一定會在我身旁陪著我，畢竟我是妳的寶貝孫女呀！每年去看看您都會與您說說話，好像您沒離開過一樣。阿嬤，您對我來說像媽媽、像朋友、像老師。您就像媽媽一樣因為您對我的愛不曾少過，也不曾嫌麻煩；您就像朋友一樣因為您總為我加油、打氣；您就像老師一樣因為您總告訴我該如何解決問題。無論外面的風雨再大，都有您陪著我，讓我勇敢的向前走！

因為阿嬤我才知道親情是最重要的，一輩子就這麼一個阿嬤，不好好珍惜就後悔莫及了。我一直努力的尋找目標，因為阿嬤告訴過我【有目標的人生才精彩，不要怕失敗，因為失敗是成功的墊腳石，唯有失敗才會進步。】這些話都成為我前進的動力。阿嬤您看到了嗎？我已經上大學了，您一定也很開心吧！因為我找到我的目標了！現在想起您的笑容，還是一樣燦爛，因為有您所以我才懂了許多人生道理，這16年來您對我的愛千言萬語都無法表達，我希望，您在天堂可以繼續保持笑容，繼續做您愛做的事情。我最大的遺憾就是還沒孝順您，我知道人生無常，我不能改變您已經離開我的事實，但我會認真地讀書學習技術，做一個善良的人，不讓妳失望！

以前都會覺得阿嬤為什麼要一直唸我，我都會很不耐煩，不想要一直被她唸，後來才發現有人唸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情，因為阿嬤不是愛唸我是在關心我，她的出發點總是為了我好，是我忽略了。謝謝阿嬤這樣無條件的疼愛我，讓我就算沒有爸媽陪在身邊，也有個溫暖的家，只有我和阿嬤，我們都是彼此的精神支柱，養育之恩大於生育之恩。我的超級阿嬤！別擔心，我現在過得很好，我已經長大了，遇到事情也學會如何解決，也更變得懂事和珍惜身邊所有的人、事、物。阿嬤！我想對您說不管您在哪裡，您依然是我心中的最愛，也是我最思念的人。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敘事妥切，文辭流暢，孺子之情洋溢其中。

林文華老師

描述親情，情感真摯，文辭流暢自然，內容感人而不做作，令人動容。

孫中峰老師

深濃的親情在追憶中款款流露。

楊錦富老師

是的，想阿嬤。用事實作引證，把阿嬤的形貌逼真活現，字字句句都是感念，迴腸盪氣，悱惻而不哀怨，可讚。

【古道】 黃懷慧

聽說這古道的石級有一千多階之譜，但旅人十年來親炙其中早已超過一千次了，實源由於這古道好似千面女郎，每次總以新面貌出現，讓人不得不像上癮似的一次又一次地踏上這幽靜的古道啊！

古道雖難，但旅人總是每天不辭辛勞的花上一個半小時，經由步行、公車、捷運再轉公車，最後抵達至山腳下的入口處，雖未正式踏上古道之途，但面對著前方鬱鬱蔥蔥的綠蔭，全身陡然忘卻路途上的疲憊與艱辛，只渴望投入自然的懷抱。那趕路的城市人化作自然的崇拜者，使繁忙的腳步戛然而止，一眼望去青綠，翠綠，那一片無法以言語形容的綠，讓我的雙眼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深層而徹底的享受，也讓眼眸散發出光采，與陽光下閃閃發亮的綠葉相輝映，這無以計數的葉片好似太陽私藏的鏡子般照射出主人含情脈脈的微笑。

我以踏實的緩慢腳步登臨其上，一、二、三，一步花上三秒鐘，停頓兩秒讓時間凝滯於空中，再踏出下一步，一樣一、二、三秒鐘。以這樣的速度，我可以清楚的呼吸，明白的知道呼氣是怎麼回事，而吸氣又是如何運行，也讓我看清腳下石階上的各種生物，蚯蚓在蠕動、螞蟻在搬食、毛毛蟲不慎跌一跤、尺蠖不甘示弱弓身競走，還有雀鳥們在矮叢裡跳躍、啄食與低唱。

有天看到一隻美麗的蝴蝶已然死去，旅人彎身拾起一片落葉為牠遮掩覆蓋，並靠裡邊安放以免被不留意的腳步所踩踏。就這樣經過了十分鐘，來到這鳳凰木與猴不爬九芎樹對眼相望的地方，在這初春時分，前者已然褪去全身華麗的青舞衣和火紅花朵而孑然一身，枝幹粗壯而彎曲，如果說古道是一條龍，那麼這鳳凰樹幹應是這靈獸的爪，至於那顆光溜溜的九芎又該怎麼說呢？該是下雨時雨點紛紛奔赴的溜滑梯吧！

終於從樹枝的縫隙俯瞰到山腳下的台北盆地了，一棟棟的高樓大廈就像火柴盒般倚靠在一起，遠遠的山巒一層高過一層，而天空則佔據了大幅面積，真是令人心曠神怡、樂比神仙了，背上逼出的汗水也頓時清爽了起來。轉了一個彎，在上幾個階梯就看到一條如巨蟒似的大鐵管躺在石級旁，淙淙水流透過水管壁傳送出黃河滔滔大浪奔赴東流般的聲響，走著聽著，頗有與歷史齊併走的胸懷。旅人將掌心輕輕壓觸在管壁上，這水流的波動引發管壁細微的震動，透過掌心穿越身體，彷彿活絡旅人的經脈，全身頗有煥然一新的舒暢感。

此時，不絕於耳的五色鳥咕嚕嚕的聲音忽然大作起來，再加上其他鳥類的不同鳴唱交融出一曲無懈可擊的多聲部合唱，真是熱鬧非凡的大自然樂章啊！不知不覺就走到了石級陡坡的盡頭，也就是涼亭的所在。旅人們靜坐者有之，

拉筋者有之，滑手機者有之，喝水沉思者有之。旅人我則站上平台，眺望更大面積的台北盆地與更小型的一零一大樓，思念起不久前曾一同親臨古道的、已不再人世的外婆，希望眼前所見能與他在另一度空間同步欣賞。

再來，就是一條平緩而彎曲的山徑。常常旅人忘情於兩旁高聳的參天古木，正當大口吐納森林芬多精之際，忽然樹枝飛影晃盪，抬頭尋找，赫然發現是猴群！心中默數，乖乖，竟有大大小小二十隻多。當旅人還來不及露出驚恐神色時，旁邊蹲坐在樹幹上的母猴抱起小猴仔的溫馨畫面，讓人們臉部線條緩和許多，這也太享受了！真讓人見識到動物發揮母愛的一面。

在平坦而蜿蜒的小石子鋪成的山徑上，走著走著，涼風一陣吹來一陣，把旅人身上的汗水一寸又一寸的吹乾，這時，隨著腳部的輕鬆，心跳趨向平緩，鼻息的呼吸也轉而無形，此刻正是身心靈全面寧靜，任何外界事物都不能干擾到一絲絲的靜。這，就是古道啊！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描寫登古道的感悟。

林文華老師

描述具體，呈現古道特色，景物觀察細微，但意旨不夠深入。

孫中峰老師

文字掌握精確，情文俱佳。

楊錦富老師

古道，不知在何處。能說明清楚較佳。如雲南的茶馬古道，人們耳熟能詳，即可稱說，只是平常所說古舊道路和所稱古道即竟是不同，可多思量。但能在行走途中賞景記實，收穫仍多。

【幽默】 江姵驛

當生活缺了點溫度，不妨用笑聲為它添些柴火，當生活感到窒礙難行，不如用趣味為它潤滑一番，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建議教育部應該為學生多開一堂課，我會建議這堂必修課：幽默學。

幽默就像咖啡，沒有它，可能讓我們昏昏欲睡，沒有它，可能讓我們心神勞累，現代社會，我們的日常生活時常是枯燥乏味的，在每天重複而呆板的生活中，我們失去了笑容，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啊！

人際關係中，幽默就像一把鑰匙，陌生的人們，可以因為共同的笑點，拉近彼此的距離，一點幽默，一點歡笑，可以為彼此的友誼建立好的開始。

在緊張的情緒中，幽默就像利刃，能將橫互在彼此之間的冰層切碎，當為了某件事爭吵不休時，一點小小的幽默可以使站在各自立場的雙方，暫時放下執著，試著在一定程度上達成共識，尤其可以在許多的國際外交事務上可以見識到幽默的威力。

還記得一個用幽默化解尷尬的小故事，時任英國首相邱吉爾去白宮拜訪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時，羅斯福去到邱吉爾的房間，卻發現邱吉爾正一絲不掛地在房間裡活動，羅斯福尷尬地表示要等下再來，邱吉爾卻回答：「來吧，我的總統，我在您面前可是一點都沒有隱藏啊。」

像這樣輕鬆幽默的語句，能適時的化解尷尬，在各種各樣的溝通場合，大到公司開會，小到家人溝通，都可以在適當的情況下使用，因此時常可以在許多影視、文學作品看到幽默的元素，然而許多外國人對華人的印象卻往往是枯燥而沒有幽默感的，在中國的詩詞曲賦中，幽默元素也不是主流文學的寵兒，但在中國古典文學之中，仍是不乏幽默的作品，比如著名的笑話集成：笑林廣記，可謂是中國古代笑話集的經典之作，逗笑無數騷人墨客，可見幽默不論在古今中外都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元素。

根據聯合國的政策，在未來，憂鬱症將與癌症、愛滋病將並列為新世紀三大疾病，到了2020年，憂鬱症將與心臟病並列為影響人類最多的兩種疾病，這顯示了我們的生活雖然越來越現代化，但是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我們卻在情緒的泥淖越陷越深，不得解脫，生活的壓力時常使人喘不過氣來。

當生活遇到困難時，找人傾訴或許很有用，但如果每次遇到壓力總是要找人一吐苦水，容易讓自己變成一個只會怨天尤人的人，要是下次再面對同樣的

問題，情況似乎並沒有改善，放聲大哭或是將情緒用歌唱的方式抒發出來，或許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但如果你可以改變這一切，將悲憤化為幽默，可以展現更高的情商，以下就舉幾個生活常遇到的情況為例子。

當長久相處的夫妻，因為太過熟悉彼此，即便是手牽手，也像是左手牽著右手，這往往是夫妻之間爭吵的原因，許多的婚姻問題也因此應運而生，關於這個問題，我曾經聽過一個幽默的說法。

有一個人自問，男女之間如果互有情愫，還可以保持純友誼嗎？

幾經思考後，他得出了一個答案，可以的！男女可以在互有情愫的情況下還能保持純潔的友誼，只要他們結婚，然後經過個幾年，就可以保證他們之間只剩下純友誼而已。

雖然這只是一個笑話，卻可以為夫妻的婚姻增添點幽默，如果許多失和的夫妻可以用幽默的方式來應對彼此的關係，或許可以降低現在日漸上升的離婚率了。

除了夫妻之間彼此的關係之外，跟另一半的家庭之間有時也會有些問題，尤其是婆媳之間是最常見的，但是我有一個朋友，總希望他的太太跟母親一起去比賽雙人女子跳水，因為他們兩位不知為何，總是能夠同時掉到水裡。

當生活上的壓力太大，我們常常羨慕別人擁有的種種，但殊不知在這個社會上，也會有人正在羨慕著我們的生活，比如幼稚園老師時常羨慕著大學老師，如果他的課也有學生睡覺該有多好。

諸如此類各式各樣的幽默，當生活感到難過的時候，不妨停一下，幽自己一點吧，你會感覺彷彿在大熱天，喝到一杯沁涼的飲料一般舒暢，嘴角上揚，人生就會跟著上揚的。

§評語§

陳麗娜老師

能引事列抒論，行文結構完整。

林文華老師

文辭流利，內容頗富趣味。

孫中峰老師

非典型的散文作品。

楊錦富老師

幽默在會心的一笑。幽默的話語會使凝肅空間轉成歡愉。本文議論力佳，所舉故事亦有味，如再能舉一二顯例，必更貼切。

【最懷念的地方】 陳淳祐

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地方，我也不例外，在童年的生活中，我去過的地方數不勝數，但最令我懷念的地方是我的家鄉——阿里山。那是一個充滿愛、快樂、歡笑和神秘的人間秘境。

那裡有我小時候許許多多的回憶，現在我住的地方，已經很少能見到高山，每次天氣很好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家鄉的山。那裡的空氣總是沁入心脾，在溫暖和煦的陽光下，伴隨着淡淡的微風，一個人慢悠閒地在林間里散步，別具一番風情。一眼望去枝繁葉茂，滿山的松樹，永遠讓人感覺春意盎然，春天百花齊放，姹紫嫣紅，滿山的杜鵑花，永遠讓人覺得心曠神怡。萬物更新，讓人有一股一年之計在於春的動力，增獲了勇氣與希望；夏天天氣炎熱，而樹林卻讓人感覺清爽，拋開所有的煩悶與急躁，保持一份寧靜的心；秋天萬木枯黃，唯有山上的松樹卻四季常青，讓我不會有秋天悲涼的感覺，而更加的樂觀；冬天白雪皚皚，一層層薄薄的白雪像巨大鬆軟的羊毛毯子，為大地蓋上，樹枝披上了一層美麗的銀裝，分外妖嬈，彷彿來到了童話般的冰雪世界，冬天的美也是淋漓盡致呀！

近年來，環境污染日益加劇，人們大規模的開發土地、大量的種植檳榔樹嚴重危害水土保持，每逢豪雨過後所引發的土石流，還有觀光發展，工廠不斷的大量排放廢氣因而產生霾害，使無數悲劇發生，所帶來的影響造成環境髒亂，交通擁擠、物價與地價上漲、文化改變、資源破壞等等。我們生活在鋼筋水泥的森林裡，幾乎對於生機勃勃的林木遠離了。現在的交通工具、建築物或複雜的機械都給空氣帶來極大的污染，它們雖然都給我們帶來方便，但它們也會污染空氣對人體有害。然而因為這種種的原因，帶給自己些許的隱憂，最熟悉、最美的地方，似乎有朝一日，將面臨在記憶中消失殆盡的困境。

回想起昔日的朝朝暮暮，看著現在經歷著的點點滴滴，不禁慨嘆時間的飛逝。懷念著以前的那些美好，我覺得現在的生活猶如身旁刮著一陣旋風，帶來的沒有那樣輕微柔和的感覺，只是更多混濁的沙土，有時竟會迷離了雙眼。真希望我們人類能快點覺悟，把那個我記憶中的地方還給大自然，那裡的寶藏是給有心觀賞的人欣賞，是天神送給大家的禮物，雖然這些寶藏因為人為因素短時間內還無法恢復原來的樣貌，但它將永遠烙印在我心中。若那一刻的我是文人，我將用最精美的篇幅去讚美它，若那一刻的我是作曲家，我將用最優美的曲調去創作它；若那一刻的我是畫家，我將用最絢麗的色彩去繪畫它；若那一刻的我是攝影家，我將用最獨特的鏡頭去紀錄它；若那一刻的我是作家，我將用最生動的形容去描寫它。這一切的一切，只是為了它，我最懷念的一個地方我的家鄉——阿里山。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憶及生長環境的變遷與省思。

林文華老師

描述童年深山部落的美景，令人驚艷，也呈現傳統部落文化的特色，末二段則感慨文明入侵造成部落美景消失，發人深省，惟文辭不夠精練，需再修飾。

孫中峰老師

自然與人情交融，在山水描寫中有深刻的生命記憶，亦有對現代社會文明的反思。

楊錦富老師

文詞典麗有致，寫古樓部落的橋情，意蘊豐實，把家人及朋友融洽之樂記入文中，優雅亦溫馨。

【旅行】 廖癸竹

人生不如意事，總是十有八九，積壓在心中，讓人鬱鬱寡歡，現實總不是那麼樣的美好，胸有凌雲千里之志，卻難行方寸一步之遙，想要對酒當歌，卻不能總是靠著杜康來解愁，何況舉杯澆愁愁更愁，久了，恐怕肝臟就堅若磐石了，想要放聲謳歌，唱盡人間不平事，卻總覺得情緒難耐，難以解愁，怎麼辦呢？

去旅行吧，走著走著，也許煩惱就忘了跟著回家了，走著走著，也許開心的種子就發芽了，時常，憂愁就這麼如煙散了，一本護照，一個皮箱，去把三千煩惱放逐吧！

該去哪呢？

想要到文明古國，徜徉古文明之中，感受歲月的長河帶給人類的洗禮，可以去吳哥窟，見識一個熱帶古國的興衰，一座座宏偉的石砌建築，雕刻細緻入微，彷彿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人，對於信仰的虔誠，由於朝代的更迭，有的時候信仰佛教，有的時候信仰婆羅門教。

每座吳哥古蹟都有代表的神社，象徵著保護神庇濕努的小吳哥城，方位座東朝西，每天凌晨都會吸引大批觀光客來看日出，要是你運氣夠好，那天雲層不會太厚，你就可以見到傳說中的吳哥日出，朝陽緩緩從尖塔後升起，為吳哥帶來光明；小吳哥城後方的巴甘塔，讓遊客可以爬上去，體驗當年國王的感受，是如何地居高臨下，睥睨蒼生；在一面一面石雕牆上刻著各式各樣的細緻雕刻，訴說著無數的故事，大部份來自梵文經典《羅摩衍那》，隱含著寓意的神話。

在巴戎廟，可以見識到信仰佛教時代的建築，這座建築也是整個大吳哥城的中心，在這裡，可以看到聞名於世的吳哥微笑，無數個加亞華爾曼七世的四面微笑臉，看著高棉的東南西北，庇佑著四方的國民，國王頭頂上頂著蓮花，象徵著佛教的意涵，在這裡可以拍出許多有趣的相片，如果角度抓得好，還可以用借位相片偷親一下國王的鼻子。

歲月的流轉總是令人不勝唏噓的，深度探訪這個古文明，將大小吳哥城好好地走一遍，細細地探訪，見識一個曾經盛極一時的吳哥王朝，到今天發展中的柬埔寨。

如果想要到南國度假，可以去遠一點，飛到峇里島，感受這個南半球島嶼的熱情，一出機場，戴上象徵著峇里島的雞蛋花環，感受這個伊斯蘭教國家中的唯一一個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島嶼，是如何的擇善固執，即便到了現代化的今天，島民依舊保持著印度教的傳統。

四處可見的鮮花小盒供品，代表著島民的虔誠，離開了城市的喧囂，可以靜下心來，漫步在陽光下，享受愜意的慢活，走累了，停下來，點杯椰子汁吧，沁涼微甜的椰子水會讓人元氣回復。

想要深度地體驗當地的宗教文化，可以去海神廟，在那裡看著洶湧的波濤，會突然發現在大自然面前，人類是如何的渺小，在崖邊的廟宇，可以感受到島民對海的敬畏，一公一母的雙廟，在碧海藍天下交相輝映。

如果生活的壓力讓你感到緊繃，可以嘗試一下遠近聞名的峇里島按摩，讓雞蛋花的精油將你身上的疲勞釋放，再讓當地特製的酸奶膏將你的角質去掉，也許不知不覺中，你就舒服地睡著了，當醒來後，再享受一個花瓣浴池的芬芳，長久以來累積的疲勞，就這麼抒發掉了。

如果還沒到晚餐時間，可以到金巴蘭海灘，在沙灘上享用著美食，看著岸邊一艘艘歸航的螃蟹船，等待著日落的美景，在夕陽餘暉下，享受這美好的時光，如果運氣夠好，還可以看到美麗的火燒雲，讓日落的夕照遍染大地，暈開瑰麗的色澤。

如果你熱愛海洋，也可以到菲律賓，深入後就漸漸發現，我們對菲律賓人誤會太深了，在宿霧，當在路上迷路時，隨便找一個路人問路，都會有一群人一起來指引你方向，你可以在這裡，真正地認識菲律賓人，見識到他們的熱情與善良，在這裡，你可以看到乾淨的大海，在藍天之下顯得清澈無比，一個面罩，一件救生衣，撲通一聲往海裡跳，拜訪這片大海中的住客，看著熱帶魚群從眼前游過，有時還能看到海龜的蹤跡，但是當你要去追牠的時候，轉眼間卻又消失不見了。

有機會的話，也可以往更深層的海洋下潛，背上氧氣瓶，穿上防寒衣，可以在十米下的海洋拜訪這群海中生物，色彩斑斕的珊瑚在水中搖曳生姿，頑皮逗趣的小丑魚在海葵中鑽來鑽去，

要是你夠勤勞，願意早點起床，當天氣候又允許的話，可以驅車三小時到歐斯陸，去見見海中溫柔的巨人：鯨鯊，戴好面鏡，穿好救生衣，在小舟附近浮潛就可以看到這群海中的巨人在身邊游來游去，鯨鯊雖然是鯊魚，卻是以小蝦米

與浮游生物為食，但是千萬不要塗抹防曬霜，這會傷害牠們的健康，只要遵守規則，與海為善，就可以在水下找到無限的感動。

除了旅遊的地點，旅伴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選對旅伴，就算到了一片惡地，也能有所收穫，如果選錯了旅伴，就算到最美的景點，恐怕也無法盡興，與親朋或愛人同遊，總是令人感到開心的，如果真的沒有人可以同遊，獨自一人的旅行也可以很美的。

多數人在旅遊時，總是喜歡用相機拍個不停，但拍照不是旅行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的是當下，是心中那份感動，是當日落西山的美映入眼簾，照在心中的悸動，是當落花在眼前朵朵散落，拼湊出的那片繽紛，偶爾透過相片，讓往後可以回憶起這份回憶。

旅途中偶有小插曲，也許是迷路，手機又搜不到信號無法導航的困頓，也許是吃壞肚子，遍尋不著廁所的慌張，也許是手機不見，翻遍所有行李都找不到的緊張，但不要緊，旅行，就靠這點點滴滴串成了回憶，在回想起這段旅程時，最讓我們嘴角上揚的，往往是這些意料之外的趣味。

忽然發現，開心無所不在，以為很難找到，其實旅途中，在許多的角落，都藏著開心，細細品味，慢慢尋找，集滿十個，可以換一個更大的開心，多少紅塵俗事，多少憂愁難解，均已忘然。

§評語§

陳麗娜老師

行文流暢，細數旅程中的感悟。

林文華老師

描述國外旅行的所見所聞，文辭流利，敘述詳實，觀察敏銳，頗能呈現旅遊所帶來的人生樂趣與意義。

孫中峰老師

旅遊景點寫太多，反失焦點，致文章內容無法深入。

楊錦富老師

題目改成吳哥窟之旅較好。吳哥窟在柬埔寨金邊，是一二千年的佛教聖地，長久離世，共黨放手後，已漸為世人知曉。本文可先就歷史背景簡要敘述，再談旅遊心得，可收前因後果之效。

【一個業務員的啟示：夢想與堅持】 鍾昀

世上最甜美的事物，莫過於蜂蜜的滋味，其甜無比；然而比蜂蜜更甜美的，是成功的滋味，沒有人不熱愛成功，它帶來喜悅，更帶來幸福，然而何謂成功呢？我認為，成功就是設定自己所嚮往的夢想與方向，並努力實現，最後達成自己既定的理想與目標！

小時總有許多夢想，這也常常是作文題目，有的男孩會寫：我要當總統，成為國家的領導者；有的會寫：我要當科學家，得諾貝爾獎；更敢夢的男孩，甚至會想當超人，飛去打擊犯罪；有的女孩，會寫我要當媽媽，生幾個孩子，有的會寫我要當女強人，巾幗不讓鬚眉，而更夢幻些的女孩，甚至會寫：我想當公主，住在漂亮的城堡裡，等著我的白馬王子；不論哪種夢想，總是美好的，能給孩子無限的想像。

隨著年齡的增長，為什麼過去這些敢夢敢想的男孩女孩漸漸地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茫然沒有頭緒，徬徨無助的一群青年男女，過去那些志比天高，心比海闊的男孩女孩去了哪兒了呢？

那群孩子，有些在升學的過程中消失了，每天面對數也數不清的書本，寫著永遠寫不完的考卷，補著永遠補不完的習，很大一部分有夢想的孩子，就在這時不見了，淹沒在試卷之中走不出來，喪失了信心，失去了方向，惶惶不可終日。

又有些孩子，在人際關係的旅途之中迷失了方向，漸漸地忘記了自己是誰，也許是同儕壓力，在人際關係出了問題，又或許是因為感情糾葛而受困其中，這一切的種種因素，沖淡了過去的嚮往，變成了迷途羔羊，在日復一日的生活中，遺忘了過去的豪情壯志。

出社會後，面對工作的競爭，在生活壓力下，原先的那群孩子已經所剩無幾，還能夠保持著赤子之心的，寥寥無幾，在聽到這極少數還擁有夢想之人的雄心豪語的時候，許多人彷彿看到珍奇異獸一般，會以驚奇的目光，看著這些宛如來自火星一般的珍稀動物。

那群還沒有遺忘的人，在社會上，又分成兩種，其中一種人，今天想在科技業成為下一個比爾蓋茲，明天想在投資界成為台灣的巴菲特，這類人，永遠有著未完成的夢想，但也只停留在夢想的階段，永遠沒有實踐的一天，可以說是思想的巨人，行動的侏儒，每當他們到了一個環境，總會有些不幸的事情發生在他們身上，有時是上司刁難，有時是同事排擠，又有時是客戶挑剔，每個

夢想都會被一百種理由拖累，讓他沒有辦法成功，絕對不是自己的問題，自己的才華沒有人賞識，千里馬沒有遇到伯樂，今年是這樣，明年是這樣，十年之後還是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繼續夢下去，也只能如此的平凡下去。

又有非常少的一種人，數量有如鳳毛麟角，他們立定志向，緊咬不放，每天努力地為了夢想拼搏，失敗就再來過，再失敗了就又再來過，永遠不放棄，抱持著小強精神，打不死，罵不怕，日日行不怕千里路，天天做不怕萬事難，每天早晨叫醒他們的，不是鬧鐘，是夢想，他們精力充沛，每天逐夢踏實。

在生命的旅途中，總有挫折，人生道路上難免跌跌撞撞，在挫折與失敗之中，總能讓我們成長，可是大多數的人在失敗的過程中，爬不起來，又有些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喪失了信心，就此一蹶不振。

每天，我提醒自己要當第二種人，一切付出的努力與汗水，都是為了美好的明天，我願為了自己的目標，付出一切的努力，只為達到夢想的另一端，如同巨石強森的名言：血液、汗水和尊重，前兩者一旦付出了，第三樣就將伴隨而來。

每當陷入徬徨，感到前路茫茫之時，我努力地提醒自己，這裡離終點，只剩最後一哩路了，咬牙撐下去，成功是留給鍥而不捨的人，不論夜再怎麼黑，黎明終究會到來的，即便長夜如此漫長，我終究相信，沒有等不到的天明。

每當遭遇失敗，又繞了一次彎路的時候，我努力地告訴自己，太好了，又是一次學習的機會，我要感謝失敗，我感激所有這次讓我失敗的人事物，因為你們，我又學到一課，下一次，我將不再因為一樣的原因被打敗，我要笑對所有的失望與絕望，就像《史上最偉大的推銷員的羊皮卷》寫的：「我要笑遍世界，從今往後，我只為幸福而落淚，心衰力竭時，我要提醒自己，這一切都會過去，我要用笑聲點綴世界，我要用歌聲照亮黑夜，我要成功，我要笑遍世界。」

每當面對挫折，經歷無數的打擊，我努力地告訴自己，寶藏從來不會放在安全易取的地方，不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撲鼻香，一切美好的事物，總藏在最危險的風浪後面，唾手可得的 success，在世上並不存在，往最黑暗的角落去，往最沒有人想去的地方走，那裡有平凡出身的我們，有機會能拿得到的成功者的鑽石。

每當得到了成功，嘗到美好的滋味，我要提醒自己，越是飽滿的稻穗，越顯得低垂，越是滿載的水瓶，越搖不出聲音，千萬不能因為一時的 success 而被沖

昏了頭，保持謙卑，如蘋果創辦人賈伯斯所言：讓自己保持飢餓，對於知識的飢餓；永遠記得，自己絕對是非常優秀的，但絕不是最優秀的，如此才能有自信，又能常保謙卑之心，繼續向他人學習。

每當獲得勝利，在競爭中勝出時，我要提醒自己，在競爭中總有失敗者，我僥倖獲得了這次的成功，但不要忘記自己還是失敗者的時候，心裡有多麼的不甘與懊惱，永遠不要讓自己因為一時的勝利而驕傲自滿，感激讓自己獲得勝利的一切人事物，沒有他們，就沒有成功的我，開心片刻之後，我提醒自己，要保持警覺，不要讓勝利變成曇花一現。

我要像沙漠中的旅人渴望水一般渴望成功，我要學會感恩，如同古諺所說：窮算命，富燒香，我要感激命運，讓我獲得了今天能獲得的一切；我將不再為自己的失敗而哭泣，我將不再為自己的不幸而悲傷，不論面對希望還是失望，我都要用我的笑容，去融化這一切，昨日的種種，已譬如昨日死，今日的種種，又將譬如今日生，我將不再面向過去，而努力追逐未來，我要成功！

§評語§

陳麗娜老師

以自身經驗論述，行文流暢。

林文華老師

主題清楚，舉例貼切，說理明確。

孫中峰老師

議論遣詞用句似樣板文章，頗見造作之跡。

楊錦富老師

當業務員是辛苦的，只因工作較無保障，今日有事做，明日未必有，看人創業成功併，自己創業可難。本文寫來，倍感辛酸，但能堅持，卻不容易，以此祝福。

【車窗】 李娜玟

有一種框一直在那，有一種畫時刻在變。
漫長的車程，唯有一旁的車窗是我的慰藉。
每分每秒，無時無刻，
車流往來的道路、鱗次櫛比的大廈；
與河川比鄰的村莊、在田裡耕作的農家。
由早至晚，看光影的魔術變幻，
陽光照耀山川四海、星光呼應萬家燈火；
一年四季，見春夏秋冬的輪換，
春夏的盎然生機、秋冬的五穀豐登，
就連晴空明媚、雨霧優美，
都宛若層層濾鏡。
方方的窗、方方的景，窗框出了景，景映入了我的心，
那是永不重複的畫，獨一無二的景色。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文字流暢，以車窗擬為畫作，寫出自然四季的變化。

林文華老師

富有創意，將車窗譬喻為永不重複的畫，頗具巧思，文辭洗鍊流暢，具有節奏感。

孫中峰老師

車窗即畫框，映現四季景色與現實風光，比擬適切，描寫生動。

楊錦富老師

由車窗透進透出，把窗外景象順筆寫出，對景物如實描繪，雖是鋪敘，卻自有一份圖畫的姿采。

【我願化做一隻魚。之於你。】 黃義雄

<<序。始>>

曾經… 我是一隻。魚…。卻深深嚮往蒼穹…
我目視天上的鳥類 除了羨慕 也期待與她一起翱翔…
好想好想…。太想飛了。與她…
但我可悲的是 沒有人魚公主的幸運 擁有值得交換的天賦…
只能跟浪花打在岩石 飛濺出去 想像自己能飛。
日復一日…。
終於 有天 她從盤旋的天空 停在岸邊看我
她彎著頭 疑惑的看 看著看著 卻冷不防將我捧起…。理系
不曾抓傷我 只有捧起。捧起……在手掌心上…。去飛…
此後 他經常帶著我”飛” 踏上旅程 從此 我深深陷入那片不屬於我的天空。
陷。入>>>無法自拔的依賴。

<<轉。變>>

時序轉換了 也許物換星移 也許濃情不在
我不知道她是累了 還是疲憊 還是怎樣?
總之我猜不透天生有翅膀的她是在想什麼?
終於我們在難有彼此溝通計畫下個目的地的隔閡…
她竟冷不防放開了我。
將我重重的摔回海中 垂直殞落激起的表面浪花
像一巴掌打醒我 打得我遍體鱗傷 措手不及…。
在我摔進一片被我魚身給攪混濁的海水之中，
我突然想起她當初也是冷不防地闖進我的世界。
可是當時是被捧起 如今卻放開了我
這。樣。 措手不及冷不防地離開。

<<懂。夠>>

其實我自願攤留在漩渦裡思考了很久，或許…
在一場本不該屬於我們的旅程之中 她選上了我 一起冒險

而那是我魚族生命中 最最奢侈及最最接近星星月亮太陽的一段時光

想起…依舊絢爛，感受到幸福美好。

但 終究 我和她是不一樣的兩個世界 也許她身為鳥類的敏銳直覺提醒了她

她是飛鳥 她孤傲 她嚮往自由天空展翅任遊 能自在穿梭天際之間 還能憑藉第六感追逐風的方向

但我是魚 我孤獨 我渴望依附海水交換呼吸 只盡力避免暗潮洶湧 還只能短暫七秒記憶無法專注

是累贅 是負擔 還是彼此只是找機會徒試自己的差異性？

命運給了我們交會 認清彼此的不可能性。

殘忍也殘酷。

夠了 就讓我繼續游回深海療傷 別讓我再抬頭望著你卻不能與你飛了

原來我是魚 永遠都是魚 只是隻孤單的魚罷了…。

§評語§

陳麗娜老師

以魚、鳥比你愛戀的起始與結束。

林文華老師

感情的天壤之別，如魚與鳥之戀，彼此個性、生活南轅北轍，終究走向分離。
設想新奇，用語清新，結構完整，情感動人。

孫中峰老師

魚鳥對照以喻愛情之中彼此關係，表現情傷，貼切巧妙。

楊錦富老師

化作一隻魚，不如變成一隻鳥。魚只在水中游，鳥可翔於天，也可入於水。
嗯，愛情是很美的，但過於渲染，使情感落於世俗，反而顯現不來其中的美。

【夜遊新加坡河】 林淑媛

燈光灑落
引得波光潑豔
高樓層疊
書寫繁華無限
晚風輕拂
赤道也被吹涼了
金沙碼頭
燈光畫出絕美夜景
航向
克拉碼頭
兩側把酒言歡
多少笑語
觥籌交錯

忘了帶筆
詩篇無處去
滿溢胸中
釀出感動
醇而香
瀟灑畫舫
四溢同船乘客

基因螺旋橋
科學與藝術水乳交融
點點紅光閃爍
映照基因序列
國家音樂廳
在一旁偽裝成榴槤
提醒我
這裡是熱帶國家
魚尾獅
嘴裡吐出的不是水
是獅城故事
訴說著歲月流淌
一滴滴累積成新加坡河
從第三世界

到第一世界
換了人間
河畔萊佛士雕像
雋刻著星洲開埠
指引方向
航向未來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文字適切，抒情平順。

林文華老師

文辭流暢，能掌握新加坡景點之特色，頗具巧思，呈現新加坡發展的軌跡。

孫中峰老師

歷史觀照聯結情感想像，表現精采出色。

楊錦富老師

詩篇柔和細膩，寫實也寫境，把遊的意象借胸中感動暢然表達；不拘泥，不黏著，絢麗中顯自然，平順中得起伏，切題合宜絲絲入扣。

【魔鏡】 黃敏嘉

我遠遠的看見一抹微笑
一探究竟
卻看見了無數個我
那少數彩色的
喜悅著 平靜著 感激著 滿足著
而多數黑白的我
猜忌著 悲傷著 害怕著 鬱悶著

那抹微笑吐出了好多蘋果
彩色的我們
只吃好的蘋果
黑白的我們
卻爭著啃蝕爛掉的部分

一轉眼
黑白的我們化作一道漩渦
強猛地如急轉直下的滑梯
這快感
好享受

霎時間
一道彩虹緊緊地拉著我
阻絕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他陪我慢慢脫離
慢慢爬
慢慢找
那最初的我

後記：

看待一件事情，就像是：雙眼從一個窗口看出去，是看到滿天的星辰，還是地上的泥濘，光明與灰暗，就在喜悲跳躍間。然而負面情緒如同毒癮般，給人短暫的快感，卻隱藏了迷失與傷害。

幸好黑夜中的皎潔明月——父母、師長，用溫暖的雙手牽住了我，為我指引方向，陪伴我走出幽暗的世界。

§評語§

陳麗娜老師

後半段語意隱晦，難明其意。

林文華老師

借用魔鏡的童話故事，敘述過多的慾望帶來令人沉淪的罪惡，幸好有師長及時指引而挽回，發人深省。

孫中峰老師

在魔鏡映照出之無數個我中尋找真我，還初歸本，寓意深刻。

楊錦富老師

幻化的模樣在鏡中隨形而出，隨形而現，是不錯，只是談到漩渦和滑梯，在語意的表達上似乎有些突兀，難以看出鏡底虛影所展露的意思。

【圖書】 張鳳菁

在閒暇無人之際
我喜歡在照度三百以上的書香世界徘徊
踩著輕巧的步伐 駐足在絕佳的風水寶地
向廣闊的天地 借來靜謐的一隅

若你仔細觀察
會發現在這坐擁百城的天地裡
有著許多陪伴你的書友
散布在這無聲的見面會中
與他們一拍即合的朋友相談甚歡

我喜歡在拿到書時
欣賞設計師充滿巧思的設計
選用細砂紙油墨刷亮的書衣
在轉向不同的角度時
折射出封面淡淡的光彩
是在為它注入靈魂
勾勒出作者不凡的風采

覽閱內文 細細的品嚐
角色的魅力 情境的描述
劇情的堆疊 隱藏的伏筆
帶領讀者豐富的想像力
完成一部部膾炙人口的曠世鉅作
有如山魯佐德 精彩了一千零一個夜晚

它們是人們智慧的生命樹
國家的孫子兵法 過客的世外桃源
佛法的萬象禪意 人生的玲瓏棋局
我們耄耋之年裡永無止盡的學海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抒情平順。

林文華老師

描述圖書的各種面貌，以及閱讀之趣，頗為傳神。但文辭稍嫌散文化，意旨較為明瞭直接，宜再婉轉、間接，多用譬喻，增加想像空間。

孫中峰老師

愛書人對於書的歌詠，內在心境、外在氛圍與書中世界連成一氣。

楊錦富老師

以第一稱方式寫詩作，不拐彎抹角，堪稱直接了當。順著意象，把坐擁書城的體會隨筆托出，柔和中孕蓄清麗，軒敞中滿溢書香，書韻芬芳氣自華，佳善。

【午夜自助餐】 張龍志

嗡嗡嗡是你宣戰的開端
通知我今晚即將開戰

我討厭你 夜襲的你
午夜夢迴 你的單打獨鬥

我討厭你
你沒有經過我的允許
卻吻了我 搶劫
當我回首 你已經無影無蹤

我討厭你
你擅長捉迷藏 身手矯健
你鐵定覺得很荒唐
手舞足蹈的我 抓不住的你
每次的戰爭都讓我更厭惡你的存在

我討厭你 可惡的傢伙
你吸了一腔的鮮血
得以飽足 能量充沛
紅、腫、熱、癢是你給我的回饋

可惡的是
殺了一個你 還有千千萬萬個你

世上最惡毒的言語
都不及你的惡毒

今晚 來開戰吧！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描寫人蚊的對戰，措辭流暢生動。

林文華老師

將蚊子吸人血比喻為午夜自助餐，譬喻貼切，頗具諧趣。

孫中峰老師

整體表現幽默而有諧趣。

楊錦富老師

用擬人寫法切入主題，這是詩作很好的表達方式，只是用語技巧流於嘻哈，沖淡了詩的滋味，非常可惜。

【曬棉被】 黃懷慧

天晴，媽媽曬棉被。

藍天上也有很多床棉被，

不知道是哪位媽媽曬的？

有的棉被很大，像北極的冰山。

讓人很想知道主人是誰。

有必要蓋那麼大的棉被嗎？

常常面臨寒流嗎？

或許那主人就住在北極，

以冰山為被？那也太冷了！

有的棉被又很小，小得可以用拇指和食指的指尖捏住揉成小糰塞耳洞，防那飛機通過的噪音啊！

有的棉被又像悠遊於大海上的航空母艦，優雅而大器。

哎呀！我該選擇哪條棉被來蓋啊？

看哪！那床棉被像是媽媽拿著刮痧板在阿嬤的頸項間刮出的痧。

噢！痛！

被是白的，而那痧可是紅的。

曬那麼多床棉被，肯定是累壞了！

可不，忙不過來的她，

把幾床棉被都堆疊在一起了！

§評語§

陳麗娜老師

以棉被形容白雲，措辭似童言童語，調皮可愛。

林文華老師

將天上的雲彩比喻為各種形狀的棉被，頗具巧思，富有童趣，文辭親切動人。

孫中峰老師

想像力強，惟以冰山比棉被一段，頗不貼切。

楊錦富老師

動畫式的題材。把平常的動作化成圖畫般的言語，應該不錯，只是用了較多散文句法，略顯冗贅，有失詩歌的韻味。

【最後 14 堂星期二的課】 楊乃璇

大學畢業後，我們都將進入社會的浮沉，在幻滅的理想與人生中掙扎。然而人生能改變，但命運的哲學裡，何謂生？又何謂死？在這十四堂課中，便是教授教導作者正視的人生議題。

不一定要傷痕累累才能領悟人生的道理，有些人似生命如蚌承受著沙粒的折磨，漸漸把痛苦培育成一粒粒的珍珠。而墨瑞教授在得知自己剩下幾周的生命時，能毫不畏懼的擁抱死亡，而我們是否也能如此無懼呢？千古偉人研究發表過許多死亡見解，希望破解人們對死亡的迷信，但，有誰會願意面對死亡帶來的恐懼？莫瑞教授在最後兩個星期的思考中，讓我們對死亡有了初步的認識。

「只有學會死亡，才能學會活著。」

人們或多或少會有自怨自艾的時候。小的時候，大人常常告訴我們：遇到事情不能用哭來解決，跌倒了就爬起來繼續努力；雖然故作堅強，但心中卻有許多的埋怨：為什麼我事情都做不好？為什麼別人可以快快樂樂的成長，我的童年中卻有一半時間必須藉由藥輔助？看完書後，我明白，抒發情緒可以，但必須馬上振作，就像作者，有時在起床時會抱怨自己生命的坎坷，但下一秒便收起了自己的怨言，認真看待自己生命的價值。

然而死亡這議題，也讓我重新去正視了自己生命的意義。小時候，長輩常會和我們說：你們要好好讀書，將來當個有能力照顧自己的人。因為總有一天，我們會老去、會離開你們，而你們總有一天也會告別這個世界；當時的我們還小不了解，長大後，才慢慢知道，運用生命最精華的時間去做對的事，才是對生命最好的報答。但，我還是害怕死亡。因為十年前，大祖母離開了這個世界時，在喪禮現場，大家都哭得好傷心，躺在棺材裡的大祖母一動也不動，年幼的我頓時知道，原來這就是死亡、這就是人生會經歷的過程。從那之後，我開始會害怕死亡，害怕當我嘗試面臨的那一刻，那種無助、寂寞的軀殼漸漸化溫熱為冰冷，鬆開一切的世俗凡塵，我，再也不是我了！

看完書後心中仍有所悸餘，但莫瑞教授都能面對自己害怕的死亡，並在家人滿滿愛的關懷中，運用每天去完成不同的體驗，我們為什麼不能？齊克果曾說：「一個船長在出海前，就已經了解他的整個航程；但一個戰士只有到了遠方海上，才能獲得命令。」每個人的道路皆在兩者之間，生命的韌性也盡在兩者皆有了簡易的藍圖，然後開始摸索生命的價值、修正道路的崎嶇不全。老師在生病後知道自己的時間已所剩不多，利用生命最後的氣息，去教導作者面對生

命的一切，永不放棄。他，是我心中不朽的典範。

而現在的我，不論在面對人生中的大風大浪，只要想起墨瑞教授教會我的：在逆境中求生存，最重要的就是了解生命的定義，並且不再害怕死亡所帶來的不安。

此刻的我不再迷惘、也不再害怕，因為我知道，我還有一群愛我的家人和朋友在默默的陪伴我。我能決定生命的韌性，因為我習得了生命的價值。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扣合書旨，抒論完整。

林文華老師

探討面對死亡的人生必經議題，能掌握全書精神，並能因此了解生命的價值。

孫中峰老師

藉由閱讀開啟自我對於生死問題及生命意義的觀照思維，心得書寫內容充實，文字表現佳。

楊錦富老師

生命在於韌性，有人威強，有人纖弱，強者成功，弱者失敗。能接受親友及師長鼓勵，勤勉上進，終能成就。言者以此為說，論述明確。

【那些死亡教我如何活：一位清掃死亡現場者 20 年的生死思索】 洪立亞

書名：那些死亡教我如何活：一位清掃死亡現場者 20 年的生死思索

作者/譯者：特掃隊長/莊雅琇

出版單位：時報出版

出版年月：2016/06/21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位從事死亡現場清理工作者，20 年的生命思索和人生體悟，他將工作中所見所思化成文字，與世人分享他因這份獨特工作而獲得的生命體悟。在一次次面對不堪但必然的生命結局後，他漸漸知曉生命無常的本質，也發現他的工作不只是單純的清掃，而是消除死亡的痕跡，為在世者建構重新出發的勇氣，將死轉化為生的奇妙旅程。他所清掃的每個房間都有個動人的人生故事，也是一次生死的思索。人似乎要站在死亡面前，才看得清生命的輕重。

名言佳句：

「人究竟為什麼非死不可呢？」

「純屬一己之見，我覺得，是為了讓人意識到自身的渺小，以及生命的可貴吧？」

我的觀點：

死亡方式有千萬種，但無論是哪種方式，被留下的人肯定比較難過。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社會風氣竟然演變成因為壓力大或是生活不順遂就連帶無辜者陪葬？也因為如此我變得不喜歡新聞，這種類性的報導讓身體反射神經的抗拒，原以為關上電視就能減少這種悲劇的發生，但事實往往殘忍，這的確就是我們身處環境的「日常」它不是一個電源鍵就能了事的…前陣子看到一位父親因為就讀大學的孩子被酒駕肇事者撞死，在鏡頭前怒吼著酒駕者怎麼不去死，隔著手機屏幕的我都能感受到那種悲痛，那位父親的眼淚承載著許多委屈，不只是挽回不了心愛的孩子，更是對司法輕判輕縱感到絕望，難道碰到這種不公平就沒有解套方法，只能任由死神予取予求嗎？

看了這本書並連結每天層出不窮的生離死別，讓我更珍惜自己單薄的身軀及得之不易的生命，也思考出該用什麼心態如何面對接下來變幻莫測的日子，這不是本教人成功的工具書，可能往後的人生仍然是別人眼中的失敗者也未可知，但是在一個個故事中，藉由觀摩他們如何面對親友死亡這回事，學著將離別變的舉重若輕，裡面的在世者有的選擇大哭，有的選擇聚在一起慶祝逝者獲得解脫，無論是哪種，只要在做的當下能讓自己好過一點，那我想就是最好的方式了。

明天會發生什麼，沒有人會知道。

「珍惜當下」說起來很容易，可是渾渾噩噩沒有方向的人又有多少？

§評語§

陳麗娜老師

結構完整，有簡介、摘要及觀感。

林文華老師

死亡現場清掃者，很特別的工作，也讓我們能思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內容觸動人心，文辭敘述流暢自然。

孫中峰老師

寫出對於人世生死離別的悲與懼，人生代代永恒的課題。

楊錦富老師

沒有親眼看過死亡的人。其實不知道什麼是死亡，有時如此影像只在電影或媒體上見得，沒有真正親臨其況，許多人都是無感覺的。本文以生死思索作題，申述人對生命意義的重視，取材、感想都發人深省。

【富爸爸窮爸爸】 林岩平

自己閱讀的《富爸爸窮爸爸》是由羅勃特·清崎所著。其寫作目的在於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讓讀者們盡可能都能理解富爸爸與窮爸爸的每個觀念。同時讓讀者們提升自己的財務健全，從中知悉理財教育及管理風險。

作者將全書分成六課、三項補充。第一課談的是富人不為錢工作，讓錢為他們工作；窮人和中產階級是為錢工作。文中兒子問他的爸爸一個問題：「怎樣才能變得富有」來開始破題，並對他的兒子建立觀念及實際給他的兒子體驗不同的想法所導致的結果做為教導，作者有更慢慢回應剛開始兒子所提到的問題「怎樣才能變得富有」的疑問句引導讀者開始越來越有想更深入瞭解。

第二課討論的是為什麼要教授財務知識，重點在於你必須明白和負債的區別，並且購買資產。作者用言簡意賅的方式來解釋資產和負債的差別，可用圖來內化自己在用文字來闡述其差異，也針對大部分人常會遇到的問題例如：「財務窘境」原因是因為他們選擇的支出方式，這是源自於沒有基礎的財務知識以及不理解資產和負債的定義，只有真正瞭解理財教育的重要性，也是作者在此課所提的重點。

第三課作者強調的是關注自己的事業，有錢人專注他們在他們資產欄，而其他人只關心損益表。從麥當勞的例子來說明其成功的重要因素，要如何打理你自己的事業，不是馬上把現有的工作辭職而是保留你白天的工作，開始購入你真正的資產而不是負債或買一些沒有價值的個人用品，重要在於減少支出、降低負債並建立穩固的資產基礎。

第四課說明稅收的歷史和公司的力量，富爸爸最大的秘密是透過公司聰明地玩遊戲。認為窮爸爸是社會主義者，而富爸爸是資本家，闡述不同觀念帶來不同的結果。誠如文中提到「因為一個有著穩定工作卻沒有財務頭腦的雇員是沒有辦法脫身的」，這也是大部份人所遇到的問題。相對作者也提出四大財務IQ，例如會計、投資、瞭解市場及法律，說明如果你想致富，上述所提將能增加你個人的財務智商。

第五課討論的是富人的投資，能在真實世界位居領先的，通常不是最聰明的，而是最勇敢的那些人。作者提到每個人都擁有巨大的潛能且充滿天賦，但大部分人只知道一種方法，那就是努力工作、儲蓄或者借貸，所以作者才提到如果你懂得「金錢不是真實的資產」你才會更快富有起來。

最後一課強調窮爸爸重視工作的穩定性，富爸爸認為學習才是根本，作者也勸告年輕人尋找工作時要看能從中學到什麼，而不是能賺到多少，要仔細看腳下的道路，清楚自己到底需要獲得什麼，文中對於成功必備的管理素質提出三點，對現金流的管理、對系統(包括你本人、時間及家庭)的管理、對人員的管理，換言之就是如何銷售及懂得市場行銷。

最後三項補充為克服困難、採取行動及想瞭解更多你還可以做這些，重點在於如何以前述所言運用在生活中並瞭解優勢及劣勢，更彰顯作者提出的觀點，使讀者們深刻體悟到理財知識的重要性以及明白自己的資產及負債。

基於有信仰背景及社工專業的根基，未來會遇到各種不同的財務問題，該如何運用作者給予我們的觀念並內化成為自己的基礎，書中也提到窮爸爸受過良好的教育甚至擁有博士的光環，富爸爸連國中二年級都沒唸完，個性生性剛強、富有魅力及對他人有非凡的影響力，但對金錢的理解卻完全迥然不同，這就好像窮爸爸說「貪財乃萬惡根源」；富爸爸說「貧困才是萬惡之本」，雖是不同的建議但內容卻不相同，兩位父親也深信教育的力量，給兒子的課程卻也不盡相同。

因此，兩位爸爸在理財教育中，兒子該如何抉擇也不至於陷入窮困的生活。反之，身為二十出頭的我們，因應現在的這個社會薪資結構下，薪水拿來生活、養家、孝親…等，最後剩的才能存，如遇上一次不可預期的風險，是否就將多年存下來的儲蓄甚至退休金給一次消耗掉了呢？

正因如此，作者提醒我們要打造你的資產欄、創造現金流。另外，學校所教的知識裡似乎沒有把財務知識視為智慧，讓學生完成學業出了社會後卻只賺到很低的收入，未來從事專業助人工作者更需要多元學習不同技創造嶄新的一頁。

§評語§

陳麗娜老師

能簡介內容，敘述完整，略述心得。

林文華老師

剖析清楚，條理分明，對本書有深入探討，有助於建立正確的理財觀，也提供我們看待事物的不同思考角度。

孫中峰老師

深入文本內容，結合現實社會人生，省思個人人生問題，所謂善讀書者。

楊錦富老師

善用資產是好的。但不要以為錢就一定是富裕，也不要以為沒錢就一定是貧窮，為貧為富，是個人賺錢的能力，也是個人的際遇。因此，不必因貧窮而悲哀，也不必因富裕而驕傲，認清自己，欣賞自己，心中光明，即是富實。論者正反立說，頗能自警。

【李光耀先生觀天下】 郭謹瑞

書名：李光耀先生觀天下

書籍作者：李光耀著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4年7月25號

作者與內容簡介：

李光耀先生，生於1923年，留英律師，新加坡首任總理，位列新加坡建國之父排名第一，本書透過他長期以來的觀察與經驗提出見解，對於新加坡與世界各國的前景與困境進行分析，透過這位一代總理的眼光對世界各地的情勢做出基本的介紹。

讀書心得：

作為一名學生，總是為眼前的許多困境感到焦慮與不知如何是好，我有幸可以去幾個國家旅遊，並對該地的情況有些了解，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個國家：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個很奇特的地方，在那片區域的地緣特色顯得非常特出，新加坡是一個華人為主的國家，華人佔人口比例四分之三，國土大約四分之一個屏東大，加上填海造陸而來的土地面積不過區區721平方公里，但是北與馬來西亞以陸橋連接，南與印尼隔著一小片新加坡海峽，兩國不論是土地面積還是人口都是新加坡的十倍百倍以上，當地都以講馬來語的印尼民族為主。

在新加坡建國之初，南北兩大國都對新加坡華人抱持著不友善的態度，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生存看來是新加坡的奢求，但是李光耀先生那一代的領導人靠著務實與堅持為新加坡的長治久安種下良好的種子，並細心地呵護著這片土地，靠著靈活而長袖善舞的手腕為新加坡在國際上爭取生存空間。

在本書李光耀先生清楚地表示，在1965年新加坡被迫從馬來西亞獨立之後，新加坡跟馬來西亞兩方的領導人之間唯有一個共識，就是新加坡絕對無法獨立生存，沒有腹地之外，上天似乎沒有半點眷顧，平坦的地形讓新加坡不僅沒有天然資源，連水源都相當匱乏，內部治安混亂，經濟百廢待舉，又有馬來西亞共產黨伺機顛覆，外部面對四周不友善的鄰居，以其壓倒性的國力拒絕與新加坡有經濟上的往來，甚至意圖製造新加坡的危機，李光耀先生應該如何做呢？

本書中李光耀先生他們相信任何遇到的問題，世上肯定有其他人曾經遇到過，參考他人的經驗為經驗，可以讓新加坡少走很多彎路，他從新加坡被日本佔領的時期了解到嚴刑峻罰在亂世時是必要的，為新加坡量身訂製了一套法律，才能安定新加坡的內部，時至今日新加坡依然以其嚴酷的法律聞名於世。

法律雖嚴，卻因此製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與氛圍，李光耀政府靠著長遠穩定的政策與安定的社會環境，吸引來大批的外來投資者，為新加坡的經濟注入

生命之水。

當社會經濟狀況變好後，會有新的社會問題接踵而來，當一個社會衝刺起來後，會有成功者與不那麼成功者，這時如何照顧在社會的變遷中的底層成為一個新的社會問題，在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福利政策與北歐的狀況之後，為新加坡設計了一套公積金模式，使老有所養。

除了新加坡本身的情況，李光耀先生也對許多國家面對的情況提出見解，以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國家走向第一世界國家的經驗，對於當前國際現狀的困境如何解決，提出見解，並推測未來的國際情勢的走向。

以歐洲為例，李光耀先生點出歐元遇到很大的危機，當整個歐洲統一發行一種貨幣時，歐洲成員國的各國就無法以各自不同的情況對貨幣的政策進行調整，舉例來說，希臘與德國的財政政策南轅北轍，德國人非常地勤儉，因此累積了雄厚的資本，在國際貿易上歐元對德國來說是一大利多，可以因為共同貨幣免去了許多麻煩，但是希臘在國情上對弱勢者相當照顧，對國家的財政造成了極大的負擔，但是歐元的政策掌握在歐盟手上，希臘只能不斷地舉債，因此歐元對希臘來說就是一大困境。

歐盟作為一個貨幣的整合區，每個國家的財政狀況不一樣，不同國家作為歐元的受益者與受害者之間，很容易產生心理上的不平衡，進而影響整個社會的氛圍，受害者認為歐元不是一個好的政策，認為自己是不公平制度下的受害者，而對歐盟體制產生怨懣的情緒，然而受益者卻認為自己在一樣的條件下競爭，努力地克勤克儉，受害者是因為揮霍無度，不知進取而自作自受，在這種情緒下，更加地激化了彼此的對立。

同樣是區域貨幣的整合，李光耀先生指出歐元與美金的情況差距非常地大，美金在美國以聯準會掌控政策，美國各州彼此將對方當成同胞，當一個州財政有困難的情況下，其他州願意以同胞的情誼進行財政支援，但是同樣的情況在歐洲卻很困難，因為彼此之間不見得有同胞的情誼，甚至有可能世界大戰期間是仇敵，無法跟美國的美金區同樣互相心甘情願地支援彼此的財政問題，因此種下了歐元困境的遠因。

當面對困境，如果能以更寬廣的視野來檢視問題，很多情況都不再如此地令人焦慮，包括現在經濟的問題、我們所面對的社會困境等問題都可以以更寬廣的角度來探討，視野就不會如此地狹窄了，以他人的經驗為經驗，保持謙虛的心態向他人學習，不應侷限於自己身邊的事物，而應該將眼光拓展得更寬廣、更國際化，才能以更好的態度看待人生。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概述流暢，惟己見較少。

林文華老師

描述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的觀察與見解，有助於我們理解新加坡的成功之道，以及面對困境該如何妥善解決？心得詳實，頗能吸取他人經驗。

孫中峰老師

廣涉歷史、政治、經濟等層面知識，能放眼世界，拓展國際觀，分析精詳。

楊錦富老師

政治人物的許多舉措，皆為適合該國的政治環境和背景。但適合彼國的，未必適合此國；適合此國的，未必適合彼國，無論如何，總以該國國情為主。李光耀治新加坡是美善，用之他國未必盡如是，故而他的理念可供參考，他國是否奉行，有待斟酌。

【面對父母老去的勇氣】 羅姿涵

面對父母老去的勇氣

作者：岸見一郎

我選自這本書裡面其中一章「老與死，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學習的功課」。

這一本裡面這一章是在說「與年老父母的關係，最後一定是走向結束，這就是與我們人生中其他所有人際關係最大的不同，也讓我們最難以釋懷。而年老是能的父母與我們記憶中的父母有著何其大的落差，這也是讓我們在面對照護父母時產生最多心理衝突與困惑之處。」

父母是我們一生下來就擁有的東西，我們都曾經的認為他們會一直陪伴著我們，直到成年、結婚、生子或許還會更久，但現實的種種原因，使得他們無法這麼做。我的爸爸年近半百，打從我對他有印象以來，他就是一直拚了命的工作賺錢，他對於自己能省則省，他賺來的錢幾乎都花在我們小孩身上，讓我們去上學、去補習。每天他這樣的早出晚歸，睡眠都無法好好的補足，每次回來他的衣服上，總是沾滿了農田裡的泥和灰塵，臉上卻還是掛著精神奕奕的面容不讓我們擔心，殊不知我們能看的出來他身體的疲備，看著這樣的爸爸心中有滿滿的不捨，小時候有好幾次我們都想去幫忙他，但他總是嫌我們笨手笨腳要我們去一旁休息，長大後才知道，他是不捨我們小孩跟著他累，他一直告訴我們，他只要我們好好的讀書，不要像他以前一樣不愛讀書，被人看不起，錢的問題不用擔心，我們用功，他做再累也都值得。

就在這時，我們有賺錢能力，可以讓父母減輕負擔的時候，上天跟我爸爸開了一個大玩笑，我爸爸得了癌症第四期，當下我們整個家都懵了，後來當然是趕緊治療，開完刀醫生說沒事了，術後的復原一切的狀況都很良好，復原中，身為家人的我們給予最大的陪伴，我們天真都以為沒事了，就在要家族團聚的大過年前，發現癌細胞轉移了，病情急轉直下，準備再次進入醫院，準備再次接受治療，誰知道上天一點機會都不給他，去程的路上突然吐血休克，他就再也沒醒過來了，我們誰都沒見到他的最後一面。

有好幾次我告訴自己，爸爸只是累了，他想好好的睡一覺，等他不累他就會醒了。現實告訴自己，不要想了，他已經走了，前陣子是我爸爸走一年了，一年來，我曾經無助、曾經徬徨，爸爸走後才知道這些年來我被保護得多好。

今年過年，看著大家團聚在一起，開開心心過新年，覺得挺羨慕的，心想：每到團聚的日子，我的家總是會缺席那樣一位重要人物，而缺席的那一位，永遠缺席不再出現。

一年了，爸爸，你過的好嗎？你想我們嗎？你知不知道我、我們真的很想你，這些日子以來我的改變你有看到嗎？我變得更獨立、更開朗了，你帶來的現實衝擊，讓我不得不這樣做來保護自己，來讓自己長大。從那時至今，我一直都在問自己，我走出來了嗎？我始終無法從我身上得到一個肯定的答案，若問我有沒有沒做的事，有，那就是我沒見到你的最後一面，這件事我一直耿耿

於懷至今。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扣合自身經驗論述。

林文華老師

由閱讀中以及親身經歷，探討父母年老以及離開人世的悲傷心情，文辭流利，內容真摯感人。

孫中峰老師

由作品內容聯繫自我人生處境，書寫感人，惟於文本內容介紹稍嫌不足。

楊錦富老師

要走出失去親人的傷痛是不容易。所以認真工作，把悲憤融入工作，暫忘憂傷，時光流逝，沖淡舊憶，即能接受事實，以此祝福。

【蘭亭序密碼】 廖千茹

中文書名：蘭亭序密碼

書籍作者：唐隱

出版單位：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2017年1月

版次：初版二十七刷

一、相關書訊

長安街頭天光未亮，大唐宰相武元衡正在上朝路上，突然，數十名殺手從暗中湧出，手起刀落之間，殺死武元衡並拎走其頭顱。次日，女神探裴玄靜收到武元衡死前一晚臨摹的半部《蘭亭序》，和一首神秘的五言詩。原來，武元衡對自己的死早有預感，留下一道連環謎題，若一步踏錯，真相將永遠消失。裴玄靜接受使命，開始解密之旅。此後，名動天下的女刺客聶隱娘、被後世尊為『八仙』之一的韓愈之侄韓湘子、『鬼才詩人』李賀等紛紛牽扯入局，朝廷權臣各懷鬼胎，甚至皇室深宮中也是處處凶險。隨著真相越來越接近，答案竟指向一個最不可能而且至高無上的人。

二、我的觀點

我個人很喜歡古典風格，所以在看到這本書的書名時，毫不猶豫的就買了下來，這本小說中用各種詩詞和典故來破解謎團的方式非常吸引我，而且劇中的人物除了崔淼以外大部分都是歷史上曾出現過的真實人物，全文在歷史史實的考據之中再加上一點屬於作者獨特的想像，使得這部作品變得更加生動有趣的。在書中，作者唐隱以極細膩的筆法，加上唐詩的纏綿悱惻，將唐詩融入歷史著名的文學作品之中，從王羲之書法的傳承，到唐代帝王的更替，隨著情節的推進，宮廷之中的鬥爭、皇位繼承競爭間的冷血殘酷，與王羲之兄弟之間的手足情深、男女主角間的真摯愛情，形成鮮明的對比，讓人回味無窮。

而除了本書的《蘭亭序》以外，作者還著有有關白居易的《長恨歌密碼》，文中隱約透露了楊貴妃的行蹤，另一本《璿璣圖密碼》則暗含了一代女皇武則天的命運。作者以唐代的歷史故事做為整個《大堂懸疑錄》系列的背景架構，來寫出一部又一部劇情高潮迭起的精采巨作。

《蘭亭序密碼》一書中被稱為「書聖」的王羲之，在會稽山的蘭亭集會時，創作了《蘭亭序》，《蘭亭序》有「天下第一行書」的美名，然而據說在唐朝時《蘭亭序》的真跡就已遺失，下落至今眾說紛紜，無人可說的清，甚至有人說《蘭亭序》並非真正從在過，現存的蘭亭序是假的。而在這本書最後謎底的部分，接露了作者對於《蘭亭序》的想法，他「假設」現在我們所見到的蘭亭

序是假的，是唐太宗將《蘭亭序》與智永和尚的《俯仰帖》合而為一，避免自己遭到諷刺，書中所有謎團都令人匪夷所思，在在激起我的好奇心，讓我想深入探究這其中令人匪夷所思的謎題。

「現今流傳的《蘭亭序》，是唐太宗偽造的。」整本書的劇情都圍繞這個謎團，也是這本書令人眼前為之一亮的地方。《蘭亭序》中所隱藏的這個謎題至今仍無人能夠解開，而在書中，作者則憑藉自己的想像將所有謎團一一解開。但由於前面鋪陳太過盛大，導致看到後來的謎底有些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唐太宗竟只是為了隱藏王羲之手足之情的部分來假造《蘭亭序》，感覺並不是很合理的。而此書讓我最困擾的部分其實是太過繁多的人名和複雜的情節，得花上十足的精神去閱讀。但若說劇情鋪陳和人物刻劃其實真的能有讓人身歷其境的感覺，彷彿自己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時空之旅，漫步在長安街頭，化身成為偵探，與書中的女神探裴玄靜一同揭開各個謎團之間隱藏的真相。書中讓我覺得最令人回味無窮的部分，是裴玄靜和崔焱一同尋找謎底的過程，兩人彼此之間鬥智鬥勇，卻又能夠相互信任的情愫，實在令人心生嚮往。

在書中，女主角裴玄靜曾經說過一句話：「只要是人所做的事，就必然存在缺陷，存有瑕疵。」這句話令人印象深刻，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絕對完美的物事，這也是懸疑小說最終總是能夠找出事實真相的原因，任何一件事，不管在如何小心翼翼，必定還是會留有瑕疵。書中的女主角裴玄靜是個冷靜聰慧的女子，然而又總在不經意間流露出大家閨秀所擁有的青澀，當然，她是人也因此難免會有犯錯的地方，但其中有點令人諷刺的是，裴玄靜想和李長吉(詩鬼李賀)成親的事情，不禁令人讚嘆古代女子的癡情，才沒見幾面，就可以義無反顧的愛上、千里尋夫了。而男主角崔焱的個性，機智聰明，心機不小，腹黑到讓人難以猜透，卻很有魅力，並且他深愛著女主。書中的人物刻劃極細膩，並且讓人彷彿就身在其中一樣。

書中女主角裴玄靜說過：「只要是人所做的事，就必然存在缺陷，存有瑕疵。」看看生活現實社會中的我們，不管是待人處世或是其他方面肯定也有許多缺陷，不可能做到盡善盡美，但我們雖然無法做到最完美，卻一定要知道自己何處不夠完美，努力改善自己的不足，做到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不一定要做最完美的自己，但要做最不讓自己後悔的自己。

§評語§

陳麗娜老師

敘述流暢，惟己見較難扣合書旨。

林文華老師

對本書的分析詳實，有讚賞，也有質疑，也由書中人物領悟到待人處事之道。

孫中峰老師

情節懸疑，文學歷史背景知識豐厚。

楊錦富老師

所談蘭亭序密碼有點類似達文西密碼。至於密碼是真是假，是對是錯，總隨時代更迭，很難分辨就中真偽。因此，密碼所述，當作故事欣賞，不失一很好途徑。論者思緒周詳，周延處理故事的相關因果，言來津津，讓人感同其說，再以文詞鍊達，古典意濃，可為佳論。